

二十三

燕姑娘年纪已经不小了，快近二十大关啦！

平日眼高于顶，从未将男人放在心上，因此白白耽误了大好青春，把握不住花样年华，至今尚是小姑独处，找不到婆家。

一个身怀绝技的少女，而又生得花容月貌，却又出生在黑道大豪之家，平日过惯了高高在上万事不缺的生活，接触的人都是横蛮的黑道匪徒，要说不“近墨者黑”而高傲横蛮，恐怕无人敢信。

燕姑娘就是这种人，除了他爹，天下间的男人，皆被她看成奴才，难怪她始终找不到个心目中的如意郎君。

在她来说，她心目中的爱侣，至少也该有她爹那么英雄了得，有她爹那么霸气纵横豪气干云。

总之，她只崇拜她爹。而她所接触的人中，没有一个合乎她的条件。终于，她看到了辛五。

起初，她并未在意。首先，辛五脸上没有她爹那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英雄气概，虽则小白脸要比她爹可爱得多。

其次，辛五似乎没有她爹勇敢，至少在胁迫下屈服留下多窝囊？

但是，当辛五一招重创老阴婆之后，她开始喜欢这位小伙子了。

观念开始转变，有苗头啦！所以她要白无常不要伤辛五，几乎断送了不可一世的白无常。

辛五不但伤了白无常，而且威风八面好好整治白无常。妙极了，正合了燕大小姐的胃口。

因此，她心动啦！二十岁的大闺女，春心一动，必定热烈如火；是幸福，也是灾祸。

堡外，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风逐渐转凉，寒气渐浓。

她傍在辛五的身旁，沿壕信步而行。

不知怎地，她感到身旁这位大男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奇异体气，怎么会令她感受到压迫感的？似乎，辛五所说的话。也令她觉得特别顺耳。

辛五不知道她的感受，背着手缓步而行，转首向她微笑着说：“我来此的目的，白无常已经知道，我也详细告诉过你了。

目下需要补述的是，我不希望在此地下手，要不是你们这些人碍事，我早就到了地头从容准备啦！”

燕姑娘噗嗤一笑，凤目凝注着他，说：“辛兄，别埋怨好不好？这里面有李老狗的朋友，谁知道是哪些人？”

至少，我们已发现一个假书生贾山是李老狗的人，所以不能让任何人离开。哦！辛兄。你没想到你我携手合作的可能性？”

“也许有可能。”他信口答。

前面已是庄浪河的河岸了，调林处处，松柏点点，所有的野草荆棘皆披上了浓厚的深秋气息。

燕姑娘雀跃地偎近他，兴奋地说道：“好啊！辛兄，你答应了？”

他似乎心不在焉，虎目中涌现了异样的光彩反问：“我答应什么？”

“携手合作呀！”

他呵呵笑，目光有意无意地落在右侧的一株枯树上，摇头道：“燕姑娘，我这人不拘小节，但不轻于言诺，希望你留神我所说的话。”

就我的身份来说，不许可我与任何人推心置腹，话到口边留半句，逢人且说三分话，这就是我这门行业的金科玉律。从不对任何人有所承诺、也不相信任何人的指天誓日所发的诺言。”

“哦！辛兄，你……”

他突然推开燕姑娘，手恰好触及燕姑娘的右肋。

姑娘一惊，身不由己往外晃，只感浑身一震，芳心狂跳不已。

“啪！”他的右手已落在剑鞘上，剑出鞘三寸虎目中冷电四射，跃然若动。

燕姑娘一惊，退了两步叫：“咦！你……”

他冷然肃立，低声说：“身后有人。”

燕姑娘心中一宽，笑道：“哦！你好警觉，不必紧张，那是我的人。”

“啪！”剑归入鞘内。

他吁出一口长气，说：“你的人极为高明，梅林小筑确是高于如云，果然是名不虚传！”

燕姑娘凤目四顾，四周不见人影，讶然道：“咦！这里我没布置有人，你大概听错了吧？”

他淡淡一笑，颇为感慨地说：“燕姑娘，也许你不相信，我是个经过千锤百炼，无时无刻不在生死存亡中求活的人。”

十丈之内，不用眼看也可以分辨出一只松鼠与一只小兔，五丈内可分辨落叶飞花。

刚才那个人已接近至三丈左右，而且是个女人。”

“什么？女的？”

“不错，是女的。风从身后来。带来淡淡幽香，与你身上所散发的香味不同，弓鞋沾地与快靴触地的声音、是不同的。

而且，我知道那人穿的是裙而不是劲装，裙袂擦草的声音容易分辨。”

燕姑娘开始紧张，悚然道：“我没带有女的来，只带了随身的侍女，她留在客店中，人呢？”

“走了。起初我以为是你的侍女，后来发现她竟然迫近，便知不是你的侍女了。”他向西北角的树林一指，语气肯定又道：“从那面走的。”

“我们赶快去查这个女人。”燕姑娘急急地说。

他徐徐转身往回走，可是并不急于回堡，轻松地说：“没有用，查不出来的。你们那些过于小心，却又昧于事实的人，深怕有人离开走漏消息，互相猜忌互相提防，疑神疑鬼，封锁了四周防范有人溜走。可是，真封锁得住么？那是不可能的。”

“当然困不住像你一样的高手，但不无小补。”燕姑娘讪讪地说。

“但我不想冒险。”他似笑非笑地说。

“我知道你办得到。哦！辛兄，合作的事，你有伺高见？”

“我不想考虑合作的事。”

“你我利害并不冲突，合作后各取所需，有百利而无一害。你我如果合作，便可稳操胜算，已用不着客店那些人助威了，有他们在反而碍事，是吗？”

他心中一动，心说：“这姑娘貌美如花，心肠却又硬又狠。”

但他不动声色，信口问：“你有何打算？”

燕姑娘粉面生寒，阴笑道：“一不做二不休，一了百了，永除后患灭口。”

他却不同意，安西客栈愈复杂愈混乱，则对他更为有利。

他并不珍惜那些贪鄙江湖蠹贼的性命，但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必须设法保全那些人的性命，必须设法维持尔虞我诈互相猜忌的局面。

他笑道：“我反对。多一个人便多一分实力，等到事了，大概死伤枕藉，所剩无几了。那时，谁还能够与你我竞争呢？哦！我还不知道你梅林小筑与美髯公李家栋一家结仇的经过呢？”

燕姑娘不假思索地说：“很简单，家父是黑道至尊、李老狗则是白道大豪，多少年来，所结的怨可说罄竹难书。

再说李老狗酷爱金石字画，数十年积聚，收藏之丰，可说天下无二，全是些无价至宝，我必须将这些东西弄到手。”

“你也收藏古字画？”

“你真傻，那可换取百万金银哪！”燕姑娘得意地笑着说，突又偎近了些说：“事成之后，我会分你一份的。”

他心中冷笑，轻轻挽住对方的手臂，放肆大胆地伸手托住燕姑娘的腻滑下颌，摇头道，“姑娘、你真不愧是黑道至尊的千金，又贪又狠又霸道。

你知道么？我们的行规是要钱不要命，要命不要钱。不要破坏我的行规。我不会要你的东西。”

燕姑娘没料到他那么大胆，事出意外，竟忘了羞愧，任由他的双手抚摸，只感到浑身如中电触，奇妙的感受令她芳心狂跳，粉颊发烧。

她并未听出那些挖苦她的话，嗯了一声，娇躯无力地倒入辛五的怀中，奇异的昏眩感令她有脱力的感觉。

辛五也感到心中一荡，突然忘情地紧紧地将她拥入怀内。

一切顺乎本能，他亲着姑娘幽香扑鼻的秀发，轻抚着姑娘的肩背。

似乎，怀中的香喷喷胴体，变成另一个女人，一个曾经与他同床共枕，恩恩爱爱的女人。

一阵激情，一阵迷醉。

怀中的女人，也陷入激情之中，在他的怀中轻微地颤抖，螭首在他的肩膀上揉动，异性的气息与有力的拥抱，令浑身起了奇异的变化。

有生以来从未经历过的感受，令她迷失了，沉醉了。

夕阳已落下西山，暮色苍茫。

“我们回去吧！”他喃喃地说。

燕姑娘仍紧紧地依偎着他，顺从地让他半拥着而行。

在她的感觉中，身外物已经不存在了。叱咤风云杀人放火的意念，模糊得连她自己也想不起来了。

是的，她是一个女人。一个叱咤风云黑道至尊的女儿，具备雄心壮志的女人。

她曾经拥有一切，予取予求，生杀予夺。可是，她却不会拥有最重要的爱情。

今天，她自以为已经获得了。至少，这破天荒的感受是甜蜜的，是她愿意接受，而且满意的。

她已沉醉在空前的满足境界里，忘却一切乃是极为正常的。

辛五的感受与她不同，又是一番境界。

他所失去的真是太多了，多得令他成为一个排拒一切，不信任一切的愤世者和逃世者了。

但他是个正常的人，而且年轻，一旦获得机会，便会浑忘一切，想拥有任何应所获得的人与物。

燕姑娘就是这样闯入他的心扉，成为他的所有物，他有占有的欲望，以取代他曾经失去的事物。

可是，他忘了现实。走上了回堡的路，身旁芳香可人的胴体令他意念飞驰，如痴如醉，喃喃地说：“燕霞，我们找一处山明水秀的地方隐居，好不好？”

忘却尘世的纷扰，忘却一切痛苦的回忆，好好地享受人生。开拓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哦！我想……”

燕姑娘从梦幻中回归现实。娇媚地说：“是啊！我们要好好地享受人生。我爹在江南有一处产业，在山青水秀深处建了三座别墅，我们搬进去住，爹会给我作为嫁妆的……”

“燕霞，不要提你爹的产业。”他不满地说。

燕姑娘一怔，抬起蝶首问：“咦！如何不对？”

“没有什么不对。只是，我不愿沾你爹的光……”

“哦！你怎么啦？”

“我喜欢你，我只要你。”他直率地说。

燕姑娘只感到心中甜甜地，又羞又喜，但却未能把握住对方的心理变化，喜悦地说：“五郎，我……我好高兴，将来，我要爹让咱们在江南创局面，我们……”

他如受雷击，神智一清，如同大梦初醒。

这女人，貌美如花，武艺超人，在爱情的幻境中，依然想到日后的局面，依然难忘叱咤风云的生活，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你想创什么局面？”辛五按接着满腔不满悻悻地问。

燕姑娘仍不知趣，胸有成竹地说：“以我的才智，加上你的武艺，相辅相成，足以雄霸江湖纵横天下，定可为武林大放异彩，为江湖……”

他长吁一口气，松开挽住腰的手，说：“走吧！有人来了。”

已经接近官道，人并未来，仅听到远远传来的急骤马蹄声。

燕姑娘还真以为有人来了，举目四顾，不见有人，马蹄声倒是被她听见了。

“天色已晚，怎么还有南来的坐骑？”她惑然说。

辛五举步便走，说：“也许是军驿的信差，四百里夜传岂能不赶夜路？”

燕姑娘突然挽住他，羞喜地投入他的怀中，如醉如痴地说：“五郎，亲……亲亲我……”

他心潮起伏，木然地在对方的粉颊上亲了一下。在他的感觉中，这像是告别的吻，凉凉地、酸酸地。

心灵的距离是那么遥远，像是隔了一千万里长的鸿沟，永远碰不上头，永远不能融合在一起。

堡门内外，有不少人目迎他们并肩而来。

侍女独自迎出，行礼后低声说：“小姐，小婢有消息禀告。”

燕姑娘巍然屹立，不再是情意如绵的大姑娘，回复了唯我独尊的黑道女娇身份，平静地问：“有何消息？说。”

侍女瞥了一旁的辛五一眼，欲言又止。

“说吧！辛爷是自己人。”燕姑娘毫不脸红地说。

侍女似乎并不感到意外，低声说：“那些人正在酝酿联手，情绪很不安定。看样子，对咱们极为不利。”

“有何不利？”

“曹二爷认为他们如果结盟之后，很可能先对付咱们。”侍女不安地说。

燕姑娘一笑，冷冷地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也有这种念头，我正打算先一步收拾他们呢！”

“勇爷已命人严加戒严，河东八豪已受命替小姐护法，已妥为安排。”

“谁要他们护法的？”燕姑娘不悦地问。

“是曹二爷的意思。曹二爷认为，他们可能不择手段，派人用暗器或其他方法向小姐施偷袭。”

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客店中人多手杂，防不胜防，不得不命河东八豪提前现身示威。”

燕姑娘沉吟片刻、挥手道：“好吧！你去告诉曹二爷，听候差遣。”

“是，小婢就去……”

“还有，叫燕勇火速将出面活动联手结盟的人查出来，随时准备出动加以清除。”燕姑娘脸涌杀机地说。

辛五脸色一变，接口问：“唉！燕姑娘，你忘了我的话了？”

燕姑娘淡淡一笑说：“五郎，你的什么话？”

“多一个人便多一分实力，事后再处理这些人。”

“这……我尚未打算清除这些垃圾哪！走。”

“你先走一步。”辛五说。

燕姑娘似乎不想坚持，含笑带了侍女向堡门走去。

在经过堡门时，向侍女低声一字一吐地说：“告诉燕勇，今晚准备动手铲除为首兴风作浪的人。叫曹二爷来见我。我要证实一件令人忧虑的事。”

□□□□□□

人防虎，虎亦防人。

安西客栈灯火通明，食厅里人声嘈杂，晚饭时光，在房外用膳的人乘机活动活动。

梅林小筑的人是两天前到达的，包下了二间上房。燕姑娘主婢是昨天抵达，客栈内早已布妥了燕家的爪牙。

前一座大客房，也是燕家的，以燕勇为首。旅客中有女的，大客房怎能住？

因此，除了燕姑娘主婢占有上房外，其他的女客皆安顿在内院的店东住宅内，店东一家老小被迫迁至邻居处安顿。

女客们鸠占鹊巢，占据了这间有三四个房间的独院。

安西客栈破天荒客满，连柴房草房都住满了人。

后到的旅客，向堡内其他村民借宿。不管他肯是不肯，反正住定了。

安西堡到底有多少来路不明的旅客？谁也弄不清确数。至于不怕虎狼

在堡外露宿的人有多少，更是无法估计。

暴风雨在酝酿中，即使再糊涂的人，也可嗅出危机，察出凶险了。

饭罢，辛五感到有点心神恍惚，对今天与燕霞相处的情景大感懊丧，想不到外表美丽貌亦温柔的燕霞，骨子里亦是个不折不扣的黑道女霸，今他感慨万端。

总算他发觉得早，幸而未陷入爱情的深渊。

即使将豹的毛剃光，看不见豹纹了，但它仍然是一头豹。外貌可以改变，本性是改变不了的。

他避开了飞环浪子的纠缠，也婉拒了燕姑娘剪烛夜谈的邀请，独自至堡后各处走走，暗中留意可疑的人物，他还未摸清堡内各路三山五岳的底细呢！

再就是他想到跟踪他与燕姑娘的神秘女人，会不会是与他同时入堡，曾经追踪了他两天的两个绿衣女郎？

绿衣女郎劝告他放手，为什么？她们既然也是为什算美髯公而来的，凭什么要劝他放手？

他已是众所瞩目的人，活动受到限制，更可能受到监视、故此他得利用夜暗，留心察看各处的动静，尽量避开其他的人。

堡中虽仅有五六户人家，但所谓一户，绝不是指一栋房屋，而是指一户人。

这一户人的家，可能是一栋茅屋，也可能是一栋四合院或三进院五进院的大宅，因此绝不能以户的多少来判断村堡的大小。

这座堡并不大，仅有六户人家，但房舍却有二十余栋之多，每一户的房屋都是自行聚结，门户不相连，自然形成六家屋。

因此排列不齐，中间有菜圃，前后有广场和水井，果树疏落，巷道交错，只是没有街道，所以不可能成为市集。

经过一排矮篱，突然听见侧方的一栋小茅屋的柴门吱呀呀怪响，门开处，出现一个轻盈的少女倩影。

一声水响，女郎手中的一盆水，泼倒在矮篱下，水透过矮篱溅及他的裤管。

“哎呀！真对不起，外面是谁呀？”女郎甜甜的嫩嗓音传到，好悦耳。

虽是矮篱，其实也高与肩齐。他所立处，恰好有丛小树挡住了他的身影。夜黑如墨，寒风萧瑟。他行动轻灵如猫，脚下毫无声息，而且是听到启门声便及时止步，恰好利用小树丛来障身。

按理，屋内启门外出的人，从灯光明亮处进入黑暗。绝不可能看到他的。

他却无暇多想其中异处，信口笑道：“没什么，不必抱歉。”

“哦！溅湿了么？请进来烤干，院门在左侧。”女郎歉然地说。

天色大黑，看不清女郎的面貌、他只直觉地感到，这位姑娘年岁不大，说话声音好悦耳，而且大方不怕生。

“不必了，只沾了几滴水珠。”他笑答。

“真对不起、爷台，我也是忙昏了，倒水太急。唉！这几天家母病势不轻，偏偏堡里来了一大堆不三不四的人，凶巴巴地个个像凶神恶煞，不许人出堡、所以无法送到镇堡请郎中医治，唉！真不知如何是好。”

“惭愧，都是我们这些人不好。”

“哦！爷台也是那些人？”女郎惊讶地问。

这不是废话么？堡中的人彼此全都相识，如果是熟人，哪有不知之理？

再说，对认识的人，哪有称呼爷台的？

总之，女郎语病百出，但他却未加留意，说：“姑娘，你家中当家的男人么？”

姑娘幽幽一叹、黯然地说：“没有啊！家父已经到凉州经商去了，年底方能返家、家里只有贱妾母女相依而已。”

“在下略通医理，可否让在下替令堂看看？”他毛遂自荐地说。

“哎呀！怎好劳驾爷台，贱妾……”

他找到院门，推门而入。这是与右面大宅相邻的一间小茅屋，厅堂宽不足丈，后面相连着两间斗室，四壁萧条，家无长物。

灯光下，女郎含羞迎客。厅中薰着艾草。艾草原是驱蚊用的，秋去冬初，此地早已蚊蝇绝迹，何用艾草薰蚊？

整座屋白烟袅袅，刺激得鼻咽相当不适，甚至有点呛人。

看清女郎的脸貌，他暗暗喝采，心说：“好个清雅秀丽的小姑娘！”

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虽是芋钗布裙，也掩不住青春的气息、自然的美显得清新。家中仅有母女两人，而且又是夜间，他不愿多说话，更不宜逗留太久、他一个年轻男人，避嫌要紧，因此他不好询问少女的家境。

房中的设备很简陋，一床一柜一桌而已。

床上拥案躺着一位慈眉善目中年人，额上覆了一块冷水巾，气色甚差。

少女将灯放在桌上，说：“这是我娘，病了好些日子了。”

中年妇人略抬起头，有气无力地说：“丫头，这位爷是……”

辛五站在床前，柔声道：“大嫂，你好。我是过路的旅客、在贵堡落店，听令媛说你需要郎中治病，目下又不便离开，在下略时医理，不揣冒昧自告奋勇来替大嫂看看，哦！请大嫂将右手伸出来。”

两个指头搭在中年妇人的脉门，他心中疑云大起。

这只手，绝不是操劳家事的手。手虽灼热，但脉动并无异常。

“爷台懂得切脉？”中年妇人问。

他摇头，淡淡一笑道：“只懂皮毛，在下对金创倒是颇有经验。”

他一面说，一面用掌背试探对方的额部，感到热得烫手。

“爷台，老身感到四肢无力……”

“如果在下所料不差，大嫂是不慎受了些风寒，服些发散剂便可无事，你这里有药肆么？”

“没有，捡药要到四十里外的镇羌堡。”少女接口答。

“哦！这样吧！我带了一些治风邪的丹丸，很管用，今晚服下，明早在下再来看看。”他一面说，一面从百宝囊中拣出一些治风邪的丹丸递给小姑娘，又道：“即用温水服下两颗。半个时辰之后如果发汗。再服下一颗，如不发汗，再半小时辰服下最后两颗丹丸。”

“谢谢爷台大德、感激不尽。”母女俩同声道谢。

他向外走，突又回头叮咛道：“小姑娘，闭好窗户不让风进来，今晚不管外面发生任何事，切记不可开启门窗，我走后门上杠，切记。”

小姑娘跟在他身后，惊讶地道：“哎呀！爷台是说我娘今晚要出事？”

他呵呵笑，说：“你怎么胡思乱想？我只是怕你不小心开启门窗，风透入对你娘不好而已。”

“哦！原来如此，我有点心惊胆跳呢！”

“不用怕，你娘不会有事的，你不必送我出去了，明天见。”他顺手将门带上，匆匆走了。

绕至堡西，这里已无房屋，土寨墙高约丈余，宽亦相等，前后皆建了垛口，每隔三丈左右。便有一条登墙的级道。

他信步登上墙头，脚刚踏上最后一级，突然扔头叫：“谁？敢跟上来么？”

下面人影乍现，传来了九幽娘的语音：“是我，可惜今晚有星无月，不然荒堡踏月颇有诗意，真是美中不足。你我是友非敌，为何不敢跟上？”

确是九幽娘，一面说一面向上走。

他到了垛口，手扶砖垛扭头问道：“为何跟踪？你跟了许久了。”

“哦！辛兄，不要拒人于千里外。我只想与你谈谈。沿途我怕惊动人，不好打招呼。”

九幽娘走近他微笑着说，星光下依稀可看清她脸上明媚的笑容。

他举目向外面的荒野眺望，不带感情地说：“谈合作，是么？告诉你，我这人不喜与人合作。”

“哦！与梅林小筑合作是例外？”

她已经挨近他身侧，阵阵幽香往辛五的鼻尖钻。

“没有例外，在下高攀不上梅林小筑的人！”辛五冷冷地说。

她已经傍着辛五倚在砖堆上，腻声笑道：“哟！难道我眼花了么？人家燕大小姐费尽心机巴结你，并肩携手进进出出，郎才女貌一双璧人，我不信燕大小姐会失败。辛兄，不中意么？”

“你的脸皮真厚。”他笑道。

“嘻嘻！我怕什么？只有你我两人，没有什么可羞的，只要你肯听，我就敢说。哦！

辛兄，有关合作的事，我们……”

“不提合作的事，咱们各行其是互不关联，岂不甚好？哦！昨天你仗义出面替在下打抱不平，在下还未谢你呢。”

他突觉一阵晕眩无情地袭来，眼前发黑。

幽香扑鼻，俏丽的身影正在向他偎近。

求生的反应本能，令他毫不迟疑地扭身就是一掌。

“哎……”尖叫声入耳，九幽娘跌出丈外、几乎跌下堡墙。

他觉得天旋地转，脑门一声响，突然万籁无声，天地死寂，身形一晃，向堡墙外一栽，跌下墙根丈余深的干壕，蓦而昏厥。

二十五

九幽娘被一掌击飞，这一掌力道并不重，仓促间袭击而且步入昏迷境界的人、哪能发出真力？

所以九幽娘并未受到严重的伤害，震骇之余，激发了求生的本能，就势一滚，机警地翻过垛口，飘下墙根向最近的房舍飞逃。

一个黑影幽灵般地跃上堡墙头，发现九幽娘飞窜的身影，立即一跃而下，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奇速，穷追不舍。

九幽娘轻功奇佳，以为辛五在追她，全力向客栈逃去，窜过一座小屋后，一脚踩在一块圆石上，圆石突然扭头，她只觉脚下一虚，向前一栽。

触手处，是一双人腿。原来她所踏中的不是圆石，而是人的脑袋。显然，这人已经死了。

她心中大寒，向屋角一滚，钻入暗影中藏身。

片刻，黑影从右侧约三四丈外一掠而过，快得令她根本看不清对方的形影，像鬼魅一闪而没。

她惊出一身冷汗，暗叫侥幸。惊魂初定，正想窜出，客栈方向突然传来一声暴喝，接着是一声惨叫。

她打一冷战，倒抽一口凉气，自语道：“糟了！他开始杀人了。我得与飞环浪子会合，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自保。”

她悄然向客栈接近，老远便察觉不妙。店门的两盏灯笼本来彻夜通明的，可是，已看不见灯光。

整座客栈不见一星灯火，极为反常。未三更，不可能灯火具熄的。

“啊……”三进院传出一声惊心动魄的修号。

她心向下沉，脚下一紧绕向屋侧。停车场火光一闪。有人叫“列阵！”

片刻间，大火熊熊，店前的广场四周、四堆枯枝火舌飞舞。她向下一伏，先察看形势。

广场中，刀光耀目，剑芒闪烁。

中间，燕霞与六名手下，分六方布成圆阵，六枝剑向外指，一个个神色紧张。

东首，是河东八豪、八个黑道中的大汉，相距约三丈布成方阵。

西面，是白无常七个人，也列阵以待。

南面八丈左右，也有八名男女。

北面的六个人中，有大名鼎鼎的毒剑曹玉奇、梅林小筑的二总管，江湖上凶名昭著的煞星，燕家的忠实走狗。

全是梅林小筑的人，布成了五方阵。只消看第一眼，便知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一群好汉，不是乌合之众。

九幽娘大感诧异，梅林小筑的人列阵，并非要围攻什么人，而是列阵自保呢！

“砰！”店门大开，发疯似的窜出五六个人，狼狈地聚集在广场的北端。

他们是天罡老道、铁金刚、灵猫、煞手张全，千里独行方彪，丧门神梅坤。其中煞手张浑身血渍，由铁金刚扶着走。

西院的院墙有人飞掠而出，第一个跃出的是断魂刀姜宏。

三寸钉好像是从狗洞里钻出的，像老鼠般急窜。

“天哪！……”屋内有人狂叫。

一声叫，巫山双魅夫妇从瓦面上急滚而下。

接着，门内跌出两个人，连滚带爬不住狂叫：“真是鬼！鬼……”

由于梅林小筑的人，事先已有应变的准备、广场中燃起四堆火。火光熊熊如同白昼，因此所有的人皆像是飞蛾，不由自主地向火光集中。

天罡老道衣衫不整，但却能将剑带出，突然向五位同伴举手一挥，众人同时面向着广场而立。

老道咬牙切齿地叫：“朋友们，咱们都是闯荡江湖出生入死的人，谁曾经真的见过鬼怪呢？”

告诉你们，不要受人愚弄，这是梅林小筑的人在捣鬼，他们已等不及了，迫不及待要清除咱们这些人，以免碍他们的事。诸位、愿与梅林小筑一拼的朋友，请站到这一面来。”

三寸钉灰头土脸，大概也吃了不少苦头、拔出匕首尖叫道：“对！鬼杀人是见血的，店内死了的十几个人、皆是眉心有洞流血及脸，这笔账应该向燕家的人讨取。

你们看，梅林小筑目下聚集在此地的人。不足三分之二，其余的人呢？定然是埋伏在各处、暗杀咱们的同伴。

还有，傍晚时燕大小姐与蓝衫客在堡外鬼鬼祟祟密商，晚上客店中便出现鬼怪杀人，可知定是他们策定的阴谋诡计，你们看，蓝衫客在何处？”

天罡老道叫道：“除了蓝衫客，谁敢扮鬼杀人。朋友们，咱们不能各自为政让他们把咱们杀光。”

四周的人纷纷咒骂着向天罡老道聚集。片刻间，陆续加入的已超过六十名。最后加入的，是飞环浪子四个人。

梅林小筑群豪的阵势，始终保持原状。双方人数相差无几，如果双方发动，死伤之惨，不言可喻。

但最后的胜利者，绝不会是天罡老道这群乌合之众。因此天罡老道并不敢草草发动。

老道开始分派人手，分配攻入五方阵的五路英雄。

毒剑曹玉奇大概不愿引起这场混战，向燕姑娘打手式示意、得到许可后，方独自走近天罡老道下群人。

曹玉奇用洪亮清晰的语音沉声道：“在双方生死相拼之前，诸位可否冷静地听在下的剖析？”

天罡老道也知胜算不多，不得不暂时忍耐，冷笑道：“姓曹的，咱们不听你的鬼后，但你说你的，听不听那是咱们的事。”

毒剑曹玉奇冷冷一笑、沉静地说：“梅林小筑的人，如果要清除你们，任何时候皆可将你们剪除净尽，用不着装神弄鬼暗袭。

你们这些人中，隐有轻功奇高但艺业并不算上乘的人，没有勇气当面叫阵，却装神弄鬼暗袭，你们不问情由，要诬赖咱们大小姐，罪不可恕。

目下咱们要等这两位高手现身，光明正大解决。你们如果也想趁火打劫浑水摸鱼，咱们文的武的一样奉陪。如果不想送死、最好静候变化。

那两位高手可能是北邪南妖单龙单英兄妹，等天亮后他们就无所遁形了。

至于蓝衫客，天黑之后便失去他的踪迹，他决不象北邪单龙，他的身材比其高得多。

北邪南妖的化装易容术虽是江湖一绝，但身材高矮绝不可能相差太远。”

天罡老道脸上神情一变，气沮地说：“阁下，不要抬出北邪南妖的招牌来吓人……”

“在下用不着吓你，我相信你们这些人中，定然有人会发现可疑的事物。北邪南妖如果真的来了，咱们谁也休想安逸，这两个江湖公敌，绝不会放过咱们双方的人，不信且拭目以待。”

灵猫心中一动，赶忙将入堡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发觉有人跟踪，遗下一缕淡淡幽香的事一一说了。

接着，众人议论纷纷。有几个人异口同声说出曾经发现神秘黑影出没无常。也有人提出说曾经莫名其妙地嗅到异香。

更有人说曾经亲眼看到奇异的黑影乍现乍隐，如同鬼魅般隐现无常，因怕一时眼花或者是幻觉，所以不敢说出，仅心中存疑而已。

这一来，天罡老道也开始动疑了。议论纷纷，众口同声论鬼怪，反而把拼命的事搁在脑后了。

最后，双方交换意见，决定立即派人入店搜索。甚至有入主张放火烧店，迫北邪南妖出来决战。

因为据最后逃出的人说，那见火便扑见人便杀的黑影，定然还留在店内。

第一批负责入店搜索的人，是毒剑曹玉奇，铁金刚，闲云尊者、黑魅唐刚、开碑手云寿。五个人全是练气的高人，运功时不怕刀砍剑劈的上上人选。

五个人，两支火把，由曹玉奇铤剑领先，小心翼翼鱼贯进入店内。

全店死寂，躺着两具尸体，一个右颈出现裂痕、一个眉心有个指头大的洞穴。

至二进院的走道上，也有两具尸体在方砖地面。洒了不少血渍。

毒剑看到了死尸的剑口，胆气一壮，断然宣布道：“绝不是鬼怪肆虐，而是被霸道的天罡指所伤。”

举着火把的铁金刚问：“曹兄断定是北邪南妖所为么？”

毒剑面色凝重，迟疑地说：“家小姐在傍晚时分，与蓝衫客同在堡外察看形势，发现一个散发着淡淡异香的女人追踪，回店时便向所属查问，在派在堡外监视的人丁中，果然获知不少可疑的征候。

有人坚决指证，确曾发现一个梳高顶髻裙长及地的鬼影，但因隐现太快，以为自己眼花，怕说出来让人耻笑，所以不敢声张。

据在下所知北邪南妖兄妹，曾经在十几年前被美髯公从山东赶至汀南，几乎一命呜呼。

最近听人说他兄妹俩曾在山西大同活动，很可能风闻美髯公举家四逃，赶来此地报仇雪恨。

“真是他兄妹两人么？”黑魅问。

“恐怕另有其人。北邪单龙仅轻功出神入化，真才实学不见佳，不可能真有天罡指绝学。南妖是女人，更不可能练天罡指。”毒剑肯定地说。

“那……”

“那我们得特别小心，走，随时准备应变。”

“吱嘎嘎……”二进院的厅堂门突发异声，无故自启。

黑魅唐刚手急眼快，手一扬，三枚淬毒三棱刺破空而飞。

门内黑影一晃，三枚三棱刺无声无息地射入堂内。

毒剑曹玉奇飞射而入，身前形成一重剑幕，奋勇扑入无所畏惧。

黑脸身形更快，论轻功名列第一。

“砰！”一声大响，他已先一步撞破小窗冲入。

铁金刚举着火把挺着刀，急步抢入，火光下，地上躺着两具尸体，没有活人。

黑魅拖起一具尸体兴奋地叫：“射中了，死了！”

三枚三棱刺，全射中尸体的背心。

毒剑曹五奇伸手一摸，苦笑道：“尸体早已僵了、至少死了有半个时辰了。”

院子里有开碑手云寿和闲云尊者，守在两侧戒备。

“噗！”一声响，开碑手所举的火把突然折断。

闲云尊者听到身后有声息，转身察看，眼角瞥见黑影一闪，便不假思索地大吼一声，方便铲似奔雷。

这刹那间，火把熄灭，院子一暗。

黑魅急退而出，急问：“有发现么？”

闲云尊者一铲落空，讶然叫道：“一个黑影，眨眼间就不见了。”

铁金刚举着火把奔出。

厅内的毒剑曹玉奇大叫：“小心火把……”

铁金刚赶快向侧一闪，“砰！”声大响，一张八仙桌以雷霆万钧之威凌空砸来，砸碎在厅门侧方。

铁金刚手形未稳，“啪！”一声脑袋挨了一叠瓦，瓦片粉碎，铁金刚也站立不牢摔倒在地，火把脱手。

黑魅已跃登左面的院墙，大叫道：“咦！进了三进院，是个黑影。”

毒剑曹玉奇一把拖起爬伏在地的开碑手，颓然放下，切齿道：“双目中了枣核镖，死了，这畜生好狠。”

黑魅突然大叫一声，倒栽下墙。

两支火把都被人弄熄，毒剑急叫：“敌暗我明，快出去！”

铁金刚很够朋友，窜至墙脚下急扶黑魅。

“我的腿不妙，扶我出去。”黑魅悚然地叫。

四个人急如丧家之犬，狼狈万分地退出店外。

五个人进去，四个人出来，而黑魅也受了伤，小腿被利器划开了一条大缝，鲜血如涌泉，像是被飞刀所伤。

广场中所有的人，皆被四人所说的情景说得毛骨悚然，虽然已经确定不是鬼魅为患，但比鬼魅更令人心惊胆跳。

“定然是蓝衫客做好事。”天罡老道下了结论。

正在议论纷纷，东南角最外侧的一名大汉，突然惨号一声，摔倒在地。

黑影冉冉远去，追出的人被黑影那骇人听闻的奇速镇住了，不敢再追。

匿伏在一丛小树下的九幽娘，一直不敢现身出去与众人会合。冷静地思索自己的处境，决定脱出是非场做一个旁观者。

她听到了惨号声，看到了人群骚乱，也看到黑影脱离。

蓦地，她感到毛骨悚然，看出了自己的处境危急。黑影正以惊人的奇速，向她藏匿的小树电射而来。

近了，是个戴头罩只露双目，穿黑色夜行衣，外披黑披风，身材中等的人。

她想躲，已来不及了，只感到冷风扑面。刚来得及挺身，耳门便挨了沉重的一击，飞跌而出。

九幽娘被击昏了，击昏她的黑影并未停留，双方接触得太过突然，速度太快只有一击的机会。

黑影本想停下察看，左侧不远处突传出叫喊声：“谁在那儿？速示身

份。”

黑影脚下一紧，两起落暮而失踪。

没有人再敢入店安睡，也没有人敢落单。

梅林小筑的人在广场中心聚集，背对背假寐。

天罡老道一群人，则在接近堡门的一段路上结集，分为十余处露宿戒护森严，人人自危。

四更天，黑影出现在南端，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笑，徐徐移动，似乎有所顾忌不敢接近。

四面八方生起了十余堆篝火，接近不易。

燕姑娘与天罡老道已取得协议，任何人不许妄自冲去拦截。除非黑影已进入广场，这样便可避免黑影乘机窜入引起混乱，一切等天明后再说。

其实，也没有人敢逞匹夫之勇冲向黑影。

就这样，黑影忽东忽西，神出鬼没，在火光之外不断骚扰。整整闹了一夜，令群雄精疲力尽。

东方发白，十二组搜捕队准备出动。

黑影最后一次现身，是在五更将尽时分，在西北角发出一阵凄厉刺耳的鬼哭，方移至北面消失。

搜捕队尚未出发，堡门外蹄声震耳，两匹马来自南面、在堡门下马猛叩栅门，直着嗓子大叫：“开门！开门！”

天罡老道立即派了两个人，隔着栅门喝问：“什么人？有何贵干？”

“信使，来自兰州。”外面的人大声答。

毒剑曹玉奇的人到了，说：“这是咱们派在兰州的眼线，快开门。”

天罡老道已经跟到，冷冷地说：“先将信息说出，再开门接人。”

外面的人大喊道：“是谁在把门？混帐东西！李家的人约一个时辰后便可到达，他们赶了一夜路，可能在此地打尖，咱们的准备时间不多了，还不开门让我禀报大小姐？”

天罡老道满意地笑了，退走说：“可以开门了，这消息真不错。”

曹玉奇的人入了堡。天罡老道也带了四个人，跟梅林小筑的人约十余步，大叫道：“贫道请燕大小姐出来说话。”

燕姑娘随即带了毒剑曹玉奇与三名爪牙，迎上问：“天罡道长，你要说什么？”

天罡老道大声说：“为免两败俱伤，避免蓝衫客渔人得利，贫道代表三山五岳的朋友，与你们商量携手合作事宜。”

“你们的条件是什么？”燕姑娘沉着地问。

“咱们所求不高，李老狗的财物，双方二五均分。贫道不要金石古董，也不要金银财物，只要老狗的太虚真诀。”

“如果本姑娘不答应呢？”燕姑娘冷冷地问，口气虽不凌厉，但心中恨极。

“姑娘会答应的。”天罡老道胸有成竹的说。

“真的么？”燕姑娘阴笑着问，哼了一声又说：“天罡老道，你真以为本姑娘肯答应么？”

“你非答应不可，因为李老狗快到了，你没有多少时间考虑。如果你不答应，咱们就一哄而散，各自为计，迎上前去提前于路上拦截。”

“你们不会有成功的机会。”

“在这里，你们的实力要深厚些，咱们同样没有机会，到不如迎上去碰碰运气。”

“那是白送死。”

“总比在此地死强。至少，你们也休想如意。李老狗如果知道此地有警，退回武胜堡，你们永远没有机会了。”

“本姑娘得先与手下商量。”燕姑娘让步说。

“没什么好商量的，贫道等你一句话。”天罡老道毫不放松地说。

目下，他是胜家，占定了上风，怎肯放弃已获的优势？

打铁趁热，机会稍纵即逝，必须善加把握利用，当机立断放手要求。

燕姑娘别无抉择，略加衡量，大声说道：“好，本姑娘答应你。”

天罡老道立即击掌三下，欣然道：“好，击掌为证。梅林小筑燕家的人凶残横暴，但一言九鼎。一代至尊到底不同凡俗，贫道信任你。”

燕姑娘也击掌三下为证，说：“本姑娘的条件，你们也得遵守。从现在起，你们得接受本姑娘的调遣。”

“那是当然，一切以你们为主。”天罡老道大声回答。

搜捕的事不得不中止，一个时辰之后，官道两侧的埋伏已布置停当，堡内广场四周高手四伏，客店中也布了不少人。

整座堡重归沉寂，天色已经大明了。

二十六

半个时辰之后、第二拨信使到达，美髯公一家六部大车十二匹骏马、在后面十里左右徐徐北行。

日上三竿，全堡死寂。

蓦地，客栈左侧蓝衫客出现。蓝衫客辛五，出现得不是时候。

距店门约有二十步左右，他站住了，发现异，怎么四周鬼影俱无？

停车场仍停放着燕家的马车，栓马椿栓有四匹坐骑，就是不见有人。

店门大开，就是不见店伙活动。好静，静得怕人。

一阵心潮汹涌，油然生出警兆。他打量四周，最后决定向店门走。

人群涌出，首先出门的是燕姑娘。共出来了十二个人，雁翅排开。十二双怪眼狠狠地死盯着他。

“锵！”燕姑娘首先撤剑，凤目喷火。刀剑出鞘声刺耳，十二个人全撤出兵刃。

他脸色一变，徐徐向广场退。

十二个人并肩而进，移向广场。广场四周，幽灵似的陆续站着五六十名好汉。所有的目光皆向他集中，眼神中怒涌着怨毒之火。

鸦雀无声，死一般的静。从北面开始，第一个人撤兵刃，剑鸣声震耳。

接着，自右至左群雄依次撤兵刃，声势惊人，一连串的刀剑的出鞘声绵绵不绝，令人闻之心向下沉，毛骨悚然。

他退到场中心，止步环顾一匝，沉声问：“怎么一回事？”

燕姑娘带了同伴、远在三十步外，咬牙道：“阁下，你委实令人失望。”

“你失望是你的事。”他冷冷地说。

“昨日傍晚，你说过要与我携手合作的。”

“在下从未有所承诺。”

“你撒谎。”

“住口！”他怒叫。

“你食言背信也就罢了，为何昨晚装神弄鬼杀了我十六名壮士。”

天罡老道站在北面，接口吼道：“另有二十一位男女死在他的手中。”

“我不懂你们在说些什么。”他沉声道。

“你不敢承认昨晚的罪行？”

“罪行？岂有此理！”

一名中年人突然飞掠而进、在几步外止步，咬牙切齿地说：“狗东西！你不承认乃是意料中事，你本来就不是江湖上有名有号的人。昨晚你杀了在下下的义弟，你得还我公道。”

他哼了一声说：“阁下血口喷人……”

中年人迫进怒吼：“拔剑，狗东西！”

他又手而立不屑地说：“你还不配要在下拔剑。”

中年人大怒，大吼一声，疾冲而上，剑动风雷发，招出“飞星逐月”，先下手力强。

他直待那剑锋及体前的刹那间，斜身不退反进，右掌一挥，“啪！”一声拍中剑身，人已贴剑切入，起脚从容一拨，拨在中年人的右小腿内侧，中年人身形一晃。

“噗！”地一掌劈在中年人的右颈侧，快极。

“砰！”中年人跌出丈外，滚了一匝寂然不动了。

中年人的剑已先一步抛出两丈外，一照面胜负立分。

交手接触快逾电光火石，旁观的人有些根本没看清交手的变化，只知两人刚一相接触便倏然分开，如此而已。

他退回原地，目光四射大叫道：“这里有没有要讲理的人？”

天罡老道举手一挥，领先缓步踏入广场。

接着出来的是铁金刚、灵猫、煞手张，千里独行、笑面狼、瘸子李冬、断魂枪郝武，共是八个人。

铁金刚与灵猫和煞手张三人，是惊弓之鸟。但这次人多，人多好壮胆，这时显得威风凛凛。

近了，群豪两面一分，身形急动，瞬即形成合围，八方成阵。

天罡老道哼了一声，咬牙切齿地说：“小辈，你太狠了。你不承认，贫道不感意外。

即使昨晚装神弄鬼的人不是你，你也活不成了。”

“为什么？”他冷然问。

“因为咱们已和梅林小筑取得协议，没有你的份，有你反而碍事，你明白么？”

“哦！这才是你们的由衷之言。不过，你们的藉口也未免太笨拙了。正好，在下也要打发你们。”

辛五泰然地说，左手徐徐握住了剑鞘。

天罡老道哼了一声说：“小辈，你还有什么遗言留下么？”

他徐徐举目四顾。冷冷一笑不再发话。

“锵！”长剑出鞘、剑尖缓缓升至定位，他浑身的肌肉开始松弛。握剑的手似乎并未用力，脸上的神色庄严肃穆，眼观鼻鼻观心，浑忘外物。

天罡老道暗惊，看他宝相庄严，毫无微动惊恐的神色流露，反常地镇定从容，便知道这一场空前激烈的恶斗，必胜的成份并不高。

他分明是已获剑道神髓修为深不可测的可怕高手，无所畏惧的老江湖，虽则他的年龄并未超过二十岁。

“发动！”老道沉喝。挥剑疾进。

可是，辛五已先一刹那进攻，抢制先机，行雷霆一击。

入不进反退，大旋身回头反扑，人化狂风，剑似怒龙，蓦地风吼雷鸣，撒出了漫天剑雨。

风生八面，雷电交鸣，金铁交错声暴起，火星飞溅。

蓝影与剑光一泻而出，一无阻碍地突围而出，直射两丈外。自然止步回身。

“砰！”千里独行摔出丈外。

“哈哈哈哈……”惨厉的怪笑声飞扬，笑面狼左手掩住右肋，怪笑着向后退，向后退。

笑声倏止，人向后坐倒，浑身一松，躺平了，下身全是血。

天罡老道未能近身，其他的人倒有一半尚未不及出招。

六比一，辛五吸入一白长气，举步迫进。

四周突传出哗叫声与惊叹声，结局太出人意料了。

天罡老道心中一紧，脸色一变。六个人不再妄想合围，成半弧形等待。

近了，丈五、一丈……一声叱喝，仍是辛五抢攻，身剑合一疯狂地扑向左侧，势如流光逸电。

山洪决堤，无可克当。

天旋地转，血肉横飞。

剑锋可怖地割裂着肌肤，锋尖无情地贯入躯体放血，斜刺里飞起一段血淋淋的手，蓦地抛出一块断肉，跳落一段光闪闪的刀身，蹦坠一节血红色的枪尖，滚出一具血淋淋哀号着的躯体……

叱喝声与吼叫声陪衬着兵刃接触的轰鸣，凄厉的号叫与发狂般的渗呼交鸣，象是屠场里正在作业，令人闻之惊心动魄，血液为之凝结。

好一场狂风暴雨似的惨烈恶斗，一场空前绝后的惨不忍睹的大屠杀。

好漫长的片刻，谢谢天！终于结束了。

辛五站在北面，剑尖斜降，鲜血顺血槽往剑尖滴淌，一滴滴坠落尘埃。

他脸色阴沉庄严，嘴抿得紧紧的，虎目中神光炯炯，注视着远处的燕姑娘，久久，一字一吐地说：“燕姑娘，你为何不出来？梅林小筑燕家黑道至尊，家传神刀魔剑名震天下，你不该叫这些人来送死。出来吧！我等你。”

艳阳高照，暖洋洋的，可是，怎么这样冷？

没有哗叫声，没有惊叹声，死一般的静。

四周，看不列一张正常的面孔，却可找到苍白、流汗、惊恐、战栗、恐惧……

“唉……”尸堆中传出了一声绝望的呻吟。

有一个人翻转着身躯，是胸口大量流血的铁金刚。混元气功禁不起雷霆一击，剑口开在最不可能受伤的部位。

只有一个站立的人，是天罡老道，剑无力地垂在身侧，低下头，左手

掩住心口。

身形一晃，摇摇欲坠，但却又站稳了。

“你怎不出来？”辛五再次沉声大叫。

毒剑曹玉奇举步，接着是燕勇，三个，四个……十六个，包括河东八豪。

天罡老道抬起头，张口想说话，但发不出声音，仅嘴唇抖动，脚下突然一乱，身形一晃、再晃。

“太虚真诀……”老道终于叫出声音了，余音袅袅未绝，人突然直挺挺地摔下了。

辛五举步迎向潮水般涌来的十六个人，剑举出坚定如铸，一步步接近死亡，一步步接近凶险。

空间里弥漫着死亡的气息，死神的手已从云端伸下来了。

十六比一，死神到底先向谁招手？

“踏！踏！踏……”他的脚步稳定，节拍均等。

二十步，十步……

九幽娘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广场边缘，披头散发形同厉鬼，右颊浮肿，耳孔有血迹，右眼也红肿。

她踉跄向燕姑娘奔去，尖叫道：“且慢动手！站住！我可以证明昨晚装神弄鬼的人不是蓝衫客。”

燕姑娘满脸杀气，哼了一声说：“你昨晚与他在一块儿、能证明什么？你期望我相信？呸！”

九幽娘到了她面前，定神说：“昨晚我昏躺在店侧不远的树丛下，醒过来不过半刻时光，走动艰难昏沉难起，不然我早就来了。

不错，昨晚入黑时我跟踪他到的堡，登上堡墙，本想与他商量携手合作的事，他突然出手一掌将我击倒。

我向客栈逃，途中发现有死尸。

闹鬼怪时，我躲在树丛下，黑影向我冲来。我逃走不及被击昏，但已看出那人身材矮小，穿紧身衣着披风，身上飘散着一种幽香和艾烟味，绝不是他。”

“你想造谣惑众包庇他。”燕姑娘厉声问。

话未完，燕姑娘一剑斜飞。谁也抢救不及，这一剑好毒。

“不可！”燕姑娘身后一名中年人大叫。

剑尖停在九幽娘的右颈喉旁，好险！

“你叫什么？”燕姑娘不悦地问。

“大小姐明鉴，当着这许多江湖朋友的面前，不能如此杀她，那会影响老太爷的威望。”中年人低声恭顺地说。

九幽娘乘机倏然退出丈外，长叹一声道：“姓燕的，咱们山长水远，后会有期。”

“留下她。”燕姑娘怒叫。

远处的辛五厉声大叫：“燕霞，你如果不放她走，我发誓要杀光你们，你最好相信我的话。”

“你已是个死人，还敢威胁我？”燕姑娘怒叫。

“就凭你们四五十个人，便妄想杀我？你未免太小看了辛某了。既然你不相信、叫你的人一起来吧！”他豪气干云地说。

九幽娘扭头便跑，先逃出险地再说。

燕姑娘一咬牙，尖叫道：“上！分了他的尸！剁碎了他……”

辛五一声厉啸，疾冲而上，立即刀光乱舞，剑气飞腾，锲入刀山剑海之中，风雷骤发，惊心动魄。

锲入、中分、旁掷、反扑……

飞腾的剑光八方进发，虹影流转如电，疯狂的冲刺，致命的砍劈、鬼哭神号，血肉横飞！

蓝色的身影直射八尺，横飞五寻，每一冲刺便是一条人命，每一回转便有一人见了阎王。

好凶、好狠、好惨。像是狂风暴雨摧花，比前一场更凶猛更残忍。

有人在远处叫数，数至二十一，斗场突然静止，惨烈的恶斗结束。

死得最早的人，是毒剑曹玉奇。两个重伤的人，脸无人色往外退。

只有一个人全身而退。是燕勇，但左耳掉了半只耳轮，似乎也不能算是“全身”。

辛五的蓝劲装，已被鲜血染得一片红。遍地尸骸，惨！

四周有人溜走，有人掩面战栗。

辛五剑垂身侧，冷冰冰地向远处的燕姑娘举步。

燕勇脸色如厉鬼，也像从坟墓里爬出来的僵尸，倒拖着刀，一步步向后退。燕姑娘脸色苍白，恐惧的神色爬上了脸庞。

她身后的人，战栗着迟疑地向后退。

“踏！踏！踏……”辛五一步步迫进。

燕勇忠心耿耿，失魂落魄地大叫：“大小姐，快……快走啊……”

燕姑娘终于心胆俱寒，战栗着向后退；

辛五止步，冷然游目四顾，“锵！”一声掷剑入鞘，沉声叫道：“谁要干涉辛某的事，休怪在下心狠手辣。”

说完，向堡中心大踏步而去。挡路的人，如见鬼魅地向两侧让路。

他到了昨晚的小屋前，大叫道：“你们出来吧！我知道昨晚装神弄鬼的就是你们。”柴门紧闭，无声无息。邻屋大门开处。探出一个村夫的脑袋，惊恐地问：“爷台，你找谁？”

“找屋内的母女俩。”他直率地答。

“哎呀！那座茅屋快两年没人住了，哪有什么母女俩？”

他赐毁院门，伸手一按柴门，里面空荡荡。唯一的木桌上、摆着昨晚他留给妇人治风邪的五颗丹丸。

寸厚的木桌面。有人用手指写了十一个字：“辛文昭，山长水远、后会可期。”

字深四分，指力骇人听闻。

他大吃一惊，倒抽一口凉气。伸手一抹，像利刨般刨掉半寸桌板，字迹消失，自语道：“罢了！西睡不是我容身的地方。这人既然知道我的身份，定然与大小罗天有关，不久将高手云集，永无宁日，我该走了，跟人到西陲睡避祸的计划泡汤啦！”

门外有声息，他倏然回身，一声剑啸，剑已出鞘。

门外站着九幽娘，惊叫道：“是我！你昨晚打得我好惨。”

他收剑苦笑。长叹一声道：“我道歉，那是一场误会。”

“哦！误会？你是说……”

“我以为是你用迷香计算我。”

“什么？我……我用迷香。”

“昨晚我在此地一时鬼迷心窍，替一位中年妇人看病，我竟一时大意，往枉死城里闯。屋中薰艾草，掩去她们身上的香味，她便于施放迷药。

幸而我来得比她们意料中稍快，匆忙施放迷香药力有限，而且为了避嫌，逗留不久，等到登上堡墙，药力方发生效力。”

“你是怎样发觉的？”

“你向燕姑娘说及艾烟味，一言惊醒梦中人，再回想昨晚把脉的情景，我便知道了，那中年妇人根本没有病，手额发烧十分邪门。

再说，哪有一个小村姑是那么大方的？总之处处可疑，而我却糊涂得硬往她们设好的圈套里钻，好险。”

“我可被你害惨了……”

“我也不好过，跃下堡壕昏了一夜。”他笑答。

蓦地，他的笑容僵住了。九幽娘身后，两位绿衣姑娘的两把剑，抵住了九幽娘的背心，九幽娘变色发僵。认识这两位姑娘，大感诧异。

“你们想怎样？”他沉声问。

“你得放弃向美髯公行刺的恶毒主意，不然我杀了九幽娘！”为首的绿衣女郎粉面生寒地说。

他心中一转，大笑道：“九幽娘与我非亲非故，而且是敌非友，你以为我这种铁打心肠的亡命之徒，会为了珍惜一个陌生人的命，而放弃自己的主意？”

你找错人了，姑娘们。你们两条命换她一条命，她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哈哈！说不定我会留下你们做情妇快活一段时日呢！你们很美，知道么？”

“锵！！”一声剑鸣，他撤剑出鞘、向前迈步。

“站住！”绿衣姑娘惊恐地尖叫。

“我给你三声数送行，快滚蛋！一！”他叫。

两位姑娘脸色大变，剑在颤抖。

“二！”他继续叫数。

两位绿衣姑娘收剑，扭头便跑。

九幽娘惊魂初定，叹息道：“辛爷，你啊，你真要我死？真会不惜牺牲我？”

他哈哈大笑，收剑说：“哈哈！傻瓜、你认为我会不会？”

九幽娘突然奔近他，抬头羞笑，在他的颊上亲了一吻，扭头飞奔出屋。

“好走，姑娘。”他叫；

回到客栈，他自己备马换衣，捆好马包，牵着坐骑向堡外走。

群雄未散跟在身后一大堆，远远地注视着他，想看他如何对付侠名满江湖的武林名宿美髯公李家栋。

南面车声辘辘，马蹄得得，车队到了。

他驻马路中相候，神色泰然。

堡墙上站了不少人，堡门口也有不少。梅林小筑的人，站在墙头议论纷纷。

六部大车，由二十四匹健骠拉动。车来自兰州，车小轮大，远远的，似乎只看到轮子不见厢。在这条路上，车轮不大还真不好走，中原的车辆，在此无用武之地。

车队前是七骑士，七匹黄骠雄骏无比，骑士们跨刀佩剑，威风凛凛。
车队后，是八马八骑士，其中有两位女郎，她们是美髯公的孙女。
车马缓缓接近，蓦地冲出两人两骑。
群雄都屏息以待，眼看武林罕见的惨烈恶斗即将在官道上展开。
两骑士急驰而至、第一位少年骑士叫道：“辛大哥，你辛苦了。”
辛大哥三字，像一声春雷，震撼得群雄们如梦初醒。
辛五呵呵笑，挥手叫：“你们走，我断后。放心啦！前途平安。”
两骑士早已看清情势，知道险象未除，不敢多说，策骑移至路旁等候车队。
车队过去了，辛五断后。蹄声得得，向北小驰。
远出半里外，路旁小沟中窜出两位绿衣姑娘，为首的女郎含笑招手道：“你下来，坏东西！还我公道。”
他勒住缰，安坐雕鞍含笑道：“怎么啦？我欠你们的不成？”
“坏死？你为何不早说？”女郎笑骂。
“未曾相见，我怎知道你们是美髯公的晚辈？你们不该跟踪我。”
“我们是暗中跟下来保护李老爷子的，老人家并不知道我们来。知道了要骂人赶人的，所以……”
“唉！你们竟然想保护李老前辈？不知羞。”
“你……我叫华碧，那是舍姊黛。”
“哈哈！不害羞、谁请教你们的芳名啦？快回转中原，洗净手脚找婆家，女孩子在外面乱闯，不象话，哈哈！再见了，姑娘们！”
“坏死了！”华碧姐妹俩羞红着脸笑骂。
笑语声与马蹄声共鸣，骏马四蹄翻飞向北绝尘而去。
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他是一个被大小罗天追杀的浪子，情与爱离他太远了。

二十七

成都府至德阳，平原沃野民丰物阜。
德阳至绵州，是丘陵地带，小平原星罗棋布。山青水秀也相当富饶，只是比成都要差一级。
绵州以北，便是穷山恶水，地瘠民贫，只见山不见田。这里什么都缺乏，唯一不缺的是“贫穷”。
贫穷已经够糟，再闹贼那就灾情惨重。
多年前，大盗赵铎造反，把绵州一带闹得天翻地震，切断了入秦的要道，秦蜀交通中断了好几年。
不但沿途的平民百姓死伤殆尽，连保护栈道的官兵也死伤惨重。
匪乱过后，这条路上的村镇砦寨十室九空，满目疮痍，走上五六十里不见人烟。
天下未乱蜀先乱，四川盆地四周的环境，复杂得出人意料之外，似乎从未有过一二十年太平日子。

栈道重新开放通行已有三年之久，但沿途仍残留着烽火的遗痕。

重整家园的人并不多，有些人已全家遭劫，有些逃走在外的人则不想回家了。成都可以养活不少人，谁又愿意到山区受苦？

武连驿，属保宁府剑州。这里，是栈道的南口起点。但通常称为终点，因为栈道当初是从北往南建的。

最先恢复的是驿站。接着是三三两两劫后余生，返回故乡重整家园的土著。

然后是一批外地人，陆续在此地定居。

远离乡土至外地定居的人，概略可分为五种人。

一是当地人的远地亲友；二是族繁丁多人口过剩被迫离乡背井谋生的人；三是想落地生根的浪子恶棍；四是途经该地认为足以落叶的流浪汉；五是被迫无处容身的亡命之徒，包刮那些失了巢穴的匪盗。辛文昭应该属于上述的第四类人，他正随同一对中年夫妇和一个女儿，押着驮马，沿山道而行。

一年年过去了，武连驿虽未恢复旧观，至少、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有食店，有客栈，山坡上荒芜了的田地、已逐渐恢复生产，新长的桑麻已开始收获。

可是，地方上却不太平。山区中潜伏着一些散匪，不时前来敲诈勒索甚至抢掠偷窃，更严重的是杀人勒索。

过往的旅客中，经常发现一些江湖豪强，比匪徒好不了多少。

这座已有了百余户人家的驿站，一个字：“乱。”

武连驿北距剑州八十里，南距绵州五十里，是两州的交界处，也是一推两不管的地带。剑州的巡捕，不敢出十里外。

民壮更糟，有事很难召集得整齐。

绵州的巡捕和民壮，只敢到北面十五里的七曲山九曲水，至文昌帝君歇歇脚再转回头。

七曲山北面数里，是上亭镇。上亭镇原称上亭驿，也叫郎当驿，也就是当年唐明皇逃蜀，驻驾“夜雨闻铃断肠声”的地方。

该镇已有约百户人家落户，本身拥有一部分武力，名义上是可由官府调动的民壮，其实却是当地大豪飞豹张杰张大爷的打手爪牙，对外拒绝外地武力入境，对内鱼肉地方。

绵州的巡捕丁勇，不敢越池半步。

因此，武连驿也沾了上亭镇的光，成为无人愿及自生自灭的化外之地，谁强谁就是老大。

成都的秋末，穿单衣仍然感到炎热。

在剑州一带山区，已经可以穿棉袄了。

近午时分，平安客栈来了三位客人。

武连以有一两百户人家，附近的山麓一带，零星散布着一些种山田的农民与果药打猎为生的山民。

一两百户人家，分为七群，各有主脑，称为七雄，各拥实力成帮结队。表面上尚能势均力敌相安无事，骨干里互相仇恨互相排挤，水火不相容。

平安客栈位于以站对面，店东主钱江，名列七雄之一，实力仅稍次于山区农民的领袖赵大爷赵乾。

这三位客人是彪形大汉，明眼人一看便知不是善类。

为首的人像只大牯牛，三角脸，留了两撮苍黄的八字胡、深陷的鹰目

精光四射，眼神凌厉得像两把可透人肺腑的钢刀。青巾包头，青夹劲装，佩了把鬼头刀，提着一只包裹，雄纠纠气昂昂威风凛凛。

第二位旅客背了一只大包裹，四方脸、虬髯、怪眼布满红丝，相当威猛吓人。腰间缠着一把铁链流星锤，锤头大如碗，可知臂力必定惊人。

第三位旅客白净脸皮，像个白脸书主，穿的也是青袍，可惜脸色白得走了样。佩剑，带了百宝囊，长脸，目光阴森、不苟言笑像个债主。

店伙计出门迎客，含笑打招呼：“爷们辛苦了，请到店内歇歇脚。从北面来？”

为首的大汉怪眼一翻，用打雷似的大嗓门叫：“少废话！你管我从北面来，还是从南面来？”

店伙招子雪亮，吃了一惊，讨好地说：“爷台请息怒，小子多问了。”

“咱们金兰三兄弟，要在你这儿落店。”为首大汉怒气未息地说。

天色还早呢！不是落店的时光，既然客人要落店，不管是何原因，店伙当然欢迎，陪笑道：“爷们请随小的进店安顿，请！”

“有上房么？”大汉追问。

“有，有……”

“要三间上房。”

店伙又是一证，既然是金兰三兄弟，一间上房尽够了，上房有内外间，便于有家眷的旅客安顿，睡三个人毫无问题，为何要三间上房？

大汉已看出店伙的狐疑，接着解释道：“咱们后面还有几位同伴，有男有女，所以要三间上房。如果贵店上房不够。咱们就到对面的驿站去设法。”

店伙恍然，笑道：“客官请放心、小店有六间上房呢！驿站最近上面查得严，严禁留宿旅客，如无官方所发的站票公文，概不招待。请进。”

三人在旅客流水名簿上，留下了大名：沈君豪、韩彦昌、杨文杰。至于是不是真姓名，局外人无法得悉。

安顿毕，三人换了一身青袍，先在四周转了一圈，留意察看四周的形势。

武连驿位于山口之间，背山面水，地势高，百余户人家依山而建，上下参差显得杂乱无章，路两侧的房舍稍为整齐些。

西北角，有几栋大宅院，花木扶疏，一看便知是大户人家。

三人在村外兜了一转，然后信步到了一座大院子前。为首的老大沈君豪上前叩门，大声叫：“里面有人么？出来答话。”

叫得整座村皆可以听得到，语气也充满火药味。

院门看出，闪出一个中年男子，看他们长相凶猛，而且佩带着杀人家伙，本来充满怒意的面孔，消退了三五分敌意。但仍傲慢地问：“怎么了？诸位有何贵干？大呼小叫得全村都听见……”

“你给我闭上你的臭嘴！”沈君豪拐叫。

门子吃了一惊，悚然退了两步，挡住门问：“咦！你们……”

“太爷来找人。”

“找人？你是……”

“我是大太爷，那是二太爷。我问你，这里是武连驿葛家。”

门子脸色一变，摇头道：“你们找错人了，武连驿没有姓葛的。”

“那么，有姓吴的了？”

门子听到身后有脚步声，扭头一看，有两名穿青紧身的大汉，正从大

厅急步而来，胆气一壮，说：“不错，本宅主人姓吴，你们是……”

沈君豪哈哈大笑，笑说：“很好，没有姓葛的，有姓吴的也就不错了。哈哈！咱们闲得无聊，问问而已。哈哈……”

三人大笑着离开，昂然回到客栈。

只片刻间，平安客栈来了三名怪客的消息不逞而走，传遍全村。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已经点了一星火，就等燎原啦！三人在房中等候，等候火焰蔓延。

“笃笃笃！”房门响起三声轻叩。

三人互递眼色。

“进来，门是虚掩着的。”沈君豪大声说。

门开处，踏入一位五短身材的中年人，鼠眼乱转，白净的脸皮，左耳下方有一条发亮的刀疤。

后面跟着两名店伙，笑容可掬。

中年人嘿嘿阴笑，笑得像一头猎获一头羔羊的狼，抱拳为礼说：“三位兄台好，在下……”

沈君豪哈哈大笑，打断对方的话，接口：“咱们当然好。没病没痛，一顿可以喝三五斤酒，吃四五斤肉。喂！咱们认识么？”

“在下钱江，本店的店东。”中年人笑答。

“哦！原来是店主，幸会幸会。看样子你像是有事，是咱们落店的事没有办妥么？你说吧！公事公办，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好了。”沈君豪大刺刺地说。

钱店主在茶几旁落坐，笑笑道：“这倒不是为了公事。诸位的路引在落店时已经看过了。”

“那又为了何事？”

“呵呵！沈兄，兄弟的来意，诸位想必猜出八九分了吧！”

钱江摆出一付老江湖姿态大笑着说。

沈君豪傲然一笑，脸一沉，说：“你如果想与咱们打哑谜，可以免了。”

“沈君，兄弟早年开店，在汉中一带，也曾闯了几年道。”

“几年？你客气，收山做店主，仍算是闯道。你目下的局面不错么？”

“还过得去，小地方其实也没有多少局面可以撑，沈兄这次光临敝地，是为了葛家而来的？”

“哈哈！你认为如何？”

钱江长叹一声，愁眉苦脸地说：“说起葛家，委实令人感慨万端。想当年……”

“是五年前，没错吧？”沈君豪沉声问。

“对，五年前。五年前，葛家在这一带可说是群龙之首。当然他的为人不算佳，不得人缘也是事实。

而吴超吴老三，也的确太绝了些，纠合了一些不明来历的人明火执仗几乎把葛家一门老少杀光……”

“没有杀光，走脱了葛家的少爷葛英。”沈君豪一字一吐地说。

钱江淡淡一笑，往下说：“是的，葛少爷在这一带少年中，却是掌脚高明，首屈一指的佳子弟。哦！诸位是葛少爷……”

“不要问咱们的底细。”

“这……”

“那次葛吴两家两虎相争，你们居然袖手旁观，没有人出来说公道话。”

“这……”

“你们都很痛快、因此甘愿包庇姓吴的。可惜，好景不长、姓吴的羽翼已成，取代了葛家的地位、不出三个月，露出了狰狞面目，而且变本加厉，坐在你们头上作威作福，你们认了。”

钱江嘿嘿笑、说：“沈兄，如果换了你，你又能怎样？”

沈君豪哼了一声道：“少说这些废话，把你要说的话赶快说出来吧！我不信你敢来表示那次事故你是无辜的。”

“在下……”

“你可以放心，冤有头，债有主，葛少爷不会胡来，即使此地有人要尸横五步，第一个横尸的人不会是你钱店主，在下有件事想拜托你。”

钱店主堆下笑，大方地说：“沈兄有何吩咐，只管说。”

“劳驾阁下去将赵大爷赵乾请来谈谈。”

钱店主脸色一变，惶然道：“沈兄，这个……”

“你不愿意去？”

“不是兄弟不愿意去，而是三年来，兄弟已经和他断绝了往来……”

“你必须去。”沈君豪声色俱厉地说。

钱店主倏然站起，高声说道：“沈兄，你这不是强人所难久……”

话未完，沈君豪突然一耳光抽出。钱店主也不弱，闪身急避。

一旁的韩彦昌手急眼快，一声长笑，掌影疾闪、“啪！”一声给了钱店主一耳光。

两店伙大惊，向前冲抢救主人。剑光一闪，杨文杰奇快地拔剑挥出，拦截两名店伙。

店伙百忙中停下脚步，剑光从鼻尖前扫过，惊得出一身冷汗，脸都吓白了。

“谁不要命，杨某收了。”杨文杰阴森森地说，冷然收剑入鞘。

沈君豪右手的两个指头，姚住了钱店主的咽喉向上顶，将钱店主迫在墙壁上，阴笑道：“这是沈某在贵地提出的第一个要求，绝不许可被挡回，你明白么？”

钱店主浑身不住发抖，虚脱地叫：“我……我明白……”

“明白就好，快去传信。”

一旁的韩彦昌桀桀怪笑道：“你可以叫赵乾多带些人来，让他们见识见识，不是强龙不过江，咱们来了，就不怕人多。”

钱店主吃足了苦头，怎敢再逗留，恢复自由后扭头便跑，带了两名店伙狼狈而逃。

二十八

钱店主受挫的消息，传得更快。

不久，十余名大汉拥着赵大爷赵乾，气势汹汹到达。街两侧，逐渐聚集了不少村民。

赵乾是个健壮如牛的中年人，粗眉大眼，手长脚长，一看便知道是个孔武有力的汉子。

所带领的十二名大汉，也都是高大结实的壮年人，每人皆佩带了一把单刀，威风凛凛有备而来。

沈君豪三人在厅堂迎客、抱肘而立不住狞笑。店伙们躲得远远地，深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赵乾并未带兵刃，穿的是青袍，大踏步入厅，其他十二名手下随后涌入，两面一分，随时候命动手。

沈君豪领首打招呼，神色极为傲慢，冷冷一笑道：“是赵乾么？你来？，好。”

赵乾赵大爷居然没有发作，迎门一站，背着手沉声道：“哪一位是主事的人？在下赵乾。”

“我，沈君豪，目下算是主事人。”

“阁下是葛家请来的人？”

“很难说，可以算是，也可以说不是。”

“阁下，咱们话先交代清楚。葛、吴两家的恩怨，与赵某无关，赵某没有时间管别人的闲事，我自己的事已经够忙了。”

“你先别慌，沈某不是不讲理的人，我会给你交代清楚的机会。你是武连驿的粮绅兼里正，不错吧？”沈君豪傲然地问，像个升堂问案的推官。

“不错。”赵乾坦率地答。

“五年前，你也是兼里正。”

“对，剑州有案可稽。”

“那时，你没出面主持公道。”

“用不着赵某出面，咱们这里的人，必须自己解决问题。”

沈君豪哼了一声道：“那么，当时你大概因此而正中下怀，暗中快意……”

“且慢！阁下，你不必硬将过错往赵某身上推。我只能告诉你、葛、吴两家的恩怨是非，与赵某无关，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赵某忙得很，没工夫跟你打五年前的官司。你们切不可在敝处闹事，赶快卷行囊走路，武连驿不欢迎你这种客人，限你们在半个时辰后离开，不然休怪赵某欺压你们外乡人。言尽于此，你们请吧！”

“如果在下不在半个时辰后离开呢？”

“那……”

“那么，你们就要把咱们埋葬在此地。”

“明白就好，告辞。”

沈君豪哈哈狂笑，笑完大声道：“站住，你还没问咱们要如何对付你呢？”

“你们……”

“咱们同样要埋葬了你。”

赵乾冷笑一声，阴森森地说：“那就到外面去，看看谁埋葬了谁。”说完，昂然出厅而去。

街道宽仅两丈左右，石板地面亮光光，两面已站了不少男女村民看热闹。赵乾站在对街的屋檐下，十二名大汉左右分立，静候沈君豪出店解决。

片刻，沈君豪三人出现在店门外，站在街心冷然四顾。

鸦雀无声，气氛一紧。

赵乾仍然背着手，首先发话道：“诸位如果即时离开，赵某恭送诸位动身。”

杨文杰举步而出，阴阴一笑道：“武连驿风水好，咱们打算在此地生根落叶呢！谁要阻止，站出来让杨某秤秤他斤两。”

短短几句话，立即激怒了公愤，街两端的人群情汹汹，叫吼声与咒骂声大作：“捉住他，把他活埋掉！”

“该死的贼王八，砍下他的脑袋来！”

“绞死他！”

“绞死这不知死活的外乡狗贼！”

□□□□□□

杨文杰的鹰目中，涌起无穷杀机，环顾一匝，阴森森地一笑。

赵乾举手一挥，一名大汉举步而出，两人相对而进，咒骂声随两人逐渐接近而静止。

渐渐接近了，“锵”一声刀啸，大汉沉不住气，首先拔出单刀，扬刀迫进。

杨文杰的左手握住了剑鞘，剑把徐徐侧倾，他脸色冷厉，双目紧盯大汉的眼神，举步从容，一步步迎上去；

近了，一丈，八尺……

一声虎吼，钢刀幻化一道奇急的闪亮光弧，风生五步，刀光可怖地劈落。

大汉抢制机先进攻，这一招“力劈华山”奇快无比地劈出，要在对方拔剑出鞘之前一击奏功。

青芒暴闪，人影似电，剑出鞘如同电光一闪，刺耳的剑啸传出，双方便已接触，快逾电光石火。

“铮！”刀剑相交，火星飞溅。

大汉的刀向外崩，空门大开，中宫失去掩护，想退已来不及了。

青白色的剑光再闪，人影乍分。

“噗！”大汉的一条右臂齐肩而断，坠落脚下。

“当！”单刀跌落在石板地面上，其声清脆。

“啊……”大汉厉叫，踉跄急退。

杨文杰冷冷一笑，迈步迫进。两名大汉同时拔刀冲出，要抢救同伴。

断臂大汉脸无人色，顶门上飞走真魂，猛地扭头转身逃命。

杨文杰冷哼一声，闪电似的掠进，剑光一闪，大汉的脑袋突然掉落。

好冷酷！好残忍！

两名大汉到时，已慢了一步。几乎在同一瞬间，杨文杰一声狂笑，剑虹怒张，如同狂狮舞爪，飞腾的剑影无畏地扑向两名大汉。

两名奔来抢救的大汉见同伴的人头落地，无头尸体向前栽，已是心胆俱寒，百忙中挥刀招架自保。

可是，太慢了，剑光人影从两人的中间空隙一闪而过，两把单刀封不住闪电似的奇快剑影。

没有兵刃交击声，刀剑并未接触。

“哎……”两名大汉几乎同声惊叫，收不住势，仍向前冲。

“砰砰！”人倒了。

“当……”单刀飞坠。

两大汉全倒了，一个左肋裂了一条大缝。一个右肋开口，内腑外挤，鲜血如泉涌。

大罗神仙也无能为力了，骨断肉开，内腑断毁。

杨文杰毫无表情地转身，在一具尸体的衣衫上拭掉血渍，冷冷一笑，向沈君豪说：“其他的人，由大哥二哥收拾，小弟去杀几个刚才咒骂的人。”

街尾的四五十个男女，早已惊得魂飞天外，象潮水般退去。

不知是谁突然大叫一声，其他的人立即如从大梦中惊醒，四散奔逃，眨眼间便逃得一千二净。

闭门声大起，家家惊惶地关门大吉。不但街尾的人逃走一空，街头的人也作鸟兽散。

沈君豪拔出鬼头刀，狞笑着向赵乾走去。

韩彦昌也解下了流星锤，叫道：“姓赵的，你们十个人一起上，免得太爷们逐个收拾多费手脚。”

赵乾脸色灰败，惊恐地说：“不……不要动手，有……有话好说……”

沈君豪狂妄地大笑道：“阁下不是要埋葬咱们三个人么？不知尸坑挖在何处，大概可以掩埋你……”

“不要……有……有话好说，”赵乾狂叫，向后退。

死剩的九名大汉也退，一个个脸无人色，后面几栋住宅及驿站，皆已关门大吉，往何处退？

“你不是话已经说尽了么？”沈君豪狞笑着问。

赵乾的背已被闭着的大门挡住了，狂叫道：“饶……饶我一命，饶……”

“哦！你信神么，信神，我找道士超度你；信佛，我找和尚替你念经。你安心地死去吧！”沈君豪怪笑着说。

赵乾浑身发抖，双腿拒绝支撑身躯，“噗！”声爬伏下了，如丧考妣地叫：“饶命！……当年葛、吴两家相争，与……与我无关，我……我哪敢出……出面？”

沈君豪的刀锋压在赵乾顶头上，冷笑道：“在下不是葛家的后人，不需亲手杀你。

说！你要死还是要活？”

“要活！饶命……”

“要活，那好办。你听清楚了，带你的人回去，听候吩咐，好好呆在家里，随唤随到，记住没有！”

赵乾胆都快被吓破了，只拼命干嚎：“记住了，记住了！天哪……”

“滚！”

“是……是……”

“把尸体带走。”

“是……”

“记住，任何人不许离开武连驿，路两端皆有大爷的人把守路只有一条，谁也休想偷渡去报官或请救兵，妄想偷逃的人，杀九族快滚！赶快派人通知村民。”沈君豪收刀沉叱。

只有一家人在调集人手，那是吴三爷吴超的家。

一个时辰之后，两乘山轿与八匹健驴，载来了十余名男女，在沈君豪的迎接下，投入平安客栈。

村前村后皆有人把守，那是沈君豪预先布置的人。

二十九

全村家家闭户，人心惶惶。

村西的山脚下，建了一座小小的丞相庙。两进殿，前殿奉祀着诸葛武侯；后殿则是刘关张。

庙虽小，香火鼎盛。

庙祝周昆，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中年香火道人。当然他不是什么玄门弟子，俗称巫师或巫祝。在这穷山恶水的荒村，巫师的权威比任何人都大，这里的人谁敢不信鬼神？

因此，周昆名列七雄之一，在武连驿的首脑人物中，列名第五，但潜势力却是大可举足轻重的人物。

当一群好汉接近庙门时，庙祝周昆已穿上法衣，佩了剑手执拂尘，冷静地带了两名香火道人出迎。

他的剑不是桃木剑，而是货真价实的杀人家伙。

来人直闯庙阶，共有六条好汉。沈君豪三人，两名中年大汉，跟在一位年约二十一二，方面大耳粗眉鹰目的年轻人的身后。年轻人佩了剑，脸色阴沉昂然而来。

周庙祝迎下阶，稽首道：“无量寿佛，施主大驾光临。小道未能远迎……”

年轻人哼了一声，抢着说：“周庙祝，你认识在下么？”

周庙祝打了一冷战，脸有惧色地说：“施主是葛大爷的公子，久违了。”

“你记得五年前的事？”

“小道……”

“你们约好了，大家装聋作哑。”

“葛公子……”

“你没想到葛某居然能活着回来吧。”

周庙祝深深吸入一口气，冷静地说：“葛公子，如果因此而怪罪小道，那是不公平的，小道……”

“怪不怪你，你我心中明白。我问你，你知道我的来意么？”

“小道知道。”

“所以你带了剑，准备一拼？”

“葛公子，不要迫我。”周庙祝咬牙道。

“你要用巫咒来对付我？”

“小道不敢……”

“你不敢，为何带剑？”

周庙祝惊惶地解下剑，丢在一旁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小道听候吩咐。”

葛公子冷冷一笑，沉声道：“好，你承认我葛天虹是武连驿的主人？”

“是的。葛大爷在世时，本来就是本地的主人，目下公子当然……”

“那就好，你听着，你如果暗中兴风作浪。小心你的脑袋。”

“小道怎敢！”

“敢不敢那是你的事，在下已经警告过你了。哦！郑忠那泼皮没躲在你庙中？”

“老天！小道天胆也不敢收留他，你知道小道与郑忠本来就是死对头，有了他，村中的人有许多不信鬼神报应……”

“你信鬼神报应？”

“小道……”

葛天虹举手一挥、叫道：“快进去搜，搜出来再与这神棍算帐。”

一名大汉看守着周庙祝三十人，其他的人人庙穷按。

不久，葛天虹带了人外出，恶狠狠地向周庙祝说、“休转告郑忠，叫 he 到客栈报到，不然，他将被大分八块，”

说完，带了人扬长而去。

不久，葛天虹带了人到了吴家。吴家已被二十余名男女高手所包围，情势紧张。

吴家大门紧闭。里面的人刀出鞘剑离匣，严阵以待。想越墙硬闯的人，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独院式的三进楼房，四周有院子，广阔的院子里安装了不少刀坑陷阱，防贼机关，想超越谈何容易？

因此，外面的人有所顾忌，不敢逞强硬闯。

葛天虹到了门外，一名中年人上前行礼道：“属下等已经布置停当了，请少当家的示下。”

葛天虹冷然打量高大的楼房，虎目中涌现出怨毒的、冷厉的目光，呼吸不正常，钢牙紧咬。

久久，方沉声问，“有人出来么？”

“没有，他们的应变工夫颇为到家。”中年人答；

“双头蛇吴超一生谨慎，当然不易对付。”

“咱们随时皆可发动进攻。”

“不必操之过急、我要等他们出来送死。”

“可是，谁知道他们何时出来？”

“他们会出来的，因为咱们将永久住在此地，在武连驿开建山门。咱们有的是时间，是么？”

“可是、只怕夜长梦多，攻进去……”

“攻进去，得损失多少弟兄，哼！我要完整地夺回我的宅院，必须等他们出来。”葛天虹咬牙切齿地说。

“属下只怕他的朋友与师长辈闻风赶来……”

“我就是要他们那些猪狗赶来，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如果不将他们连根拔除，咱们在此永不能安枕。

就像双头蛇这狗贼一样，五年了，他哪一天不怕我回来找他？我不要永远防范人来计算我，冤怨相报循环不绝，多没意思？

小心了，好好把守，出来一个杀一个，出来二个杀一双，想进去的人也一概毙了。”葛天虹阴森森地说，带了从人迳返客栈。

平安客栈的钱店主，派出店伙通知本地有头有脸的人，限申时初前来客栈聚会。

申牌初，该到的人都到了，街前街后都有人把守，有人巡逻。村四周有人伺伏，任何人也不许擅离，甚至连一些顽童也被禁止外出。

有不听话的，都被打得头破血流半死不活。

谁敢不到，除非他不想活了。

店堂中聚集十八个人，全是当地的重要人物。

其中有武连驿七雄，但少了两个人，他们是双头蛇吴超吴三爷，也就是取代葛家称雄本地的人。

另一人是本地的痞棍首领丧门神郑忠，也是本地那些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偷鸡摸狗子弟的首领。双头蛇被困在家，不能来。丧门神郑忠已闻风逃掉了，不知藏匿在何处。

五年前，葛、吴两家火拼，丧门神曾经间接帮助双头蛇，出动不少爪牙，阻止村民过问其事。

其他五维是赵大爷赵乾，山区农民的领袖，也是官府有案的粮绅兼里正，拥有不少山田与长工。

平安客栈的店主，钱江，武连驿的驿丞孙勇，算是官方的代表人物。悦来酒肆的店主李刚，是个见过世面的大胖子。丞相庙的庙祝周昆，算是武连驿的精神领袖。

其他十二个人，都是本地有头有脸的人物。

总之，十八个人各怀鬼胎，心中懔懔，心惊肉跳前来与会，像是来赴鸿门宴。

厅堂中鸦雀无声，十八个人惊惶地坐候，像是待决之囚。

门前门后，共有八名大汉把守。谁也不敢说话，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如何是好。

终于，沈君豪三个人，跟在葛天虹身后进入店堂。除了脚步声，店堂一片死寂。

葛天虹冷冷地扫视一匝，他那锐利冷酷的目光令众人不敢仰视，靠着柜台一站，冷冰冰地说：“你们都来了，很好。”

大胖子李刚堆下笑，这位开酒店的人总算见过世面，比其他的人要沉着些，笑道：“葛贤侄，但不知要我们来有何贵干？”

葛天虹哼了一声，阴森森地说：“我葛天虹回来了，你们感到意外么？咱们是瞎子吃汤团，心中有数，你们应该知道我葛天虹的来意。”

赵乾被杀掉了三名爪牙，心中未免有点怨恨，说道：“当年葛、吴两家仇杀，是你们两家的私怨，与其他的人无关，你何必一回来就行凶杀人，我相信世间没有说不清的事，我倒希望听你说理。”

“说理？葛某留你的狗命，已经对你够客气了，你还敢给我说理？”

“可是，你……”

“葛某把理说出，如果在座的人指明你是罪有应得，那么，你怎么说？”

“……那……”

“要不要我说？”

赵乾打一冷战，绝望地说：“吴家的人仍在此地，双头蛇吴三爷当然得出来与你解决，咱们不能替他背黑锅，怎么说随便你。反正当年咱们怕事不敢过问，现在也是这样不敢过问。”

葛天虹冷笑一声道：“你们不敢管，很好，在下就等你这句话，其他的人意下如何？有人反对么？”

大胖子李刚捧着大肚皮，讪讪地笑道：“葛贤侄，我保证没有人反对。”

“那就好，现在，有件事劳驾你们裁决。来人哪！将人带进来。”

门外应喏一声，两名大汉拖入一个中年人，向前一带。中年人双手反绑，跪倒在葛天虹脚下。

沈君豪上前一脚踏住，哼了一声。

葛天虹扫了众人一眼，阴森森地说：“这位仁兄诸位大概都认识，丧门神郑忠，在本地偷鸡摸狗，坏事做尽。你们说，咱们该将他怎办？”

众人低下头，不敢作声。

杨文杰冷哼一声，突然走近驿丞孙勇，劈胸抓住对方的衣领，沉声问：“你说、该怎办？”

孙勇惊得脸色死灰、惶然叫：“我……我不是父母官，不……不知道……”

“啪啪啪！”杨文杰连抽了他三耳光。手一松，将他推倒在地。冷笑道：“你不知道，在下先割下你的舌头。”

“锵！”一声剑啸、长剑出鞘。

孙勇一点也不勇，满口流血惨然叫：“我……我只能表示意见，他……他该死。”

葛天虹举手制止杨文杰割孙勇的舌头，转向赵乾狰狞一笑道：“赵乾，你是里正，你说，驿丞的意见如何？”

“很……很好。”赵乾脸无人色地说。

他是个惊弓之鸟，怎敢说不好？

葛天虹转向众人问：“有人反对么？”

没有作声。

他大吼：“你们都是哑巴？说？他该不该死？”

“对，他该死……”众人恐惧地叫。

葛天虹满意地笑了，笑得像一头狼，说：“很好，这是你们的公意。咱们武连驿距剑州太远，官府鞭长莫及，因此，咱们不能靠王法治事，所以，我们只好以本地的风俗作为伸张正义，惩罚歹徒的手段。我葛天虹也是武连驿的一份子，既然出于你们的公意，我便遵从公认处治他。动手！”

沈君豪耳快手快，一声刀啸，刀光一闪，“刷！”一声鬼头刀下落，丧门神郑忠的人头落地。

数声骇叫，有人吓昏。

“拖出去埋了！”葛天虹泰然自若地说。

尸体拖出去了，葛天虹扫了众人一眼，傲然地说：“葛某离开五年，这里已乱得不成话了。

想当年，家父在此地承蒙诸位抬爱，尊奉他老人家为主持村务的宗主，目下葛某不才，望克绍箕裘继承父业，诸位有人反对么？”

众人噤若寒蝉，谁敢反对？

葛天虹大笑，笑完说：“很好，没有人反对，那就是一言为定。过去家父所订下的成规，一切恢复旧制。赵大爷。”

赵乾浑身发冷，慌张地道：“赵乾在。”

葛天虹淡淡一笑。说：“你是里正，一切偏劳你了。哦！村口那座大宅院是你的？”

“是的。”

“明日午后。那座大宅院要移交给我，先谢谢你。当然里面的家俱陈设，留下来也好。”

“这……”

“我那座大宅院，要留给几位长辈居住，所以……哦！你不愿意？”

赵乾一咬牙，说：“我明午之前便可迁出。”

葛天虹干笑道：“谢谢。诸位可以走了，有事再通知你们。哦！还有一件事交代，旅客经过本地，诸位最好闭上嘴，免得掉了舌头。

再就是未得到通知，任何人也不许擅自离村三里以上，不然，安全堪虑。没事了，你们走吧！”

众人如逢大赦，仓惶而逃。

“哈哈哈哈……”葛天虹一群爪牙狂笑相送。

当晚，双头蛇率家小突围南奔，在村南里余展开一场空前惨烈的恶斗，正好钻入葛天虹布下的天罗地网。

双头蛇的爪牙中不乏高手，逃脱的人少之又少。

次日，迁入夺回的故宅。

下午，北面来了一群人，由葛天虹亲自迎入新获得的赵宅加以安顿。

武连驿陷入恐怖中、笼罩着重重愁云惨雾。

赵乾不但丢了宅院，而且得硬着头皮出面供使唤，四处奔走张罗，金银和粮食挨家追索摊派，源源往两座大宅里送。

全村大半的健壮男女，皆被征集至两座大宅无偿地整修两座宅院，不但需自带工具，而且得自备伙食。

好死不如恶活，所有的人皆认命接受命运的安排，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只要能活下去，谁也不想挺身反抗。

反抗绝无好处，不死也得脱层皮。

南来北往的旅客，一如往昔，但武连驿的变化太大了。

平安客栈与几家食店，与及悦来酒肆，皆有葛天虹派来的人坐镇，严防村中人向旅客透露消息。

三十

早膳后不久。村南的一间土屋中，主人范开平带了锄头镰刀，向年轻美丽的妻子彭珍苦笑道：“小珍，记住把大门关牢。我走了。”

彭珍温柔地替他整理腰带，微笑道：“放心啦！我会照管门户的。”

“小珍，我只怕……”

“开平，不会有事的。”

范开平长叹一声，满怀忧虑地说：“我……我只怕那畜生来找你……”

“范郎，不会的，他恐怕早就把我给忘了吧。”彭珍幽幽地说。

范开平哼一声咬牙道：“那畜生如果忘得了，便不会回来作威作福，变本加利，坑武连驿的亲朋故旧。”

“已经三天了，不见他有任何动静，可知他不会来生事了。开平，今天的工……”

“今天到赵家替他们整修庭院，大概十天半月，也完不了事。唉！那些监工的人真凶，真怕支持不住。”范开平愤愤地说。

“范郎，忍耐些，等他们安顿下来，大概不会再那么可憎了。哦！这几天二叔该回来了，我还得把二叔的房子收拾妥当呢！这几天胆都快吓破了，几乎把这件事给忘了。”

“好，你好好收拾收拾，晚上我回来再帮你。”范开平一面说，一面拉开了大门。

晨星在天，朝雾朦胧，天尚未大明。

街上，已有些荷锄担箕与带了木工具的人，陆续向街北赵、葛两座大宅赶，沉重的脚步声，引起不少犬吠。每张面孔都是死板板地，沉默得令人吃惊。

不时可看一两个巡逻的爪牙、腰佩刀，手提鞭，像幽灵似的出没在大街小巷的暗影中，更像窥伺着的豹子。

第一朵朝霞出现在东方天际，赵、葛两家的宅院已经动工整修了。

日上三竿，彭珍在后院晒衣，突听到大门被拍得砰嘭怪响，不由心中狂跳。

三天来，大门响必定不是吉兆。

这期间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哪有心情串门子？听到门响有脚步声，便已心惊肉跳了，叩门声一急，准是大祸临头。

她放下待晒的衣物，惊惶地出堂。

她恐惧地问：“谁呀？”

“开门！找范娘子。”门外的人叫。

陌生人的声音，令她心中发慌，浑身发冷，僵在当地不知如何是好？

“快开门！”门外的人在催促，重重地敲门。

“是谁呀？”她不得不壮胆问。

“你开门就知道了。”

“当家的不在家。有事就说吧！”她惊惶地叫。

“好，你听着。葛公子不久便到这儿，你如果不亲自迎接，小心咱们放把火烧了你这烂窝。”

脚步声远了，她软靠在墙上，只感到浑身脱力，眼前发黑耳中轰鸣，心中不住狂叫：“要来的终于来了，终于来了。”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久久，她把心一横，回房把一把剪刀塞在衣袖内，开了大门，坐在堂中冷然相候。

当葛天虹悄然出现在门口时，她颇感意外。

原以为这位武连驿的新主人，必定带了一大群爪牙盛怒而来的，岂知葛天虹不但单身前来，甚至并未带剑吓人，而且脸色开朗，挂着温和的微笑。

他穿一袭水湖绿长袍，虽然温文有礼地站在门外笑问：“小珍，一向可好？哦！我能进来么？”

她心中一宽，讪讪地说：“请进来坐。”

“哦：家中整理得清雅整洁哪！你是个好妻子。”葛天虹入厅，含笑打量着厅中各处，极表赞许地说。

她奉上一杯茶，神色庄重地说：“开平对我很好。只是口子难过。”

“我相信开平兄对你很好。小珍，记得么？过去村中的少年子弟，你最爱的是开平兄和我。他根本无法同我竞争，为此，他吃了不少苦头。可是，

想不到最后失败的人竟是我。”葛天虹平静地说。

“你提这些干什么？”她冷然地问。

“哦！我们都长大了，往事如烟，提不提已没有什么分别了。想当年你……”

“请记住，我已经有夫之妇了。”

葛天虹发出了一阵怪笑，走近她身旁说：“不错，你已经不是当年的可爱少女了，结婚三年，你比往昔更美更动人、青春少妇……”

“请尊重……”

“我离开不到两年，你便嫁给了范开平，未免太急了些，是么？”葛天虹仍然心平气和地说。

她脸绷得紧紧地，亢声道：“你这是什么话？想当年，你处处欺负我，我承认我怕你，回避你，我为何不能嫁人？”

“你知道我喜欢你，也知道我要娶你……”

“你喜欢我，我不喜欢你，这岂能勉强？”

“我曾经警告你……”

“你无权警告我，我家一未接受你葛家的聘礼，二未在口头上有所承诺。你忘了，那时你还未成年呢！”

葛天虹脸一沉，哼了一声说：“虽然家父那时反对娶你一个穷种山的姑娘作媳妇，但我已经向你表示过了，要娶你为妻，警告你不可嫁给任何人……”

“你……”

“你听清了。”葛天虹厉声说，冷笑一声又道：“我回来晚了些，但还来得及。你仍是我的。”

“我已经……”

“我不管你怎么样，今晚我派人接你。”

“休想！你……”

葛天虹大怒，伸手使抓。

她早有准备，推凳闪开，手一翻，剪刀尖对正了心口，厉叫道：“不要动我，我宁可死……”

葛天虹哈哈狂笑，说：“小心肝，你不敢死的。”

“你以为我怕死？”

“不，我知道你不怕死，但也知道你不敢死。”

“你……”

“你很爱范开平，不错吧？”

“你……你要……”她变色叫。

“同时，你也深爱你爹。哦！如果你死了，范开平与你爹怎办？你不想他们在九泉下与你同路吧？”

“天！你……”

“哼！你死吧！一死百了，反正你又看不见以后的事了。你知道，多杀几个人，我是不会手软的。”

她只感到浑身发冷，掩面哭泣，哀求道：“葛公子，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想要的东西，得不到绝不罢手。”

“天哪！我已经是残花败柳，你何苦逼死我？”

“我不在乎你是残花败柳或者是黄花闺女，反正我不打算娶你为妻。”

“你……”

“我只要你做我的情妇，这就够了，想当年，武连驿五六十位少女中，我最喜欢的是你，其次是戚家的莲英，与谢家的绎珠。等宅院修建完竣，你们三人都要搬进去，知道么？”

“你……你欺人太甚了，你……”

葛天虹虎目一翻，冷笑道：“我已经够仁慈了，不然范开平三天前便该死无葬身之地。记住，今晚我派人来接你。”

你不必带身外之物，明早还得回来。目下宅院尚未修妥，里面闲杂人太多，而且事忙，所以白天你不宜留在宅中。”

她想自尽，但又有所顾忌，银牙一咬，说：“如果你今晚派人来，别忘了携担架来抬我的尸体。给我三天工夫考虑，不然我宁可死。”

“你要死就马上死。”葛天虹怒叫。

“是的，我该马上死，反正一死百了，我自己的命既然不足惜，自身难保，哪能管在世活着的人？”

她惨然地说，剪刀向心口一插。

葛天虹威吓无效，只好让步，急喝道：“住手，我答应你，给你三天工夫。”

“现在请离开我的家。”她恨声说。

葛天虹到了门口，扭头冷笑道：“好好想一想，你的父母和丈夫的性命，捏在你的手中，他们的死活，在你一念之间，不要做傻事，我会好好待你，我不希望你死，知道吗？”说完，他得意地走了。

她脸色灰败，浑身在战栗，软倒在墙角下，好半天仍未清醒过来。

□□□□□

掌灯时分，范开平带了一身疲劳返家。

厅中一灯如豆，桌上饭菜已备，他发觉妻子脸色苍白，坐在桌旁盯着他发楞，像是失魂落魄，双目红肿，气色极差。

爱妻反常地不迎接他返家，门也未上闩，他颇感意外。

一看爱妻的神色，他心中的不安陡然剧增，悚然放下工具，吃惊地问：“小珍，发生什么事故了？”

彭珍悲从中来，泪水像断线珍珠往下掉，但并未哭泣，战栗着说：“范郎，他……他来过。”

范开平如受雷击，抽口冷气问：“他怎么说？”

彭珍将所发生的事，一一说了，悲不可抑地问：“范郎，你……你叫我怎办？”

范开平拥她入怀，泪下如雨。久久，他低声说：“小珍，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是么？”

“我想，是的。”彭珍哭泣着说。

范开平悲愤地道：“好吧！反正活着也是耻辱，这世间不足留恋……”

“我想，阴曹地府不如想象中那么可怕。”彭珍接口。

好一个凄清的夜。门外，隐隐传来爪牙们巡逻的脚步声。

两人紧紧地拥抱，泪水像是江河溃堤。他们不再哭泣，不再诉苦，无声的哀伤，比号淘大哭更痛！更苦！

范开平舐干爱妻脸上的泪水，但是泪水随即润湿了原来的地刀。

他长叹一声，怆然地说：“小珍，也许，阎王爷垂念你我一生辛勤，从

未做过损人利己的事，而且怜你我相爱极深，下一辈子仍让你我结为夫妻。”

“范郎，如果我们能去极乐世界永远做夫妻，不再在这罪恶的人间受苦受难，该多么好？”

“是的，该有多好？”他辛酸地说。

“范郎，我们什么时候走？”

“今晚就走吧！哦！岳父母那儿……”

“我要做个不孝的女儿了，唉！”

“那畜生也许会放过……”

“范郎，不会的，那畜生天生狠毒，连他自己父母的死活也毫不介意，岂会珍惜旁人的生命？”

我爹曾禁止他上门，他恨死了我爹，我爹早晚要遭他的毒手，何况我爹如果知道我被他抢走，定然与他拼命的。”

“哦！我想拼死一搏。”

“范郎，何必呢？他是个练武的人，十二岁便赤手空拳生擒虎豹，伸一个指头，便可要你死一百次。不要管他吧！让上天惩罚他，我们平静地携手共处极乐世界，不要有人打扰，该多好。”

“我惭愧，我是个懦夫。”范开平痛苦地说。

“范郎……”

“总该有人反抗他的，太不甘心了。”

“徒然的反抗又有何用？”

“唉！我……好吧！我们平静地走吧！”

“你去写遗书，留给三叔，让他的心中有所准备。免得他老人家返家时不知我们是何而死的。我回房取些金饰，锤碎以供吞食。”彭珍幽幽地说、她已平静下来了。

“不，吞金你我就不能携手同行，那太痛苦。”

“那……”

“只要割断腕脉、便可平静地上路的。”

“砰”一声大震，大门突然倒下了，狂风似的冲入三名大汉，狞笑声震耳，为首的人道：“好啊！你们这不是找太爷的麻烦么？你两人的安全，完全由太爷负责、你们如果死了，太爷如何向少当家交代？”

范开平心中一惊，咬牙切齿道：“你们想怎样？说吧！”

“太爷要将你们带走、死也不让你们同路。”

范开平忍无可忍，发疯似的奔向壁角的锄头。

可是，大汉比他快得多，伸脚一勾，范开平砰然摔倒。

他不甘心，奋身滚向锄头，手刚伸出，衣领便被抓住，大汉将他拖起，哼了一声，两掌分别劈砍在他的双臂上，他双臂便失去了活动能力。

接着，拳脚交加，只打得他晕头转向，天昏地黑，浑身骨头好象散了，片刻间便只有干嚎的份，成了个活死人。

彭珍被两名大汉反扭双手擒住，她尖叫、哭泣、咒骂、狂叫救命，直至声嘶力竭，昏厥过去。

昏厥之前，她听到为首的大汉吼叫：“把这该死的小子带走好好伺候他。”

左邻，是一家姓田的农户。右舍，是范开平的二叔。

他的二叔叫范云深，多年在外经商，三年五载回家一趟，扫墓之后便

重新出外奔波、房屋一直就空着，由范开平加以照管。

这次一去六七年，据说在西安经营皮货生意，早些时请人带信返家，说最近便返家一行。因此，左邻右舍不可能闻声出来察看。

即使有人敢出来，也没人敢管。

大汉们带走了范开平，左邻田家的人方敢前来探看。

田大嫂弄醒了彭珍，不敢多言匆匆走了，全村的人，皆知道范家早晚要出事。怎敢多逗留？

彭珍的娘家位于村南，次日得到消息，乃前来查问，老人家只有叹息而已。一面花钱请两个泼皮，打听范开平的下落，一面想要接爱女回娘家居住。

但彭珍断然拒绝了，她坚持要在家等候乃夫回家，要死，她也要死在范家。

一天一夜，她水米不进，横定了心绝食等死。

卅一

就这样，过了二天期限的第一天。次日未牌初，北面来了一群人。

一位高大的年轻小伙子，赶着两匹驮了货物，包的健驴，前面是三乘专走栈道一带的滑竿，每一乘由三名夫子负货。

乘客是一位年约半百慈眉善目的中年人，一位是中年的男人，最后一位是扎了头帕的少女。

这群人入村不停，到了范开平的家门口，中年人打了一声招呼，停下了。

范家的大门已经修好，闭得紧紧地。左邻的田大嫂启门探头外出察看，脸色一变。

中年人已下了滑竿，含笑叫：“田大婶，好久不见了，一向可好？”

田大嫂慌张地关上门，像是要将祸星关在门外。

中年人一怔，向到了身旁的中年妇人问道：“咦！怎么一回事？”

中年妇人摇摇头，微笑道：“云深，多年不见，恐怕田婶子已不认识我们了。”

“这怎么会呢？”

“这几年，我们老得好快啊！”

年轻的管驴人挂好驴。走近低声说：“范二爷，贵村有点不对。”

中年人举目四顾，不解地问：“文贤侄，究竟有何不对？”

文贤侄低声道：“你看到了么？街上不见年轻男人，所有的老少皆脸现恐惧神情慌张，更令人起疑的是，所有的大门皆是闭上的。”

“咦！你说得对，这……”

“贵地有祸事，太不寻常了。”

中年人神色一紧，立即上前叫：“开平侄，开门，开门，愚叔回来了！”

一旁过来了两名大汉，手按刀鞘，阴阴一笑，为首的大汉问：“你是什么人！可是过境的旅客？”

中年人已看出危机，陪笑道：“在下范云深，这里是在下的家，哦！两位是……”

大汉嘿嘿笑，接口道：“哦！稀客，原来是范二爷，失敬，你回来了，很好！”

“两位是……”

“你不认识我，我却知道你。哈哈！不打扰你啦！再见！”大汉说完、大笑着偕同伴走了。

范云深脸色大变，盯着两人的背影发怔。

文贤侄不动声色地说：“大叔，沉着应变，安顿下再说。”

少女仍坐在放下的滑竿上，叫道：“爹，是怎么一回事？”

文贤侄低声说：“二爷，不要透露任何口风。”说完，向少女走，伸手相搀笑道：“小姐，到家了，我扶你下来。”

小姐嫣然羞笑，毫不避嫌地接住他的手，迈步而出。

原来她的有小腿裹了伤巾，不良于行，在文贤侄的搀扶下，依然不易走动，走得相当吃力。

门终于开了、出现了被头散发，双目红肿脸色苍白的彭珍，突然哀叫一声“二叔”，摇摇晃晃向下伏倒。

文贤侄赶不及上前相扶，急声叫道：“决扶住她！”

范云深顾不得避嫌，赶忙伸手扶住，急声叫道：“小珍，怎么啦？”

“进去再说。”文贤侄叫。

不久，文贤侄重新外出，与夫人们卸下驴背上的四个行李包，召来九名夫子，每人给了三十两银，沉声道：“诸位，辛苦了。范二爷按理该留诸位在此住一夜，可是，你们该已看出武连驿的气氛不对。

因此，趁天色尚早，你们赶快离开，远离武连驿在路上打尖。这是三十两纹银，作为诸位的赏钱，快走吧！”

他将三十两银子交给夫子头，催促他们上路。

夫人们眼睛雪亮，早就看出不对，领到钱巴不得插翅飞走，抬了滑竿牵了驮驴，匆匆出村向剑州急步紧赶。

文贤侄将行李搬入厅堂，掩上门。

厅内的彭珍哭泣着，将武连驿这几天的经过一一说了。

范云深惊得浑身发冷，范二婶跟范姑娘吓得不住打哆嗦，三个人惊恐的目光，投向站在门旁的文贤侄，明显地表露出求助的神色。

文贤侄不时留意门外的活动，有意无意的将门拉开。

不远处，另两名佩刀大汉，正向门口走来，他跨步出门，含笑道：“两位兄台，里面坐，喝杯茶！”

一名暴眼大汉直追到他面前，阴笑着问：“你长得倒很雄壮好。你姓范？”

“在下姓文。”

“姓文，你跟姓范的是……”

“我是二爷的店伙，在二爷西安的皮货店任管事。这次随二爷返家，可能得耽搁几天再独自回西安，哦！两位兄台尊姓？”

大汉不理睬他的话，冷笑道，“你既然来了，何必再回去？唔！我看你手长脚长，肩阔腰细，可能练了几天武。”

“哦！确是练了几天，当然瞒不了行家。”

“练了几天，咱们可能用得上你。”

“你们的意思……”

“你的话太多。”

“这……”

“你姓文，大名是……”

“小名新，新旧的新。”

大汉突然右拳疾飞，“砰”一声正中他的左颊。

他大叫一声，仰面便倒。

“哈哈哈哈！空架子。”大汉狂笑。

他狼狈地挺身坐起，怒叫道：“岂有此理！你怎么打人？”

“哈哈！试试你的身手，小意思。”大汉摸着小八字胡，得意洋洋地说。

文新虎扑而起，想抓门边一段臂粗的树枝。

大汉的动作比他更快，一个箭步纵上，一脚踢飞了树枝，手起掌落，“噗”一声劈在他的肩背上。

“哎……”他惊叫，扑倒在地。

“虚有其表，哈哈哈哈……”大汉狂声大笑着，偕同伴扬长而去。

文新狼狈地爬起，摇摇头，拍掉身上的尘土，长吁一口气，返身入厅。

范姑娘花容失色，惊惶地道：“文大哥，你……你可无恙？”

“没什么。”他苦笑着说。

范云深惨笑道：“老天爷，武连驿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文贤侄，你也快离开这儿吧，这里……”

“已经来不及了。”他苦笑着说。

“这……这怎么得了哪！”范二婶脸色灰败地叫。

范云深脸色苍白，拍拍文新的肩膀，惨然地说：“文贤侄，大散关萍水相逢，多蒙你在深谷中，救了我幸失足坠溪的一家老小，恩同再造，老朽没齿难忘。本来，你浪迹天涯，想找个地方生根落叶。而我这里却又有百十亩山田需要有人照料，你拒绝我的帮助和赠予，要买下我这些无人照顾的山田，暂以管事身份耕种，三年后偿还田价。

我已答应了你，可是，目下的恶劣倩势，你比我还要清楚，我范家大劫难逃，岂能连累你……”

文新摇摇头，苦笑道：“二爷，不要说这些丧气的话，天无绝人之路；人，总会活下去的，不管活得如何艰辛。

我相信他们不是蛮不讲理的人，如果他们想霸占这地方，把这地方的人杀光，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

我想，他们只是虚张声势，以收震懾人心之效、届时会适可而止的。我是个外地人，也许姓葛的肯与我谈谈。先不要往坏处想、安顿下来再说。”

范开平已被绑走，只有彭珍一个人在家。

反正房屋甚大，房间也不少，范云深便不再搬回己家，就在范开平的家中先安顿了下来。

尚未安顿停当，门外已到了十余名爪牙，葛天虹带了沈君豪、韩彦昌、杨文杰三个人随后到达。

前后门都把住了，一个大汉上前叫门：“开门！叫范云深跟新来的几个人出来答话！”

范二婶母女已吓呆了，怎敢出来。

门开处，范云深与文新先后而出。彭珍倚在门后，神情紧张地向外瞧。

范云深脸色苍白，惊恐地打量站立在街心的一群凶神恶煞，一双腿不争气。不住打哆嗦，终于腿一软，摇摇欲倒。

文新抢前一步，伸手相扶，轻声说道：“镇定些，鼓起勇气来。”

“我……我我……”范云深已经说不出话来，语不成声。

葛天虹不住狞笑，得意洋洋地问道：“范老头，认识我么？”

范云深总算稳定下来了，期期艾艾地说：“原来是葛少爷，老朽确是老昏了……”

“看来你还不算老嘛！哦！令侄的事，你该已知道了？”

“这……”

“想当年，令兄在世的时候。对我葛家成见颇深，令侄与我之间，也为了彭珍姑娘的事，有了冲突，并不愉快。”

“这件事并不能怪舍侄……”

“你少给我多嘴，老狗，在下已经警告过你了！”沈君豪沉声叱喝。

范云深惊得退了两步，脸色苍白得怕人。

葛天虹淡淡一笑，往下说：“虽然不全怪令侄，但令侄不该在葛某走后，乘机娶彭姑娘为妻，忘了葛某少年时期的警告。

五年前，家父被吴老狗暗算，家散人亡，武连驿的人莫不为之雀跃万分，将吴老狗看成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只差没向他高呼万岁。

曾几何时，姓吴的不久便现了狰狞面目，比我葛家更残暴，更毒辣，你们又怀念起我葛家来了，所以，我回来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范云深怎敢再说？葛天虹哼一声，又道：“你们武连驿这群不知感恩的猪狗，难道想要我大发慈悲不念旧恶不成？不！我要你们八辈子都后悔，点点滴滴的帐，皆要你们以千万倍的痛苦来偿还。”

范云深只感到脊梁发冷，恐惧地说：“老……老根本不知道家乡的事……”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你期望些什么？”

“我……我……”

“你想离开，是么？”

“老朽在西安……”

“我知道、你在西安另有产业，但你是武连驿的人，不必妄想西安的产业了。”

“葛少爷……”

“这次你从西安带了多少金银回来？”

“不多，两三千两银子……”

“在西安大概还有不少产业吧？你准备写封信到西安，我派人带去，结束店务换成金银带回来。”

“你……”

“呵呵，我准备把武连驿改造成人间乐土，世外桃源，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我要求所有的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襄盛举，你不反对吧？”

“这……”

“你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当然愿意为故乡尽一番心力，是么？为表示我欢迎你的诚意，所以请你至宾款待。”

至于尊府的内眷，因为蜗居现在整建中，甚感不便，等整建完竣再请她们前往安顿。

来人哪！请贵宾动身。”葛天虹狞笑着说。

上来两名佩刀大汉，凶巴巴地叫：“走！难道真要请么？”

范云深双腿一软，惊恐地叫：“葛少爷，请……请听我说，我……我愿意将所有的钱财献出，只请你高抬贵手……”

“啪！”

巨响震耳，大汉不容气地给了他一个耳光，沉声叱道：“闭嘴！你叫什么？说！你走是不走？”

声落，手一伸，便揪住了他的发结向下带。

文新一直冷眼旁观，脸色渐变，忍不住发话道：“葛少爷，二爷已答应献出所有的财产……”

另一名大汉大吼一声，飞起一脚，扫在他的腰脊上。

他站立不牢，向前一栽。

“这家伙苦头还没吃足，揍他！”葛天虹怒叫。

跃出两名大汉，抓起他立即拳脚交加。把他打得扑而又起，口鼻血出，这一顿毒打真够狠，不久他便爬不起来了。

“把他带回去吊起来、以为妄发议论者戒。”葛天虹余怒未息地叫。

门内冲出脸色灰败，泪流满脸的彭珍，尖叫道：“葛天虹，不要做得太绝了，我现在就跟你走，请不要为难二叔。”

葛天虹狞笑着走近，摇头道：“你知道，我是个最守信用的人，给了你三天时间，决不提前一天，知道么？”

哦！老天，这两天你怎么变成一个丑八怪疯婆子了，瞧你，即使八辈子没见过女人的色魔，看了你这鬼样子也不会有胃口。

我看，你在自找麻烦，等到我对你没胃口，你失去对我的吸引力、很难想象你一家老小有什么结果。呸！滚开！”

声落，伸手一拨，将她拨倒在地，举步向屋内闯、大声说：“听说范老二带回来一位闺女，让我看看。”

厅内，范二婶母女哭成一团。

葛天虹大踏步跨入，狞笑着走近。猛地手一伸，抓住范姑娘的秀发向上提。

“娘……”姑娘狂号，抱住了乃母不放。

“哈哈哈哈……不错，不错。”葛天虹狂笑着说。

范二婶一声尖叫，奋不顾身推开爱女，疯了似的猛扑葛天虹，手扑牙咬同时进攻。

葛天虹哼了一声，手一挥。范二婶直跌出丈外，“砰”一声跌昏在神案下。

“娘……”姑娘厉叫，生死关头她只会叫娘。

葛天虹手一推，将她推倒，狞笑道：“今晚上等着我，可能要晚些才能来。”说完，得意地出门而去。

两人架走了范云深，他呼天抢地狂叫救命。

两名大汉挟持着像是昏迷了的文新，连拖带拉直奔葛家。

葛天虹心满意足地带着狐群狗党，耀武扬威地返家。

院门口，站着一名中年人，生了一双厉光四射的鹰目，颊上无肉，脸

白如纸，佩了一把沉重的蜈蚣钩。

葛天虹急忙趋前，行礼道：“师叔万安。怎么就来了？”

中年人淡淡一笑、以低沉的嗓音说：“成都已有了风声，我如果不早些来，这里建山门的事，可能被你弄砸了。”

葛天虹一惊，惶然道：“弟子已按原订计划进行，并未出差错……”

（LuoHuiJun：这里原书印漏了几句话。）

“他们根本不曾受伤。”

“那……他们……”

“你师父已经毙了他们，在他们口中，问出双头蛇的好友张豹张杰，已经带了一群高手，就潜伏在附近的山林中，今晚发动袭击，我怎能不赶来？”

“哦！是上亭镇的张豹张杰？”

“就是他们。”

“哎呀！他与双头蛇不是死对头么？”

“这是他们之间的秘密，连咱们的耳目也被他们瞒过了。要不是一枝花受不了酷刑招出其中的秘密，咱们真栽到家了。快召集人手，咱们今晚去搜他们，不能让他们前来闹事，灭咱们的威风。”

三十二

天刚入黑，大批高手已经乘夜色苍茫进入村西南的山林。

葛家的东院下，原筑有一间地下室，分为两间，一间盛藏金银粮食和军械，一间则是地牢。

地牢分隔为二，一是囚房，男女共用。里面囚禁着十余名男女。其中赫然有七雄之一的悦来酒肆店主人胖子李刚，范云深也在其中。

另一面是死囚房，上面有吊链、下面蓄有四五尺深的水，可以称为水牢。

吊链吊着三个人，其中之一是文新，另一人是范开平。

腰腿上绑着一块百斤大石，双手被吊环扣住，人仅能坐在水底，水恰好淹至下颚，既无法站立，也无法下沉，想死也不可能。

百斤大石短期间尚可挺腰站起，但时间一久，非坐不可，铁打的汉子也禁不起百斤大石的久压。

最后一隔是刑室，金木水火土各色刑具一应俱全。由于囚禁的人可以看到刑室，上刑时其他的人精神上怎受得了？

分隔的铁栅粗仅一指，但在手无寸铁的庄稼汉看来，那却是不可能突破的铜墙铁壁。

何况囚室门不分昼夜皆有两个佩刀手提皮鞭的大汉把守，整座囚室一览无遗，谁也休想打主意逃生。

文新早已清醒，囚室门内两测的松明火焰闪烁，燃烧时毕剥作响，两个看守不时往复巡走，察看每一个囚犯的动静。

文新的气色，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差，他不知自己被泡了多久了，地底不知时辰，只能凭经验判断时刻，猜想该已到了黄昏时分了。

他深深吸入一口气，突然大叫道：“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一名看守走近狞笑道：“你叫吧！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理你。泡在水牢中的人，有权叫喊，你叫吧！”

“你必须告诉葛少爷，我如果死了，范二爷西安的财产，你们一文也拿不到。”

“哈哈！你倒会吹大气呢？你只不过是范家的一名管事，范老二这位东主还没死呢。”看守不屑地说。

“范二爷根本不过问店务，店伙掌柜谁都得听我的，一个不管事的东主，哪能比全部经手的管事！”

范二爷的书信，决动不了店号半文钱。老兄，你如果不通报，我死了，你得完全负责。保证你吃不了兜着走。还不快去。”

看守果然心动，向同伴耳畔低声商量片刻，然后出门而去。

片刻、大汉跟在两名中年人身后返回。

为首的中年人手按剑柄，站在栅口问：“小子，你说，范老二的店盘出，可以筹得多少金银？我要正确的估计。”

文新故意沉思片刻，说：“很难说，这得看买主急不急？”

“脱手当然愈快愈好。”

“如果急于脱手，店面与南郊的田庄，大概可以卖得一万两。银子左右。如果不急于脱手，三两月之内，我可以找到出一万五千两以上的买主。”

当然，这是最低的估价，如果东关的韦大爷仍有意的话，卖两万该无问题。去年韦大爷曾经向我提过，不知他今年是否仍然有意。”

文新信口胡诌，当然事先已经有所准备。

中年人转向囚房的范云深，沉声问：“范老二，你说，他的活是真还是假？”

范云深也是福至心灵，做买卖能赚大钱的人，自然不会蠢笨，愁眉苦脸地说，“我怎知道？店中的事，平时我很少过问。”

世间真正甘愿任人宰割的人并不多；溺水的人，即使遇上一根漂浮的芦苇，也不愿放过一抓的机会。

范云深并不知文新打的是什么鬼主意，但却知道他正在设法抓住求活的机会。因此，顺着他的口气回答。

中年人冷笑一声，皮笑肉不笑地说：“你这位东主真会纳福，大权旁落而不闻不问。”

范云深无可奈何地说：“我田庄里的事情多。店里哪能分身照应，反正文管事能干而忠诚，所以一切皆不加过问。”

中年人转向文新道：“凭你的书信，可以将店委由他人盘出么？”

“那是不可能的，必须由我亲自跑一趟。”文新为自己留下后路。

“哦！你想用缓兵之计寻机脱身？”

“难道你们就看不住我一个只会花拳绣腿的人？”他再加上激将法。

“在下愿给你一次机会。”中年人狞笑着说。

“我希望与葛少爷面谈。”

“他目下不在家，你的事，我可以作得了主。”

“以你的地位……”

“以在下的地位，已足可作主。”

“好吧！我甘愿与你们合作。”

中年人举手一挥说：“放他出来。”

两名大汉进入水牢，费了好半天工夫，方将他拖上刑室。

他瘫软在地，向中年人道：“饶了我，你们等于是得了一万两银子。”

“哼！银子还没到手呢！饶不饶你目下言之过早。”中年人冷冷地说。

“如果我愿意加入你们中间。你们会不会准许我入伙。”

“入伙不是易事，你必须听候差遣一年以上，而且必须立下功劳，兵刃拳脚也必须过得去，最重要的是必须忠诚可靠，能毫不迟疑地为咱们赴汤蹈火。”

“我想，我办得到。如果我能将范二爷的店盘出，你们是否肯释放范二爷他们一家老少？”

“这个……”中年人审慎地说，语音一顿、又道：“很难说，这得看咱们少当家是否肯答应。老实说。如果你是范家的子弟，恐怕也难逃大劫。”

“这么说来，范二爷……”

“他一家老小的生死，皆操在少当家手中。谁也不知他肯否点头。”

“哦！这是说，我是否甘愿投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葛少爷肯否高抬贵手了。”

“不错。”

“而眼前的事实，范家一门老少的生死，仍然一无保障，任何努力亦是枉然了。”

“这得等咱们葛少当家方能决定。不过，你可以不必担心。至少，你的生命目下已经可以保全，除非你不肯合作，不然就死不了。”

文新吃力地站起来、苦笑道：“我的生死，不能操纵在你们手中，范家一门老少，也不能任由你们宰割：因为在下已经管了这档子事。看来，在下已经别无选择了……”

话未完，掌发如电闪。

“噗”一声响，以令人目眩的奇速，劈在中年人的左颈根上。

中年人做梦也没料到对方居然敢动手，毫无提防，这一掌重得像一座山，颈椎立碎，肩骨下陷。“嗯”了一声，向下一挫，口中鲜血狂流，眼看活不成了。

这瞬间、旁立的两名看守还不知发生变故，还来不及有所反应，文新已淬然袭击，右掌反削，“噗”的一声击中右面看守的鼻梁，双目亦随同遭殃，接着人向左移，快逾电光石火，右肘侧撞，正中左面看守的心窝。

一切计算得十分精确，出手又狠又准，速度快得骇人听闻、几乎在同一刹那间，三个人全被击中，每一击皆是致命狠着。

最后一名中年人一直站在囚房门侧，静静地留意各处的动静，冷静得像个石人，而且相距在丈外，足以从容应变。

而且随时皆可堵囚室门，阻止任何人出入。

这瞬间，突变发生，便本能地伸手急扳室门的掣动栓，同时想出封闭囚室的栅门，反应极为迅速。应变工夫已臻上乘。

可是，文新更快，像一头怒豹，疾逾电闪扑到。

中年人如果想不顾一切扳下掣动栓，毫无疑问将受到无情的打击，不得不以自保要紧，放弃扳栓的举动，急冲而出。间不容发地逸出文新的爪下，冲出门进入通道，回身、拔剑、出招，反应极快，一气呵成，剑气森森。锋尖直追向文新的胸口要害、十分纯熟凶猛，似已获剑道神髓，剑虹像电光一闪。

岂知文新一扑落空，已算定下一步的本能反应，乘势下挫前扑，身躯急沉、恰好以分厘之差，避过致命一剑。

人扑地，腿已贴地急扫而出。半分不差扫中对方的右脚踝，力道奇猛。

“哎……”中年人惊叫，扭身前扑，剑仍挥出。

文新并未站起，扭身以背着地，飞脚上拨，对方一剑落空，人向下倒，右腕同时被踢中，剑也脱手飞抛。

文新滚身而起，上身一挺，铁掌便无情地落在对方的后颈上，宛若巨斧下砍。

中年人头向下一搭。手脚猛烈地抽搐，颈椎已折，活不成了。

文新飞快地跃起，抬起长剑，宛如灵猫般循通道急窜通过两座门，登上地道口。

这是东院的一座小厅堂，有两名看守门户的大汉，正在一张八仙桌旁安坐，翘起二郎腿，正在小酌。

三十三

门悄然而开，人影电射而出，剑光如电，看到剑光，剑气已经及体。

两大汉连一声未叫出，便人头落地。

他搜遍东院，在一间内房中，清除了四名负责看守地牢的人，而且取得了口供。知道葛宅目下除了一些供役的男女之外，高手们皆到村南的山区中，与来自上亭镇的飞豹张杰作殊死搏斗。

他放了心，重回地底囚室，找到刑室的一把巨斧，砍开了囚室的巨锁，先救出牢中的范开平与另一名中年人，再救范云深一伙可怜虫。范开平受刑并不重，只是被泡在水牢中一天一夜，肌肤起皱变成苍灰色，短期间无法行走。

文新并不知道范开平是谁，向范云深等众难友叫：“路障已经清除，大家打起精神，跟我出去。

范二爷，你叫他们快点出来，刑室中有趁手的刀枪棍棒斧头之类，你们各取一件与他们拼了！”

他感到奇怪，除了范云深之外，竟然没有一个人走出囚房。

范云深扶起乃侄的上身，急问：“你……你是开平？”

范开平欲哭无泪，惨然地额声道：“二叔，二……叔……”

“我背你出去。”范云深咬牙说，立即将他背上。

文新死盯住囚室木无表情的人，急怒叫道：“你们怎么啦？还不出来逃命？”

范云深长叹一声，凄然地说：“他们如果逃命出去、家小岂不要遭殃？你无法劝服他们的，他们已经麻木了。”

“这一群愚蠢的可怜虫。你们为何不为自己的生命奋斗？你们即使不出去，同样保不了家小。与其坐以待毙，为何不奋而求生？”文新愤然大叫。

十余双失神的眼睛，凄然无助地注视着他。没有人移动，没有人出声说话。

他一咬牙，无可奈何地说：“我们走吧！即使是苍天，也不助不肯自助的人。”

他领先出室，范云深背了乃侄紧随在后。

范开平知道葛家的地势，在乃叔背上加以指引。从侧院走偏门，总算平安地离开葛家。

回到范家，众人立即准备行装。范开平夫妇相见、恍如隔世，事急矣！无暇诉说悲怆情怀，匆匆作逃生打算。

范开平只是被水泡久了，坐在水中时间过长而致双腿行动不便，经过文新用酒推拿，并服下一些活血药物，已可勉强行动。夫妇俩本已抱定必死之念，没有什么顾忌，甘心情愿与文新冒险逃生。

唯一可虑的是范西华姑娘，她不良于行，必须有人照顾，照顾的责任便落在文新和乃父范云深身上，平时由文新背带，有警时则由范云深负责。

凡事只要有一个有魄力的人领导，困难便可迎刃而解。

文新办事能力极强，思虑通达有条不紊。

他向范家老少说明。此次逃生吉凶莫卜，必须抱定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方可闯出一条生路。

如果恶贼们追及，如非必要，不许与恶贼们交手拼命，一切依命行事，稍一大意便可能丧命，因此必须小心在意以免误事。

仍由范开平领先，绕出村东向北行。出村走上北行的道中，已经是四更正未之间，距天亮还有一个更次。

众人随身只带了一些金银细软和两件换洗衣物，文新的腰间多了一个包裹，这是他的全部行李，他有能力带走。

他穿的仍是青直裰，头上挽发未带巾。衣内腰际，扣了一条皮护腰，外面的腰带上，斜插了一把连鞘长剑。背上，一条长巾背了范姑娘，领先而行无所畏惧。

走了五六里，通过第一节栈道，左面是绝壁，上插霄汉；右面是深壑，下沉百丈。

沿石崖打孔，插入两丈长的巨木为路面，上铺木板，外钉扶栏。

这段栈道全长约里余，中间一段约二三十丈，加建了遮蔽风雨的楼架，极像江南的桥阁，只是简陋些而已。

彭珍生长在山区，走五六里本来不会有问题，可是心中惊惶恐惧，心情过度紧张，因此疲劳得也快，已经难以支持了。

范二婶更糟，这一辈子大概从未走过这么远的路、而且又是夜间，既恐惧恶贼们追来。复又被四周的兽吼鸟啼所惊，早已心惊胆跳神魂出窍，发软的腿不听话拒绝支撑躯体，如果没有老伴在旁扶持，恐怕早已躺下了。

走在前面的文新不得不放慢脚步，知道这些人确是不支，不由心中暗暗叫苦，到了栈道中段，他只好止步，轻叹一声道：“天快亮了，咱们休息片刻再走。”

他迅速解下背上的范姑娘，把姑娘扶至壁根坐下，解下包裹放在一旁，锐利的眼神不住往回路察看。

其他的人皆瘫软在姑娘身旁。

范云深半躺在壁根下，疲倦地问：“文贤侄，你看他们会不会追来？”

“他们会追来的。”他泰然地答。

“苍天庇佑！但愿他们死在飞豹手中，便不会追赶我们了。”范云深向黑

暗的苍穹喃喃祝祷。

文新淡淡一笑，抬头仰天吸入一口气，摇头道：“天是靠不注的，冥冥中的事，谁知道呢？不过，他们会追来的。”

飞豹虽然拥有不少武艺高强的人，但是葛天虹那恶贼的几位更高强的长辈已经赶来相助，支持不了许久，败局已定，无法回天。”

“那……我们不是凶多吉少……”

“不一定，只要飞豹能支持到天亮，我们便有生路，那时，我有七成胜算。”

“你是说……”

“记得北面第二段栈道么？那儿距此地约有六七里，那天来时我便留意了。”

“对，好像是飞凤栈。”

范开平是在这一带长大的人，当然知道，道：“二叔，飞凤栈是第三段，前面一段叫鬼愁涧栈。”

文新点头道：“不错，是鬼愁涧栈。西面接连龙门山，千山鸟飞绝，万里人踪灭，要绕过前面拦截，最少也得三四天。东面好象是一条河……”

“是小西河。”范开平接口。

“好像无法飞渡。”文新颇有把握地说：“沿小西河迤北，三二十里全是悬崖绝壁。”

“东岸从没有人走过，听说那一带蛇虫猛兽很多。”范开平加以解释。

文新笑道：“蛇虫猛兽阻不住武林高手，但我敢断言他们不会走那一带浪费工夫。”

范云深有点醒悟问道：“贤侄，你想在鬼愁涧栈与他们拼。”

“是的。告诉你，逃是下下之策，逃不掉的。这里入秦只有一条路，他们可以一直追咱们到汉中。”

“到剑州咱们请官府保护。”范云深咬牙说。

文新大笑，说：“保护，如何保护？派一个人伏路，出其不意杀出，或者用暗器行刺？即使在大庭广众之间，杀三两个人如同探囊取物，何况官府根本不可能派人护送咱们出境呢！”

范姑娘不住发抖，颤声道：“文大哥，我们不是绝望了吗？”

“未到绝望之时，切不可轻言绝望。走吧！如果咱们赶不到鬼愁涧栈，我就难以兼顾你们了！”文新泰然地说，口气充满坚强与自信。

日上三竿，他们看到了半里外的鬼愁涧栈。

西北面奇峰插天，山岭云雾缭绕，茫茫一片，群山俱起，望之令人目眩。

东南面百丈深渊的对岸，也是连峰叠岫高与天齐，一片山海气魄浑雄。

栈道长约四里左右，通过峰半腰蜿蜒向东北伸展，像一条长蛇时隐时没，真是令人咋舌，简直是出于鬼斧神工之手。

工程之艰巨浩大，令人叹为观止。

“快到了！”范开平疲倦而兴奋地叫。

文新突然止步，迅速地解下范姑娘和包裹，急叫道：“振作起来，你们必须赶快到达栈道，爬你们也得爬到，快！”

“锵！”剑鸣震耳，他的长剑出鞘。

范云深背起了爱女，拖住乃妻，发狂般向前奔。

范开平也挽了摇摇欲倒的妻子，踉跄而行。

这是一处陡坡，路宽仅丈余，不易两面包抄。后面百步左右，一群大汉正转过山嘴来，势如星跳丸掷。

文新仗剑徐退，脸色阴沉庄严，嘴角绽起一丝令人心悸的笑意，虎目中杀机怒涌。

近了，第一名中年大汉已接近至二十步内。

他剑尖徐升、止步叫：“咱们已放弃武连驿的产业，不要赶尽杀绝。”

中年大汉直迫近至两丈内，举手示意十二名爪牙止步。

一声刀啸，狭锋长刀出鞘，厉声道：“我料中了，果然是你，原来你小子是行家，难怪受到毒打水浸，只是口鼻出血而已。”

文新沉静地淡笑，冷冷地说：“在下已尽了练武人的本份，忍到最后不可忍，才出手自保。已经够了，阁下。”

“够了？咱们的人岂能白死？”

“在下又岂能白白送命。”

“好，太爷先毙了你。”

“不要迫我、阁下。”他沉声说。

“你真是范老二的管事？”

“无可奉告。”

“阁下真叫文新？”

“无可奉告。”

一声怒啸，中年大汉急冲而上，刀光一闪，“力劈华山”走中宫进招，如同电耀霆击。

“铮！”剑虹飞射，“嗤”一声，一无阻碍地刺入中年大汉的咽喉，快如电光一闪，毫无对方躲闪机会。

剑已见了血，血腥可令人发狂。

文新一声长啸，飞越尚未倒下的尸体，冲向仍在失惊的十二名爪牙，剑花疾吐，第二名大汉连刀也来不及撤出，心坎要害便出现一个血口。

后面十一个人骇，一冲错便死了两个，那是不可能的事，但竟然发生了，被震撼得魂飞魄散，慌乱地撤兵刃自卫。

路太窄，活动不易。一比一已经不够宽裕，二比一便只剩下直进直退的空间，硬碰硬全无回旋余地，鼠斗于窟，力大者胜。

文新像一头狂狮，无畏地长驱直入。手中剑以可怕的奇速进搏，快得令人目眩。

“铮铮！铮……”爆发出一阵刺耳的金铁交鸣声，如同连珠花炮同时爆炸。

一连串令人目眩的闪电，一鼓作气排空切入刀光人影中，剑化龙蛇人如狮扑，所经处波开浪裂。

“砰！”人体可怖地摔倒、滚翻、掷跌。

地下，一滩滩鲜血染透尘埃，触目惊心。

“啊……”中剑者的惨号惊心动魄。

腿快的人回头狂奔，死的恐怖令人激发生命的潜能，逃得比任何时候都快。

天字下充溢着死亡的气息，死神已向这些人伸出接引之手。

最快只能逃出十余步，便走完了生命的旅程。

最后一名爪牙终于中剑，惨叫着翻滚了十余丈的坡底，十二个人，无一幸免，这一场近乎疯狂的快速搏杀，像是狂风暴雨打残花。

他拂动着鲜血染红了的长剑，扭头叫：“还不快走？快！”

原来，范云深一家，只逃出二三十步外，便已支持不住。同时也担心他的安危、所以倚在两株柏树上、恐惧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他们看到他大发神威、看到他以秋风扫落叶似的声势诛杀群鬼，血肉横飞的景象，把他们吓僵了。

“我们快走！”范云深惊怖地说。

文新徐徐后退，注视着遥远处飞掠而来的三个灰袍人。

三个灰袍人来势奇疾，像是御风飞行，袍袂飘飘，猎猎有声，背后长剑的剑穗在身后飞舞。

只消一看对方的身法，他便知碰上高明的劲敌了，立即植剑于地，脱去外面的直裰，现出里面穿的藏青色劲装，和插有飞刀的皮护腰，顺手将剑鞘佩上，左手先试试飞刀是否趁手，然后从容拔剑。

一脚将外衣踢下山坡，仍徐徐后退，等候强敌接近。

三个灰袍人通过尸堆，缓缓停步。

三人互相一打眼色，开始检查尸体的致命创口。

文新已退出百步外，仍徐徐后撤，并未回身向敌，目送前面的范家老少进入栈道。

为首的灰袍人检查完毕，向两名同伴沉声道：“致命创口上起眉心，下迄腹部，这人出剑似无章法，难以猜测他的剑路来历，咱们得小心了。”

一名梳道髻发根现灰的人哼了一声说：“只要他出剑，兄弟便可看出他的师承来历。”

最后一人留八字胡，傲然地说：“即使他是武林一门之主，今天也难逃一死。兄弟对付他，两位兄长负责擒捉姓范的一门老少。走！”

三人不再以轻功追赶，快步追逐，依然快极。

近了，三十步，二十步……

留八字胡的人超越而前，大袍一拂，鸟爪似的枯手伸出袖口，一跃而上。

正待伸手抓出，文新书然转身，沾血的长剑垂在脚尖前，虎目中神光闪耀，眼神像利刃般死盯着对方的脸上，一脸肃杀，肌肉像是冻结了。

冷静、阴沉、镇定，像个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僵尸，更像一头正伺机扑向猎物的大豹，浑身散发出阴冷危险的死亡气息。足以令对方毛骨悚然心头发冷。

伸出抓人的手停住了，身形亦止。

这位仁兄先前的傲气，被他的神色镇住了。

另两人跟到，不由自主地同时停步。留八字胡的人见同伴到了，感到脸上无光，自己的失态定然已被同伴发觉了，不由怒火上冲。一声怪叫，猛地虚空一抓。

相距不足一丈，手一伸于是拉近了三尺余。一抓之下，无声无息的劲气破空而出，显然惊怒之下，用了了歹毒的奇学。

文新长剑一拂，厉啸骤发，像是划过一道凝结的透明冰墙，异响刺耳。

抓来的劲道被剑气所震散，但剑势也出现阻碍的现象，双方皆较上了内家真力，谁也未能取得优势。

留八字胡的人脸色一变，警觉地道：“好小子，居然能击散老夫的钩魂爪绝学，显然你不是江湖道上的无名小辈。哼！你认时咱们巴山三圣么？老夫神爪张定远。小辈，亮出名号吧！”

文新不动声色，摄人的眼神紧吸住对方的目光。

神爪张定远怒极，厉声道，“小辈，没有人敢在老夫面前如此狂傲不理老夫的话，你是哑巴么？”

他仍然不加理睬，兀立如同石人。

神爪张定远羞怒交加，双爪同时上提，吸口气功行双臂，须袍无风自动，作势抓出。

为首的灰袍人缓步踱出，沉声道：“老三，退！这小子的练气术已臻炉火纯青之境，已可以气御剑了，不宜与他徒手相搏，让愚兄来收拾他。”

声落，手一抄，长剑入手，神爪张定远无言退下，仍然愤怒未消。

文新仍屹立原地，剑尖前指蓄劲待发，但剑身所发的龙吟已经消失，握剑的手并未用劲。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明眼人已可看出，他御剑的劲道已可收发由心，剑未出劲道内敛，出时便发如雷霆。

可知他已作久斗的准备，已将这三位自称巴山三圣的人列为劲敌。

灰袍人并未冒失地出剑进击，阴森森地道：“老夫剑圣罗化，我有话问你。”

文新一无表情，任何人也吓不倒他。

剑圣罗化长剑徐举，往下说：“说出你的身份名号，也许咱们可以好好商量。”

文新恍若未闻，连眼皮也未眨动一下。

剑圣罗化怒火渐炽，冷笑道：“年轻人狂傲不是坏事，但也得看在何时何地。快亮出身份名号，老夫好指点你一条明路。”

文新不为所动，不理不睬。

剑圣无名火起，举手一挥，冷冷地道：“两位贤弟，你们两位去把范家的人擒住，愚兄要好好教训他。”

老二是神刀许奎，向老三神爪张定远举手示意，两面一分。想绕过文新。

文新的剑尖徐徐左右移动，剑身上龙吟又起。

“锵……”名二老三一刀一剑，同时出鞘，已明白地表示要闯关，也表示两人皆怀有戒心。

剑圣抓住机会，一声冷叱，长剑招发“长虹经天”，放手抢攻。

“铮铮铮……”文新连封三剑，回敬一招“月落星沉”，猛攻下盘。

双方皆不敢轻视对方，因此皆预见退步，虽则交手奇快绝伦，变化万千，但谁也不放将招式使老，一沾即退，各退了两步。

左面的神刀许奎不得不同时后退，双方接触。所发的剑气太凌厉了，剑控制的空间也广阔。而路又太窄，西面是百丈深渊、如果冒险冲过，难免有一方失手，可能送掉老命。

“他是武当弟子。”神刀许奎颇有把握地叫。

任何门派的剑术，攻守的基本招式大同小异。不同的是各有所谓绝招，列为该门的秘传，非绝对可靠的衣钵传人，决难获其中神髓。

其实所谓绝招，大多数只能意会不可言传，要在交手时的千变万化瞬

息之间，将对方引诱至死境而一击成功，说来容易，把握机会却难。

如何能成功地因势利导，吸引对方自投陷阱，是极端困难的事，因此绝招并不能保证必定成功。

攻出一招“灵蛇吐信”，对方有无数闪避的方式，有无数拆招化解的手法，必须迫使或诱导对方使用某一招式化解，且用某一手法反击，方可乘机使用某一绝招加以雷霆一击，机会稍纵即逝，谈何容易？

但如果事先已了解对方的剑路、习惯、长处等等，即使不用绝招，也可主宰全局，任何一招皆可制敌死命，任何一招皆可算是绝招。

剑圣罗化。号称剑圣，必定是剑术通玄，熟知天下各门各派剑术之精髓，经验丰富的名家。

他自以为了解武当的八卦剑术，不由心中狂喜，认为智珠在握，制胜有望了。

果然不错，文新开始抢攻了，正是所预期的“亢龙有悔”。

这一招最具威力，但缺点也大，形之于外的是阳之极，阳极则阴生；内涵是盛极而反衰。

这一刚猛无比的狠招，志在必得，必定后继无力，暴露弱点，正好是阴生的刹那间，予以致命的反击。

正想用预期的“弱柳迎风”引“亢龙有悔”长驱直入，以便用“龙归沧海”反刺文新的下盘。

而且正在使用“弱柳迎风”，剑上发出了引力，身形疾转。

糟了！“亢龙有悔”招发一半，文新已突然变招，身形一转，但见剑光流转如电，反射八尺外。

不是武当的八卦剑，也不是四明武当旁支的太极剑，更不是金台观的乾坤两仪剑。

总之，那是可怕的致命一击。甚至不像是剑术，倒像是拼命的刀法。

引力反而吸引了剑，威力倍增，自陷死境。剑圣身形一晃，蓦地向侧一栽。

上半个脑袋瓜齐耳被削飞，鲜血与脑浆齐流。

文新身形稳下，剑圣的尸体恰好倒地。他一无表情，冷冰冰的向前迈步。

神刀许奎惊得浑身发冷，脸色死灰。

神爪张定远倒抽一口凉气，腿在发抖，持剑的手抖得厉害，魂不守舍地张目结舌、如见鬼魅。

文新蓦地一声长啸，身剑合一无限地冲刺而进。

神刀许奎首当其冲。挥刀急封，“铮”一声暴响，火星飞溅。

神爪张定远及时冲进合击，剑发如江河决堤，急攻文新的右肋，极为霸道狂野。

“铮！”剑鸣暴起，文新及时震开刺来的一剑，剑虹突然折向，人影快得如同鬼魅幻形，剑气森森，闪电似的射向左方的神刀许奎。

神刀许奎再次封招，一刀架出，却慢了一刹那，剑尖已先一刹那到达他左胸肋。他“铮”一声架开了剑，但已入体半寸的剑尖被震偏时，扩大了创口，裂开了条大缝。

“哎……”神刀许奎惊叫，本能地向后飞迟。

糟了，后面三四尺是百丈深渊，飞退的距离却有八尺以上，等到发觉

不对，身形已急剧下沉。

惊怖之下，百忙中以刀向崖壁全力插去，想利用钢刀稳住下沉的身躯。

“啪！”刀身突然折断。

“啊……”惨叫声摇曳，神刀许奎像一块大石，向百丈深渊疾沉而降。

同一瞬间，文新以暴雨狂风似的狂野剑术。以泰山压顶山洪倒泻的声势，把心胆俱裂的神爪张定远，一步步迫得向山崖下的死角退。

双剑交击，震耳欲聋，双方的剑皆以惊人的奇速纠缠，全凭经验与本能进攻、封架、闪避，任何花招皆用不上了。

“铮铮铮……”每剑皆生死须臾，每一道闪光皆可致命。

一步一死亡，生死之间仅丝毫之差。

文新的剑以令人目眩的奇速，狂野地冲刺。势如长江大河。令对方除了封架之外，毫无还手的机会，完全主宰了先机。

他不许对方有脱出纠缠喘息的机会，疯狂的迫攻，显示出他的潜力极为惊人，压力随时光的飞逝而逐渐增加，一步步迫使对方陷入死境。

神爪张定远已退至壁根了，生死关头已到，脚跟受阻便知大事去矣，死中求活人急智生，惶然叫道：“住手！我有口信传给你！”

“铮！”清鸣震耳，剑被崩出偏门，背部已贴上崖壁，只有等死。

文新的剑长驱直入，剑尖抵在对方的心口上、冷冰冰地说：“说吧！我在听。”

这是他第一次开口说话，嘴角泛起令对方心悸的冷酷怪笑。

神爪张定远不怕刀剑的枯手，抓住了抵在心口上锋利沾血的剑身，右手一松，丢掉了剑，脸色死灰地说：“在下横行江湖半甲子，第一次看到具有如此凶猛凌厉剑术的人。”

“你想说废话分我的神？”他问。

“不！废话对我毫无好处，我的神爪抵抗不了你的剑，反而受到你的克制，你随时可以要我的命。”

“在下正有此打算。”

“你不想听口信？”

文新阴阴一笑，摇头道：“我是一个江湖浪人，走遍天下没有半个朋友，不会有我的朋友，是吗？”

“是葛少当家的口信。”

“你要我听他的口信？”

“是的，他……”

“嗤”一声怪响，神爪张定远的胸口裂了一条缝，血如泉涌，原来抓剑的手五指俱断。

“哎……”张定远狂叫。

“嗤！”第二条裂缝出现。

剑光再闪，龙吟震耳。

神爪张定远心胆俱裂，慌乱地用左手急护头面。

“咔！”左小臂落地。

“且慢……”张定远发狂般大叫。

剑尖直抵咽喉，文新阴森森地说：“你居然要在下听葛天虹的口信，老兄，你看错人了，我最讨厌不自量力的人虚声恐吓，你知道么？”神爪张定远浑身发抖，恐惧地说：“你听……听我说，再杀我……”

“我不听，但在下还不想杀你，有些话问你，答得好，你可以活。”

“你……你问什么？”张定远完全屈服了。

“十余年前，大小罗天在池州大罗山建山门，听说你巴山三圣曾投入大小罗天门下做走狗，可有其事。”

“冤枉！”神爪张定远亟口呼冤，叹口气又道：“想当年，大小罗天在池州建山门，开始是警告咱们巴山三圣不可向西越界半步。

后来，门主无量佛派人前来，要求咱们替他办了几件小事而已，咱们还不配身列大小罗天门下呢！”

“你知道大小罗天山庄焚毁的内情么？”

“听说是被天人焚毁的，没有人能知道内情。”

“目下大小罗天仍然有人住在东流县吗？”

“没听说过。大小罗天山庄失火焚毁，那是大失面子的事，他们不会再逗留了。”

“葛少当家肆虐武连驿，老当家的是谁？你的身份地位又如何？”

“这……”

“你不想活？在下成全你……”

“不，我说……”

“快说。”

“老当家是资州五龙帮的老大青龙颜群，咱们巴山三圣在五年前曾经加盟，在下的身份是五方使者，地位相当高。”

“哦！五龙帮在江湖道上名头不小呢！但……为何跑到此地来建窟？这不是过界了么？”

“资州的地盘，前年岁尾与长流县火拼，被翻江鳌段豪段舵主占去了，因此只好远到这一带三不管山区另创基业。”

文新收了剑，冷冷一笑道：“你替我传口信，叫青龙颜群少作些孽，不要让葛天虹公报私仇替贵帮招祸。

再就是不要派人追来赶尽杀绝，与在下交手的人，决无侥幸可言，在下为了保全自己，杀人是绝不会手软的。你走吧！”

“阁下可否留下名号？”

“不必了。”

“这……在下如何向当家的交代。”

“那是你的事。”

“这……”

“你如果不趁在下转念之前滚蛋，恐怕永远也没有机会离开了。”文新冷酷地说。

神爪张定远打一冷战，握住断臂伤口狼狈而遁。

文新把尸体拨下深渊，收剑向栈口走去。

三十四

范云深一家老少，瘫软在栈道的崖壁下、口中不住念菩萨保佑。

他大踏步而来，系好包裹说：“我们走吧！愈快愈好。”

光天化日，总不能将范姑娘背在背上，由文新搀扶着姑娘走路，一步一顿慢慢向剑州举步。

四里长的鬼愁涧栈刚走了一半，后面到了三十余名挑了竹制货箩的挑夫，箩内的货物好像颇为沉重。

范云深搀扶着乃妻走在后面，首先发现后面的大群挑夫，以为是追兵，不由叫苦连天，心中惊慌，双腿便不听指挥。

文新不得不停下，沉静地说：“先歇歇脚，靠壁坐好，大家聚在一起，不管发生任何事，切记不可惊慌失措走散。”

五个人挤成一团，不住发抖。

文新则站在他们的外侧，不住打量渐来渐近的挑夫，等对方接近至三十步内，方向前迎去、大叫道：“停下，给我将箩盖揭开！”

挑夫们一怔，立即引起一阵大乱。

领先的人看见文新带了剑，而且身上沾有血迹。不由惊急的叫道：“是劫路的，大家快准备。”

挑夫们放下担子，急急取下扁担准备。

文新接近至十步内，沉声道：“在下也是赶路的，刚才碰上了强盗，因此，在下也不信任你们。

因此必须检查你们的货箩和每一个人，好好听话，不会有人受伤，不然就难说了。

人退回去，听见没有？”

“你……你无权……”

“有权无权，那是我的事，如果你们妄想抗命。在下一剑一个把你们全宰了。”他厉声说，大踏步接近。

为首的挑夫仍深怀戒心，不肯听命，扁担一横，拉开马步准备动手，拒绝的神色极为明显。

“锵！”长剑出鞘，清鸣刺耳。

挑夫们脸色大变，不约而同向后退。检查毕，没有人暗藏兵刃。

文新松了一口气，说：“好了，打扰诸位，事非得已，请原谅。你们可以走了，一个一个地过去。”

他仗剑挡在范家老少的前面。开始叫第一名挑夫挑了担子通过。

他们走在挑夫的后面，文新显得心头沉重，一直不曾开口说话，眉心紧锁，似乎在思索一件大事。心中委决不下。

范姑娘感觉到了，不安地问道：“文大哥，你心中很不安，难道说，我们还没有脱离险境吗。”

他淡淡一笑，喃喃地说：“除非我们到达西安，不然便脱不了险。”

“天哪！他们敢一直追赶，不伯沿途的官府？”姑娘惊骇地问。

“五龙帮一群匪徒不是强盗。但却是一群无法无天的黑道歹徒，这些人三五成群无恶不作。神出鬼没，官府管不了这群浪人，抓不住罪证无法绳之以法。刚才那一批挑夫，谁也不敢保证里面是否有五龙帮的人。”

“哎呀！那……”

“要命的是这是一条往来大道，总不能禁止旅客来往，此后咱们得随时留心了。”

好不容易过了栈道，前面是一座树林茂盛的山坡。文新放下姑娘，向

范云深叔侄说：“咱们休息，快在附近找枯枝。”

范云深大惑不解，既然要休息，为何要拾取枯枝？问道：“文贤侄，要枯枝有何用处？”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阻止他们追来。”文新一字一吐地说神色冷肃。

“你是说……”

“放火烧了这段栈道。”他语气冷酷地说。

范云深大惊，骇然道：“天！烧栈道。”

他阴森地说：“当年刘邦入巴蜀，如果不火烧栈道，哪有日后统一天下的局面？恐怕早就被楚霸王分了尸。”

范云深倒抽一口凉气说：“那……那怎么可以？”

他沉声问：“你们想不想活？”

这岂不是废话么？如果不想活，便用不着辛辛苦苦逃命了好死不如恶活，世间真正不想活的人并不多，人间毕竟比不可知的阴曹地府可爱得多。

范云深长叹一声，心烦意乱地说：“秦川道崎岖难行，自古以来无人不知蜀道难。

百余段栈道，年久失修，经常断绝行旅。你看，这段栈道有多处是新修的……”

范开平接口道：“这段路已有五年不通了，知州李大人发丁招工重修栈道，整整三年方修缮完工。

不仅是剑州的栈道完全修好，而且道路易崩陷处皆以大石砌牢。

瞧！路两旁的柏树，这是李大人规定种植的，共栽了数千株，这两年来已高有丈余了。”

自剑阁至梓潼的七曲山，数十万株柏树蔚为奇观，出于知州李璧的手泽。

但后人却将这些柏树称为张飞柏或将军柏，说是三国时代张飞修栈道时所栽，遂致以讹传讹，没有人知道李璧，只知道莽张飞，岂不可怪？

也许是倾怀先贤，也许是假借张飞的名义，避免旅客们摧残这些柏树，因为张将军已成了神，神的手泽谁敢不加爱护？

至于李璧，一个小小的知州，又算得了什么？谁知道他是老几？

文新冷冷一笑，拖来几株枯树，丢在栈道上，说道，“栈道烧毁了，可以重修，咱们的命断送了，再也捡不回来。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那怕烧毁了全部数百里的栈道，我也会毫不迟疑。”

范云深仰天吸入一口长气，黯然地说道：“这么一来，不知要误了多少行旅。日后重修时，又不知要死伤多少丁夫，我罪孽深重。文贤侄，我相信你独自一人，足可远走高飞，谁也拦不住你。”

“你的意思……”

“我愿意留下来。”

“你要留下来？”

“是的。”范云深语气坚决的说。

文新一怔。久久，他才正色地问道：“你愿意被他们追上杀掉？”

“那些在地牢不愿意逃出来的人，现在我才真的了解他们的心情，唉……”范云深叹息着说。

范开平惨然道，“二叔，我们留下来好了。”

文新扫了众人一眼，三位女眷避开了他的目光。显然，她们一切以男

人的意见为意见，认了命。

他哼了一声，不悦地说：“好，你们留下吧！我可要走了。”

“祝你平安。”范姑娘喉硬地说。

他拾起包裹，大踏步走了。喃喃地道：“太愚蠢了，太愚蠢了。”

远出百步外，他脚下一缓，转首驻足回望。

五双眼睛注视着他，虽然相距甚远，但他仍可感觉出他们的眼神，所流露出来的哀伤、绝望、无助、悲壮的种种感情。

他不由长叹一声，重新举步，但这次，脚步并不稳定了。

文新向前走了数十步，却停顿了一次。终于，他站住了，缓缓转身，后面，已看不清范家五个人，树影已挡住了视线、

“他们为什么？”他自问。

他茫然而困惑，心乱如麻。

在他看来，一切该以自身为主，过去他所受的严格训练，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保全自己，毫不迟疑地排除一切妨碍自己的人 and 事。活下去，这是最重要的事，任何代价，在所不惜。

没有是非，无关道义，不涉及感情。无所谓罪恶。因此，他成了个铁打心肠，只有意志没有感情的人。

可是，他已经逃避了不少时日，经历过不少凶险。

他的人性在复活中。是非黑白已可分辨，他不是个冷血的变态怪人，残酷的锤炼混减不了他的良知。

但他的良知需要外力诱导诱发，压抑太久，自发是不可能的。

他心中在天人交战，进退失据。

范家五个可怜虫，抱成一团哀泣等死。

蓦地，范姑娘有所警觉，倏然抬头转身。

路对面，坐着脸色沉重的文新。

她一怔，脱口叫：“文大哥，你……你不走。”

他脸罩寒霜地说：“不走。”

姑娘拭泪向他走会，说：“文大哥，你的盛情，我们心领，你还是……”

“少废话！”他不耐烦地说。

“文大哥，你……”

“我要在此地、杀他个血流成河。”

“哦！他们……”

“除非我死了，不然他们休想如意。如果你们有了三长两短，五龙帮将付出千倍的惨重代价。”他杀机怒涌地说。

范姑娘在他的身旁坐下。幽幽地说：“文大哥，原谅我爹，他是个……”

“我知道，他是个顽固的好人。”

“唉！爹是有点固执，更是个好人。”

“所以我不愿抛弃他。”

姑娘幽幽一叹，含泪说：“爹妈只生了我一个无用的女儿，他老人家对你的期望甚大……”

“期望我？别开玩笑，我是个没有根的浪人。”

“文大哥，你……你不是曾经打算要在武连驿落叶生根么？”

“本来我有这个意思，可是，现在不同了。”

“你……”

“你知道我为何要在这人烟稀少的山区生活么？”

“能告诉我么？”

“你知道鸦占鹊巢这句话的典故么？”

“这典故出于《诗经》……”

“我不是指典故，而是指事实，你别想歪了。鹊善筑巢，如果它放弃，不问是何理由，以后决不会重回旧巢栖止。”

“文大哥，我听不懂你话中的含意。”

“听不懂最好。我将这一带看成被弃的鹊巢，认为故鹊决不会重回旧地。因此好让我这离群的鸠作为安乐窝。可是，经此变故，消息外传，故鹊必定重回旧巢找我，我必定无法存身。”

“哦！文大哥，你是说……”

“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听见，明白么？哦！他们来了！”

三位佩剑的女郎，正飞掠而来。

三十五

他将先前拖放的枯木推下百丈深渊，屹立栈道口冷然待敌。

三个女郎到了，领先的女郎穿黛绿劲装，好美，年约十七八，瓜子脸，眉目如画，劲装将成熟的身材衬得曲线玲珑。

酥胸丰满水蛇腰，像一团火，不但胴体诱人，浑身散发出娇艳的媚力，而且眉梢眼角流露出来的万种风情，足以令男人神魂颠倒。

后两人是侍女打扮、从她们头上青丝所挽的双丫髻。便可知道她们的侍女身份，穿的也是劲装，但是青色，年龄也在十七八之间。

同样娇艳，同样动人，主美婢俏，极为出色。

他当道而立，抱肘相候。

三女在他身前丈余止步，绿衣女郎嫣然一笑，媚态横生，水汪汪的媚目，放肆地打量着他，久久方笑道：“尊驾想必是文新兄了，幸会幸会。”

他像个石人，冷然注视着对方不加理睬。

女郎感到有点无趣，但仍然微笑道：“贱妾此来并无任何敌意，希望文兄不必三缄其口。”

他说话了，冷冰冰地道：“带剑而来，居然说并无敌意，你要我相信？”

“这……我希望彼此说明白，天下间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

“在下想长生不老，这困难解决得了么？”

“这个……”

“五龙帮好像没有雌龙，不错吧？”

“贱妾姓江，小名黛绿。”

“哦！原来是多头龙江老二的千金，失敬失敬。”

“文兄客气……”

“谁给你客气？你少臭美。”他乖戾地说。

江黛绿又羞又怒，但忍住了，不怒反笑，媚笑道：“文兄，吃错药不成，我不怪你生气，葛天虹不该瞎了眼，有眼不识泰山，居然将你下水牢中折

磨……”

“我受得了，你不必替我难过。把你要说的话，三言两语的交代清楚好走路，知道么？”

江黛绿不以为忤，媚笑道：“哟！想不到你年纪轻轻，火气这么旺……”

“你笑吧！你最好放明白些，你所面对的人，是个铁打的，冷血的，毫无感情的人。”他冷冷地说。

“哟！真的？我倒有点喜欢你了！”江黛绿放荡地说，媚目突然出现异样的光芒。

他哼了一声，沉静地说：“你敢说，我也敢听，不过，我劝你见机收回你的迷魂魔眼，在下不但不是好色之徒。而且定力奇佳，这种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万一我看不顺眼给你一剑，你将后悔一辈子。”

江黛绿吁出一口长气，媚目中的异采愤然隐去，说：“难怪巴山三圣禁不起一击，果然高明。好吧！我说明来意，家父诚意邀你入伙，你有何条件？”

“在下从不与人谈条件。”他一口拒绝。

“给你金钱、名位、女人，你不谈？”

“好大的口气。”

“本帮有些能力。百万金珠垂手可得，二龙头的地位让给你，无数美女任你挑选。

只要你点头。”

“可惜在下毫无兴趣，你可以走了。”他冷冷地回答。

江黛绿不死心说：“你一个少年郎，活在世间除了金钱名位与女人之外，还要求些什么？我看，你是白活了一二十年。”

“在下要求贵帮远离此地，仅此而已，世间除了金钱名位和女人外，人们所要求的事多着呢！”

“你……”

“我不答应，你要放手和我一挤？”

“不领教你几招绝学，我有点不甘心。”

“你错了，你我势同水火，不宜说领教二字，交手便是生死相拼，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如果你不甘心，拨剑吧！别忘记我已经警告过你了。”

江黛绿银牙一咬，“锵”一声剑鸣，长剑出鞘，龙吟乍起，剑身冷电闪烁，清亮如一泓秋水。

如一把断金切玉的宝剑，锋芒迫人，森森冷气直追丈外。

文新哼了一声，徐徐拔剑道：“栈道窄小，施展不开，有宝剑的人，占尽了上风，你这把剑不错。”

“剑名秋水，可绝壁穿铜，文兄，你还可考虑。”江黛绿傲然地说。

他立下门户，冷冷地道：“秋水为神，宇内五大名剑之一，我进招了。”

“本姑娘……”

“接招！”

文新低叱，抢制先机进击，招发“灵蛇吐信”，人剑俱到，电虹飞射而出，无畏地抢攻。

江黛绿被他气吞河山的傲态所激怒，只气得杏眼圆睁，无名火起，剑花疾吐，以攻还攻，要让他的剑自行碰上无坚不摧的秋水剑。

只要他的剑一毁，便可稳操胜算啦：

岂知文新攻出的剑势突然下沉，势沉力转，“嗤”一声轻响，剑尖以令

人难信的奇速，划破了江黛绿的右裤管，洁白晶莹的腿肌暴露在眼下。

接着，是一串令人目眩的快速刺击，楔入秋神剑布下的重重剑网，吞吐之快骇人听闻，攻势空前猛烈。

棋差一着，缚手缚脚，江黛绿虽有利器在手，未能取得优势，抓不住兵刃接触的机会，封架的招式完全落空，阻止不了闪电似的剑影。

不管她撤出的剑网是如何绵密，文新的快速剑影总能神乎其神地钻隙而入，总是取得先机，令她措手不及。

一阵空前猛烈的快攻，把她迫退了三四丈之远，两把剑始终没有接触的机会。

两名侍女插不上手，只能随同后退。

栈道宽仅丈余，两人的剑虹已完全占据了整个空间，人多反而碍事，稍一大意，便会失足跌下百丈深涧。

文新的剑势，一发便不可遏止，一口气连攻了二三十剑，步步紧迫毫不放松。

江黛绿险象横生，粉颊出现汗影，恐惧爬上了脸面，猛地娇叱一声，不再理会文新的可怕剑影，招发“飞虹戏日”，明显地要拼个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文新怎肯与她同归于尽？本能地飞退八尺。

她及时收招，扭头狂奔，急叫：“撤！”

两侍女早已看出不妙，一个叫：“他来了！”

她大骇，大旋身来一记“旋龙遁影”，剑攻出身形同时移位，攻防备致，妙到颠毫，不但可反击追袭的人，而且可避免对方进一步的袭击，这一招神乎其神，剑光流转，人影飘渺，已获此中神髓，必可得手伤敌。

可惜，秋神剑以一发之差，掠过文新的右肋，功败垂成。

而文新的剑尖，却险之又险地指过她的右耳下，垂下的翡翠耳坠“啪”一声碎裂。

她惊得花容变色，挫身急退叫：“住手！我……”

可是，她叫不下去了，文新如影附形跟踪欺近，手比她长出一尺左右，她的剑尖距文新的右肩尚有五寸，而文新的剑尖已点在她的右肋上，森森剑气直迫内腑。

她心胆俱寒，张口结舌等死。

“丢剑！”文新冷冰冰绝说。

“你杀我吧！”她屏息说，舍不得丢下这把宇内五大名剑之一的秋神宝剑。

“我会杀你的。”文新冷酷地说，剑尖徐徐钻肉而入。

一名侍女惊怖地叫：“住手！我家小姐是传话而来的。”

文新冷冷地说：“巴山三圣也是传话而来的。”

江黛绿吸口凉气，强定心神说：“大帮主派我来告诉你，日落之前，你如果不将范家一门老少送回武连驿，那么，武连驿将要化为平地，九百口男女老幼无一幸存。”

他只觉得无名孽火冲天灵盖，厉声道：“好，我先杀你！”

“杀了我，也救不了武连驿的人，除非你能答应了我们的条件。”江黛绿硬着头皮想说服他。

“咱们走着瞧。武连驿那些可怜虫，与在下无亲无故，凭什么我要管他们的死活？”

文新一字一吐地说，剑尖压力增加。

江黛绿只觉右半身一麻，手一松，秋神剑脱手而坠，惨然道：“你是个心如铁石的人。”

他停剑不进，冷冷地说：“你早该知道，现在，我不杀你。”

“你……”

“留着你有大用。”

剑收回，左手已闪电似的伸出，近身一指头点在江黛绿的右肩井穴上，顺势擒入，向两侍女喝道：“你们快滚！在下随后就到。”

两侍女如同漏网之鱼、回身狂奔。

他将江黛绿挟住，回到范家老少处，说：“跟我来，找地方安顿你们。”

爬上山坡、在一处三面是崖的树林下。他不客气地脱下江黛绿的上衣。

江黛绿光着一双诱人的膀子，只穿了胸围子，上半部酥胸动人心魄，羞急地大叫：“你……你要做什么？”

他毫无怜惜地将江黛绿绑在树上，将自己的剑交给范升平，沉声说：“范兄，你是个男子汉，这里全靠你了。”

记住，这是个美艳如花毒如蛇蝎的女人，想想你那些受苦受难的乡亲，你便可硬下心肠一剑宰了她。”

范开平在发抖，悚然地说：“文兄，我……”

“我回去救武连驿的人，他们人多势众，高手如云，所以此去吉凶难料。如果天黑之前我不回来，这表示我已经无能为力。”

那么你可以押了这鬼女人，连夜逃生去！

如果有人来救她，你必须运用机智，以她为人质求取活路。万一对方不受威胁，你就杀了她，与她同归于尽，我问你，能办得到么？”

范开平一咬牙，大声道：“我办得到。”

他用布条系住江黛绿的嘴，以免这鬼女人喊叫，佩好秋神剑，头也不回地大踏步向来路走了。

“文大哥……”范姑娘悲切地叫。

他脚下一紧，扬长而去，剑负在背上，左手抓着江黛绿的上衣，向凶险莫测的武连驿急走。

三十六

已牌左右，文新到了驿站前的广场。两个侍女先一步入村，大概消息尚未传出。

昨晚范家的人逃走，村民已得消息。追赶的人返回时，大索全村的爪牙们方行撤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全村包括驿站，家家闭户，街上不见任何村民。

只有几个爪牙在各处巡逻，他们看到了盛怒而来的文新，却不敢上前动手，一面派人禀报主子。一面跟在后面监视。

他并未停留，大踏步向葛家宅前的广场走去。村民从门窗的缝隙向外偷瞧，没有人敢外出。

他身后，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爪牙，愈来愈多，在二十丈外亦步亦趋。

前面奔来了四名大汉，看清是他，慌张地退至两侧的小巷口，然后加入后面的同伴行列中。

他的出现，带给这些暴徒们无比的震骇。

就凭他单剑赴会，独闯虎穴龙潭这份胆气和豪情，便足以镇住这些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

爪牙们以为他必定到葛家，因此放胆跟随。

岂知他到了一条小巷口，突然止步回身，将江黛绿的上衣丢在地下，阴森森地向众爪牙说：“去告诉你们的主子，不要再叫像江姑娘这种二流人物来送死。”

说完，闪入小巷不见。爪牙们追入小巷，小巷弯弯曲曲，早已不见人影。五六十名暴徒大索全村，鸡飞狗走。

把守北栅门的四名爪牙，提刀在手监视着村内外，突然发现左近的室角，踱出文新的身影，不由大吃一惊，有人发出警哨，同时一拥而上。

双方相距十余丈外，文新突然一声怒啸，一声龙吟，秋神剑出鞘，像一头怒豹猛扑而上，长驱直入。

“啪！”一声，有人头落地，无坚不摧的秋神剑乘势排空直入，无情地贯入了心坎要害。

剑光如匹练，剑影似龙腾，从霍霍刀光中飞腾而过，尸体向两面飞跌。

一冲错，四个人中剩下一个。

他到了栅门口，扭头向硕果仅存的爪牙说道：“去告诉你们的主子，我在路上等他们来。”

说完，收剑出栅从容举步。

三里外是一处山口，地势平坦，但山口狭窄，只须退入山口，追的人除非能击败他，否则休想通过。

文新站在山口前，抱肘而立，静候强敌。

第一批人追到，在二十步外列阵。

第二批人到了，为首的是葛天虹、沈君豪、韩彦昌、杨文杰，与第一批人会台，共有三十名之多。

葛天虹左手提着江黛绿的上衣，脸色难看已极，率领沈君豪三位死党，恶狠狠地迫进。

他冷然屹立，不言不动。

葛天虹在丈外止步，咬牙道：“你杀了江姑娘？”

他冷冷一笑，不加理睬。

“回答！”葛天虹暴怒地叫。

他嘴角含着一丝冷笑，不加理会。

葛天虹怒火攻心，吼道：“毙了他！”

沈君豪拔出鬼头刀、虎吼一声、一跃而上。

韩彦昌后出，但丈八长的流星锤，却后发先至，锤头如流星般射到，势若奔雷。

两人都有同一心念，先下手为强，不许他有拔剑的机会，突下杀手行雷霆一击。

同一瞬间，葛天虹袖底寒光一闪，悄然射出一支袖箭，以令人难觉的奇速射向文新的小腹要害。

他不拔剑招架，直待锤头行将及胸，方右手一伸，抓住了流星锤，猛地一带，接着运劲一抖。

锤链夭矫如龙，一声怪响，缠住了砍来的鬼头刀。

韩彦昌的流里锤被夺，人向前凶猛地冲来，扣在腕外的链环来不及解开。

文新手中的流星锤，“噗”一声投向沈君豪的脑袋，沈君豪的鬼头刀被链所缠，一怔之下。锤头已从眉心砸入，脑袋炸开了。

几乎在同一瞬间，剑光一闪，韩彦昌的人头落地。

就在文新拔剑扭身毙敌的刹那间，袖箭探胯骨而过，划破衣裤，割开一条血槽，如不是他拔剑毙敌，很可能挨上致命的一箭。

“砰砰！”两具尸体的栽倒。

葛天虹与杨文杰皆已撤剑在手，还来不及上前策应，一接触生死已判，抢救已嫌太晚了。

文新摸摸创口，摸了一手血，咬牙说道：“可惜未能要我的命。”

文新向前迫近，冷冷笑道：“现在，看是谁要谁的命。”

葛天虹一声叱，抢制机先攻出一招“灵蛇吐信”，剑动风雷发，声势极为浑雄。

杨文杰也同时发动，从左侧切入，“分花拂柳”向腰部进攻，配合得极为紧凑。

文新向左一闪，避过“灵蛇吐信”，“铮”一声，以剑脊崩开杨文杰的剑，乘势疾进而入，象是电光一闪，一剑刺入杨文杰的胸口。

葛天虹一招势尽，劳而无功，刚想变招进击，夺目电虹已经劈胸射至，不由大吃一惊，百忙中挥剑急封。

一声轻响，手上一轻，剑身齐柄而折，接着感到电虹在眼前一闪，右肩一冰。

“噗！”握剑的手齐肩而断，跌在脚下。

臂断了，当时并未感到痛楚，秋神剑太锋利了。

左肩又是一震。左手齐肘而断。电虹下坠，拂过右膝。

“砰！”葛天虹摔倒在地，右膝骨裂开，独脚无法支持沉重的身躯，不摔倒才是奇事。

“补我一剑！”葛天虹凄厉地大叫。

双手已断，右足被废，这辈子即使留得命在，也没有什么想头了。

文新却退了两步，冷笑道：“我不杀你，杀你太便宜你了！”

“救我！”葛天虹拼余力狂叫。

冲上抢救的二十余名爪牙，只看到电虹射来，人影冉冉而至，只惊得魂飞天外，胆小的人发狂般转身开溜。

“啊……”惨叫声惊天动地。

虎入羊群，秋风扫落叶。

逃得最快的两个人，远出五六十步外，没听到身后有声息、心中一定，壮着胆扭头望。不看倒好，只看得心中发冷，血液似乎已经凝结，跑不动了。

文新的身影已经不见，只看到当途横七竖八散布成一线的二十余具尸体，血腥刺鼻令人作呕。

唯一动的东西，是只留了一条整腿的葛天虹，在原地扭动抽搐，已叫不出声音。

两人心胆俱裂，突然打一冷战，不知何来的精力，向武连驿发狂般飞逃。

前面人影来势如潮，第三批三十余名主脑人物终于赶来了。

领先的五个人，正是五龙帮五位帮主，老二多头龙江叔颖带了五个人在前面飞赶，救女心切抢先赶来。

“二爷，不……不好了……”两个劫后余生的亡命爪牙，不约而同上气不接下气地狂叫着。

多头龙脸色泛灰，止步厉声叫：“跑什么？怎么一回事？”

两人奔到，一个脸色死灰，喘息着说道：“就……就剩下我……我们两……两个……”

“什么两个？”

“其他的人全……全死了！”

多头龙大骇，追问道：“全死了？可能么？这片刻间，杀鸡也杀不了那么多，少当家的呢？”

“凶多吉……吉少……”

“走！在何处？”

“前面山口。”

左面的山坡下，文新站在一块大石顶端，叫道：“在这里，阁下。”

后面二十余步外的大龙头青龙颜群。迫不及待地侧绕出，二十余名高手纷纷掠来，两面夹抄而上。

石上人影已经失踪，三十余名高手发狂般在附近穷搜。这一带怪石如林草木丛生，最易藏人，要搜一个人，得花不少工夫。

人开始分散，三五成群上下四方分区搜索。

南面四个人按至一座怪石下，以剑拔草快速绕石而过。

前面的人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异响，扭头一看，看到两名走在最后的同伴，一先一后向下载。

接着，人影从岩顶飞降，剑气森森光临顶门。

“咻！”两名爪牙挥剑上攻，同时对付下扑的狠招“万笏朝天”。

下扑的人影突然折向下坠，接着剑虹流转，眨眼间便已近身，连人影也未看清，彻骨奇寒的剑尖已经刺入体中。

“啊……”有一人发出凄绝人寰的惨号。

等到附近的人闻警赶来，四个人已经断了气。

不久，东面又传来惨号声。

大龙头带了五个人，惶然弃出路中，发出撤退的信号。

平安退出的只有二十一个人，有三分之一的人永远也出不来了。

“咱们回去放火焚村，迫他出来面对面决战。”大龙头咬牙切齿地说。

二十一个人往回走，愈走愈快，谁都不想留在后面。

走了半里地，对面一株大树下踱出文新高大的身影，轻拂着手中的秋神剑，迎面而来冷笑道：“大概你们的人，所剩不多了，正是咱们生死一决的好机会，你们才来呀！”

大龙头青龙颜群举手挥退众爪牙，独自仗剑上前，咬牙切齿地说：“阁下，你太过份，太残忍了。”

文新立下门户，虎目怒睁，厉声道：“你们对待武连驿那些可怜虫，比在下残忍一万倍，居然指责在下残忍，可知你已经不是人，上吧！你想用口

舌置我于死地么？”

“咱们有过节么？”

“在下被你们沉在水牢半天，就算是过节好了。”

“那也用不着杀了本帮这许多人泄愤？”

“你难道就不说你的人皆想要我的命。”

二龙头多头蛇铁青着脸上前，恨声问：“阁下贵姓大名？小女黛绿，目下她怎么样了？”

“在下姓辛，名文昭，你们不会听过在下的名号，你的女儿目下死不了，但武连驿的无辜可怜虫如果再死一个人，你就不必想你的女儿了。”

大龙头脸色大变，骇然道：“你……你是大小罗天传信天下要以重赏买你的人头，大小罗天的叛逆辛文昭？”

辛文昭仰天狂笑，笑完说：“想不到你居然知道辛某的来历，你可以死而无怨了。”

大小罗天传信天下买辛某的头，而辛某也走遍天下搏杀大小罗天的群魔。这里地方广阔，便于施展，你们二十一个人一起上吧，免得在下多费手脚。”

青龙毛骨悚然地向后退、手似乎握不住剑。

“你为何不上？”辛文昭大喝。

“在下不是大小罗天的人。”青龙战栗着说。

“但你是屠杀武连驿平民百姓的罪魁祸首。”

“这……这都是小……小徒葛天虹任……任性胡为的罪……罪过……”

“你敢说你不知情？”

“我只让他处置七雄，以收杀鸡做猴之效而已。”

“七雄只死了两个，其他都是地道的可怜虫，地牢中那些人，他们难道该死。”

“这……”

“你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与在下生死一搏。”

“辛兄，请不要逼人大甚。”多头龙硬着头皮说。

“二十一比一，你说谁欺人大甚？”

“咱们天胆，也不敢与大小罗天的人为敌，你应该早些亮名号。”

“在下已不是大小罗天的人；”

“给咱们一条活路走。”大龙头脸无人色地说，完全失去了自制。

辛文昭凌厉的目光，扫视众暴徒三匝，确也有所顾虑，怕这些五龙帮的精英作困兽之斗，自己是否有绝对胜算，尚无把握呢！

他没想到大小罗天的声威，竟然如此惊人。

他如果目下仍是大小罗天的人。真难想象这些人对他的态度，又是何种光景？这些家伙可能已经吓软了。

“我给你们一条活路。”他大声说。

“咱们听候吩咐。”青龙丧气地说。

“目下是午牌初，距午正尚有半个时辰左右，丢下你仍的兵刃暗器，只许带简单行李和少许盘川，午正之前，你们必须离开武连驿三里以上，不然休怪在下心狠手辣。听明白了么？”

多头龙惶然叫：“辛兄．我的女儿……”

他冷笑一声道：“她可以活。”

多头龙追问：“她目下在何处？”

他冷冷地道：“我会要她追上你。”

多头龙丢下剑说：“幸勿食言。”

他哼了一声说：“在下用不着食言。”

青龙丢下剑、扭头就走。爪牙们纷纷丢下兵刃暗器，狼狈而逃。

辛文昭随后进入武连驿，亲自监视着五龙帮的人匆匆向村南撤走，然后扑奔鬼愁涧栈。

范云深一家喜出望外，他解了江黛绿的绑，解了穴道，命范姑娘从包裹中取出一件衣衫给江黛绿穿上。

江黛绿脸色灰败，战栗着问道：“你……你把家……家父杀了？”

“我饶了他。”他冷冷的说。

“不骗我？”

“我为何要骗你？把范姑娘背上，回武连驿。”

江黛绿不敢不遵，乖乖地背了范姑娘上路，一面走，一面不放心地问道：“文爷，我爹怎样了？”

“贵帮老少男女共有四十六名，已经向南撤走了，在下限令他们在午正之前，离开武连驿三里以上。”

“他们撤走了？怎么只剩下四十六个人？”

“其他的人死了，葛天虹也流尽了血而死，便宜了他。”

“他……”

“他永远不会再害人。到了武连驿，你可以向南追上令尊，可能他会在三里外等你。”

栈道将尽，他将秋神剑信手丢入百丈深渊。

江黛绿大惊，惋惜地叫：“老天，你怎么暴殄天物？你不要，为何不还给我？秋神剑是宇内五大名剑之一，你……”

“还给你让你仗剑行凶么？这些凶物最好的归宿是毁去。”他冷冷地说。

“你应该用，有利剑在手，如虎添翼。。”

“你算了吧！有利剑在手。死得倒快些。别人持有此剑问题不算严重，在我手中却等于是插标卖首？”

“为什么？”

“令尊会告诉你为什么。”

江黛绿并不知道他的身份，不好多问。

辛文昭说的是实情，秋神剑如果在他手中，走到何处皆可被行家认出，必将引来天大的麻烦，大小罗天的爪牙，必定蜂涌而至，岂不是等于插标卖首？

距栅门尚有半里地，他停下命江黛绿放下范姑娘说：“江姑娘，你可以走了。相烦告诉令尊，贵帮如想找在下清算过节，可以在江湖上找我。”

江黛绿困惑地问：“咦！你不在武连驿居住。”

“在下已将范二爷一家送抵地头，责任已了，我属于江湖，自然回江湖。快走吧！”

令尊也许等急了。”

江黛绿注视着他，幽幽地说：“我将埋头苦练，总有一天，我会找你的。”

他淡淡一笑，冷冷地说：“只要我不死，我不会避开你的。山与山不会碰头，人与人总会见面的。

不过，我劝你放弃报复的念头。姑娘，女人不像男人，光阴无情，青春不再，即使你肯花十年光阴找到我，报了仇，但你的损失，却是无可弥补的，何况你根本不可能胜得了我。走吧！后会有用。”

“后会有期。”江黛绿不然地说，举步走了。

他拾起包裹背上，向范云深笑道：“二爷，我也要走了，请多珍重！”

范姑娘大惊，叫道：“文大哥，你不是要在我家落户么？”

他摇摇头，苦笑道：“经过这次劫数，我怎么能留下，不可能了，不消三五天，便会有人来找我动刀动剑。”

“五龙帮的人还会来？”

“他们不会来了。”

“文大哥，留下吧，我们……”她恳求地说。

“不可能的。”他叹息地说，抬头望天黯然地又道：“有一无我会安定下来的，但决不是现在，但愿我能活到那一天。”

范姑娘伸手抱住他的脚，位道：“文大哥，求你留下来。”

他俯身轻抚姑娘的秀发，长叹一声道：“我如果留下，不但我危险，而且会连累你们。姑娘，我是个流浪的人。”

他转向老泪纵横的范云深夫妇，笑道：“二爷，不必难过，你我在偶然中相遇，必在偶然中分手，天下间的事，如此而已。”

“你要到何处安身？”范云深叹息着问。

“我从江湖来，回到江湖去。不出三年五载，我便可返回故里与亲友团聚。贵地山青水秀，终非我久恋之家。诸位，珍重再见。”

他爽朗地说完，转身大踏步走了。

范姑娘泪眼盈盈地注视着他逐渐远去的背影，失魂落魄地道：“这是个有铁石心肠的人，祝福你。”

范开平吁出一口长气，喃喃地道：“这是一位风尘奇士，草莽中的潜龙，我们确是留不住他的，愿上苍庇佑他。”

辛文昭登上前面的山口，转身回望下面静静的武连驿，仰天引吭长啸，豪放地说：“天下之大，何处不可容身？耽在这穷山恶水的僻壤避世，我怎能如此委屈自己？”

他回转身，毫不迟疑地昂然举步，踏上他想走的旅程，抬头挺胸步伐坚定，无畏无惧地迈进。

三十七

小小的沧州城、大大的条山庄。

河间府的沧州，位于南运河的东岸。

在这一带平原辽阔的城市，这座城其实不算小，有八里周径，只因为位于运河旁，水陆交通发达，而本地除了单纯的农产外，并无其他大宗货物行销，所以市面不算繁荣，人口也渐渐外移。

这一带罕见山影，即使有，也只是一些小丘陵而已。

沧州城北三里左右，有一座小山叫条山。称之为山，在那些见过大山

大岭的人来说，简直不成气候。

只是山南麓那座大名鼎鼎的条山庄，名气确是大，大得令大江南北大河两岸的朋友，皆耳熟能详。

三十年前，江湖上出现了一位武林英豪沧海客杨云波，他的惊涛剑法威震武林，曾经单人独创怒闯武当解剑池七子的七星剑阵，排解了武当与少林北斗名位之争，是武当开山以来，唯一能佩剑进入三元宫的人。

杨云波在十年前封剑归隐，目下已是年届古稀之人，在家莳花养鸟怡然自得。

而杨家的子弟也退出江湖务农经商，不过问江湖是非，颇有成就，生活过得风平浪静，古井无波。

但江湖朋友并未忘怀这位武林前辈，只是老人家既已封剑归隐，不好前来打扰条山庄的清静。

杨大侠在江湖行道期间，由于修养到家，三十年闯荡生涯。极少与人结怨结仇，因此得以安享清福。

条山庄其实并不大，大的只是名气而已。

庄主杨云波共有两子一女。第三代连外孙也算上，计有六男三女，人丁并不多，但每个人都是仙露明珠，仙兰玉树，在沧州，杨家子弟可说是佳评如潮。

已牌左右，一艘小舟从南面下放，靠上了西关码头南端。

这里，不是上下行船只停泊的地方，而是上下游四乡农产的集散地，运农产的小舟，皆是在这儿停泊。

与栈号有交易契约的人，就在码头上交货由栈号派人接运。

自行买卖的人，则在码头等候识货的买主交易，附近的鸡鸭鱼肉果菜等等，则在对面的城根下小市场零售。

中间隔了一条小路，附近则有将近十家土瓦屋，形成一处城外的小市集。

早市将散，这艘小舟方靠岸，可知是来自远乡的人。

船一靠岸，年轻的船夫抓起缆绳跳上岸来，熟练地在桩上系好缆，向邻船的船伙计含笑打招呼。

这位年轻的船夫身材雄伟，年约二十出头，五官清秀，健康，活泼、大方，但举动在活泼敏捷中带有三分安详沉静，显出是个有教养的人。

他那双充满灵气的大眼，黑白分明。经常带着三分笑意，极易予人好感。

邻舟一名船夫正在解缆，含笑道：“辛老弟，怎么来得这么晚？”

他摇摇头，苦笑道：“别提了，镇对面驿站开出两艘船，拦住了河道，共截了八艘船，靠岸一一详细检查，整整耽误了一个时辰。老天爷。能平安脱身侥幸了。”

“咦！是些什么人？”

“谁知道，他们自称是河泊所的官兵，一没穿公服，二无身份证明，三没说要检查些啥玩意，反正他们一个个像是凶神恶煞，有刀有剑这就够了。”他满腹牢骚地诉说。

“哦！这几天城里来了不少不三不四的人，一切都要小心哪！千万别在船上藏着犯禁的玩意儿。”

“除了一些淋水桃，我船上一无所有。”他毫不介意地说。

船上共有十二只柳条筐，筐盖已被割断了绳子，里面盛着河间府肃宁县的物产——淋水桃。

近数十年来，淋水桃的出产已不仅限于肃宁县，移植成功各地皆可种植。

不但是淋水桃可以种植，甚至这名传遐迩的蜜桃三里坡，在沧州附近亦可种植了。

但因水土有异，品质与风味，普遍比肃宁所产的要差一级。

他不再多说，登上码头向左首不远处的一间小食店走去。

店门的灶台前，站着一位中年大掌锅，含笑道：“辛小哥，今天怎么啦？晚到了好些时候呢！”

他往店里钻，笑道：“有条事耽搁了。哦！李管事走了？”

大掌锅向城厢一指，说：“等了好半天，带了人走了一盏茶时分啦！留下话，等会儿再派人来卸货，你可以在这里等一等，不必进城去找他了。”

“谢谢你，张师傅，我在这等他。早餐还没着落，给我弄碗大麦填填五脏庙。可好？先谢了。”

“进去坐，片刻就好……”

话未完，他突然向码头叫：“老兄们，船上没有人，上去干吗？”

原来有三名黑衣大汉，不知何时已跳落他的船舱，正在掀起筐盖，抓起碗大的乳青色淋水桃，大口大口啃得正有劲，吃得津津有味。

他一面说，一面快步往码头上走。

三个黑衣大汉，一个比一个雄壮，壮得像条大牯牛，在舱内赖着不走。

一位仁兄将脑袋伸出舱外，一面吃桃一面含糊地说：“小子，这些桃子是你的？”

他跳落舱面，有点不悦地说：“未经允许，你们怎么乱来？”

大汉钻出舱，凶眼一翻，大声说：“你小子别不高兴、太爷瞧得起你，才上你这条乌船找些东西尝尝。抬举你，知道么？”

“你……”

“你这些淋水桃不错。喂！我买你两筐，什么价钱？”

他忍下一口气，摇头道：“抱歉，这是西关李爷的货，小可只负责送，不卖的。你要买，可到李爷的水果店去买。”

三大汉已先后出舱，每个人的衣兜里皆盛着四五个淋水桃。

先前打交道的大汉哼了一声，不悦地说：“小子，你听清楚了，不卖也得卖，太爷不会少给你钱。别噜唆！给我挑两筐送到驿站去，知道么？”

沧州有两个驿站，水驿在城南十七八里，叫瓦河水驿，驿对岸，就是瓦河镇。但瓦河镇不属沧州管辖，属北面的兴济县。

旱驿在西关内，叫沧州驿。

他摇头，坚决地说：“抱歉，小可不能卖。即使你给我一百两银子一筐，我也不能卖给你。”

“什么？你说不卖？”大汉怒叫。

“小可不能卖。”他语气坚定地说。

“你知道你在对什么人说话么？好小子。”

够资格在驿站住宿的人，定然是与官府沾了边的所谓官方人物。

先前四周围了不少人看热闹，有些人本来义形于色，想上前说道理，但自从大汉说出将桃送至驿站之后，想说道理的人泄了气，不敢怒形于色啦！

他不理会对方是些什么人，正色道：“小可不知尊驾是什么人，只知尊驾在此强买强卖，于理不合……”

“混帐东西！”大汉出口伤人，迫进两步厉声道：“你好大的胆子，居然藐视江宁学政赵大人……”

“且慢，你是江宁学政赵大人。”

“在下是赵大人的管家，藐视在下就是藐视赵大人。好小子，你姓甚名谁？”

他胸膛一挺，大声道：“我姓辛，名五。我不管你是谁的管家，想强买，办不到，咱们到知州府衍说理会。”

大汉勃然大怒，大吼一声，一耳光掴出，“啪！”一声响。他的脸上出现了指痕。

生活的历练，使他学习到忍耐，不随意动气。否则这三个狗仗人势的奴才，早就呜呼哀哉了。

他摸摸被掴处，吁出一口长气，苦笑道：“你打人，小可个与你计较，你们走吧！”

我一个送货的人，你欺负我算哪一门子英雄？”

另一名大汉丢掉衣兜的桃子，哼了一声道：“好小子，你再说一声不卖试试。”

他仰天吸一口长气，以沉静稳定的声音说：“桃子不是我所有，我怎能卖给你？我……”

“把他架上狠狠打一顿。”大汉怒叫。

码头上下知何时来了另三名大汉，其中之一大叫：“对，把他拖上来，打掉他满嘴狗牙，打断他的狗腿，再送到州衙判他个藐视官吏的大罪、有他受的了。”

不等他有所表白，两名大汉已经架住了他，连拉带拖拖上码头。

“砰啪！”左右颊各挨了两重拳。

“你们……”他厉叫，吃力地挣扎。

“砰噗！”小腹又挨了两下。

蓦地，人声鼎沸，突有人以乍雷似的嗓音大喝：“住手！你们为何纠众打人？”

是一个年约十七八岁的青衣少年，雄壮如狮，身材已有七尺左右，要不是脸带稚容，委实看不出是个大孩子。

一头青丝绾成发结，以一只白玉发圈绾住。

蛋形脸上，嵌着一双晶亮的大眼睛，唇红齿白，气朗神情，好英俊的公子哥儿。

身后，跟着一个梳三丫髻的十四五岁小姑娘。眉目如画，明眸皓齿，美得令人心跳，不禁多看一眼。

姑娘穿黛绿春衫，同色脚裤，小小弓鞋前绣了一只小金鱼，双手叉腰，绷着红馥馥的瓜子脸蛋生气。

薄怒的小美人、看来另有一种矜贵的风华流露在外。瞪着她那双亮晶晶钻石似的明眸，狼狈地扫视着六个大汉，不友好的神色表露无遗。

为首的大汉劈面拦住，冷笑道：“你配大呼小叫？通名。”

年轻人冷冷地注视着对方，冷冷地说：“我姓杨，名世杰，不管我配与不配，理字当头，任何人也可以过问。老兄，说说看，难道说你们不要理字，

杨某等你们讲理。”

“你混帐！”大汉大叫一耳光抽出。

这次，大汉占不了便宜了，杨世杰左手一抬，架住了抽来的掌，右手疾挥，“劈啪！”两声暴响，捷逾电闪，大汉挨了两记下反阴阳耳光。

身后的小姑娘疾冲而上，娇叫道：“好啊！不讲理就打吧！”

说打就打，突然来一记扫堂腿。

“砰！”两声怪响，倒了两名大汉，叫痛声刺耳；

接着，人影如电，小姑娘人如怒豹，“噗！”一声响，架住辛五的两大汉之一，被姑娘飞身端倒在地，狂叫出声满地乱滚。

辛五恢复了自由，急声叫道：“打不得，有话好说。”

一名看热闹的人大叫道，“辛哥儿，快走，让杨公子痛打这些狐假虎威的恶棍，你就别管啦！”

他想管也管不了，一照面间，小姑娘两腿便放倒了三个人。凶猛强悍，根本不象是个大闺女。

而杨世杰也了不起，举手投足之间。便捉住了两名大汉。

只有一名大汉鬼灵精，一看见风色不对，挟尾巴钻入人丛，溜之大吉。

被小姑娘踢倒的三个人也跑不了，被三名看热闹的人擒住，乖乖认命。

杨世杰将俘虏赶在一处，向四面欢声雷动的人们说：“烦请叫街坊来，咱们押了这五个奴才前往驿站，找他们的主子理论，然后再将他们送官究治，容不得这种横行霸道的奴才，在咱们沧州撒野。”

“好，押他们去。”有人大叫。

一呼百应，众人皆同意杨公子的作法。

杨世杰走近不住搓手，不住打量辛五，关心地问：“兄弟，他们打伤了你怎么？”

辛五用手揉动着肚腹，苦笑道：“小可几乎发呕，还好，他们打得并不太重。”

“哦！那就好了，你是瓦河镇李家桃园的辛兄弟对不对？过去咱们没打过招呼。兄弟杨世杰。”

“小可辛五，你是四少爷……”

“不要叫我四少爷，称我老四便可，好像你比我大嘛！走！你是苦主，咱们到驿站去找他们的主人讲理。”

辛五伸手虚拦，低声道：“且慢，四少爷，恐怕去不得。”

“咦！不愿追究！”杨世杰讶然问。

辛五苦笑道：“其实也算不了什么，教训他们一顿也就算了……”

小姑娘撇撇嘴，哼了一声说：“你这人怎么畏首畏尾？你不去我们去。”

辛五不住地搓手，苦笑道：“大小姐，今天的事，恐怕不简单。里面可能大有文章呢！”

杨世杰一怔，接口问：“辛兄，你的意思是……”

“在本城，谁不知条山庄的大名？谁又不知杨家四麟二凤？可是，这几位仁兄，在四少爷通名之后，居然毫不迟疑地动手行凶，此中大有可疑。”他慎重地说。

杨世杰呵呵笑，不在意地说：“他们是从南京北上的过境旅客，怎知兄弟的身份？辛兄弟，你岂不是多疑了些？”

他摇摇头，神色肃穆地说：“四少爷，防人之心不可无，小心为上，小

可怀疑这是可怕的阴谋……”

“请你不要危言耸听好不好？”大小姐仍不悦地说。

“但愿真是小可疑神疑鬼。抱歉，小可不能陪你们前往，打起官司来，小可一个庄稼汉，委实吃不消，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小可天胆，也不敢与过境的学政大人打官司。”他只好退缩。

杨世杰也不好太过逼他、只好说：“好吧！你不去也罢，兄弟却不能就此罢手不管，走！”

说走便走，由街坊正与几个好管闲事的人，押了五名垂头丧气的大汉，喧闹着走向西门。

一名中年村夫打扮的人。走近仍在低头沉思的辛五，突然用沙哑的嗓音问道：“小老弟，替你出头的一双年轻少爷小姐，似乎并不认识你呢！你可知道他们的身份？”

他淡淡一笑，信口道：“他们自然不认识我，尊驾如果想打听他们的身份，沧州城任何人也会告诉你他们的来历。”

“哦！老弟自然知道喽！在你的口中说出，大概不会错吧。”

“好吧！我告诉你。他就是四少爷杨世杰，条山庄老庄主杨，云波的四孙。老庄主膝下有两位公子，每位公子生有两男一女。

四位孙少爷的排名是世群、世英、世豪、世杰。两位孙小姐是小慈、小萱。刚才那两位是四少爷和大小姐。

要进一步打听他们的为人，你可以向任何人打听，保证你不会失望。在沧州，杨家四龙二凤，可说佳评如潮，誉满全城。阁下，够了么？”

“哦！真有那么好？”中年人似笑非笑地问。

“尊驾如是不满意，为何不另向他人打听。”

“呵呵！满意，满意。哦！老弟谈吐不俗，不像是个种庄稼的人呢！”

“阁下，难道说，种庄稼的人，便该言词粗鄙，目不识了不成？”他不满地反话。

中年人伸手拍拍他的肩膀，笑道：“老弟，别多心。呵呵！谢谢你的消息。”

他心一动，想有所表示，对方已经快步走了。

“这狗东西可恶！”他喃喃地道。

他想跟上，随即吁出一口长气，摸摸被拍的右肩、摇摇头向小食店走去。

三十八

驿站中，有了意外的变化。由于一名大汉见机溜走，驿站已得到警讯。

当人群押着五名俘虏到达时，十余名雄伟骠悍的家奴，早已在大门外列阵相候。一名管家打扮的人，站在阶上大声说：“请杨公子兄妹入厅，家主人有请。”

杨世杰兄妹盛气而来，看对方竟然客气，事出意外，反而一怔，朗声问：“阁下是何身份？贵主人高姓大名。”

管家降阶行礼，恭敬地说：“小可赵芳，侧身江宁学政赵大人府中任总管，驭下不严，致令不肖家奴在贵地惹事招非，深感渐愧。

失职事小，有辱家主人声誉事大，家主人极为震怒，特请公于兄妹入厅，以便家主人诚恳道歉。”

“赵大人知道所发生的事么？”

“已经知道了，正要当公子之面，重惩这几个该死的奴才。”

杨世杰怒火全消，这一来，反而感到自己也有不是，显得自己有点鲁莽冲动，错怪了这位学政大人啦！他这岂不是小题大作了么？

他却未留意，学政的底细未摸清，一个府行政人员中，府儒学内没有学政的编制，仅州设学政一人。

学政的官品，称为未入流，小得可怜。

至于朝廷派至各地办理生员入学的事，称为提督学官，也叫提督学政。派在南北两京的例由御使充任，至各省则以副使或从事充任，官位比州学政高得多。

这位赵学政如果真是提督学政，根本不可能称为江宁府学政。该称南京学政。

即使是真的南京学政、这种清苦官怎会养育这么多雄壮骠悍的家奴？

他根本不懂官场的事，扭头向跟来的人挥手叫：“人交给赵总管，你们回去吧！大妹，你我二人进去拜会赵大人。”

小姑娘小慈摇摇头，不屑地撇嘴说：“四哥，你一个人去好了、我一个女孩子，哪有闲工夫与朝廷官吏打交道。”

赵总管命人接过俘虏，陪笑道：“杨姑娘，敝主人确是诚心请见，条山庄杨大侠的孙千金，必定不是世俗男女……”

“你废话，什么世俗，什么男女？”姑娘气虎虎地问，相当不友好。

赵总管不住作揖，陪笑道：“姑娘休怪，小可该挨骂，是请。”

杨世杰不再多说，举步入厅。

请将不如激将，姑娘也上了当，举步跟入。兄妹俩不知人心鬼蜮，眼睁睁往天罗地网里钻。跟来看热闹的人，已一哄而散。

官厅在东院内，踏入东院的走廊，似乎附近不见有人，连驿卒役夫都不知躲到何处去了。

赵总管与一名中年仆人在前领路，推开花厅虚掩着的大门、闪在一旁陪笑道：“两位请进，家主人厅中相候。”

官必须有官架子，不然怎会受人尊敬？不可能亲自出迎小小的平民百姓，在厅中相候已是相当客气了。

兄妹俩毫无戒心地踏入大厅，不由一怔。

堂上高坐着一个鹰目炯炯，穿了团花长袍，脸色略带青灰的中年人。

“砰！”大厅门在身后重重地闭上了。

赵总管并未跟入，厅中仅有主客双方三人。

杨世杰心生警兆，心说：这人好阴险的眼神，怎会是文官？分明是个内外功皆有精深火候的人，唔，这不像是善意迎客。”

中年人淡淡一笑，抬手说：“你们来了？坐。”

杨世杰暗作戒备，沉静地说：“草民杨世杰，杨小慈，请问……”

“区区姓赵。”中年人接口。

“赵学政大人？”

“赵学政还在南京。”中年人微笑着说。

“那……尊驾……”

“坐下啦！赵某知道贤兄妹有太多的疑问，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在下是专诚请你们来的。”

“咦！尊驾……”

“呵呵！赵某花了五天工夫准备，总算把你们请来了。”

杨世杰心中一惊，恍然地说：“在下明白了，这是陷阱。”

“呵呵！不错，是经过周详计划的圈套。”

“阁下，有何阴谋？”

“哈哈！小意思，在下只不过想证实条山庄是否真的不过问江湖事。”

“敝庄本来就不过问江湖事……”

“但你兄妹已经推翻了自己的话。”

“废话！你到底有何用意？”姑娘温怒地问。

“哈哈！小意思，把你们留下，由令祖前来与赵某打交道。提起区区赵如峰，令尊大概不会陌生。

杨世杰大惊，骇然道：“你……你是千手神君赵如峰？”

“正是区区。”千手神君傲然地答。

“阁下要留下我兄妹？”杨世杰沉声问。

“不错，等令祖前来好分商量。”

杨世杰哼了一声说：“你少做梦。”扭头向乃妹叫道：“大妹，走！”

千手神君哈哈狂笑道：“年轻人，在下花了五天工夫安排天罗地网，引你们自投罗网算无遗策，你能走得了？”

“看谁能拦得住我兄妹。”杨世杰悻悻地说，转身向厅门举步。

千手神君哈哈狂笑，举手一挥。厅门开处，香风扑鼻；

突然绯影入目，一位绯衣美女迎门堵住，俏影一闪而入。

好美的少妇，年约二十出头，桃色衣裙像是一团火，隆胸丰臀水蛇腰，春山眉下是一双水汪汪可勾魂慑魄的媚目，琼鼻桃腮，樱桃小口红艳艳。

小蜂腰下，悬着一把长剑，笑面如花，扭着水蛇腰，袅袅娜娜向前接近，冲杨世杰嫣然媚笑道：“哟！小兄弟，你要走？何必嘛！”

杨世杰年方一十八，要他称英雄道好汉打抱不平，他豪情一发无畏无惧，但在这种大胆女人面前，他却神气不起来啦！

只闹了个脸红耳赤，失措地回避对方那可以勾魂慑魄的眼波，转脸叫：“让开！你想怎样？”

“嘻嘻！大姐姐我要留客，小弟弟，你……”

小慈姑娘只气得花容变色，一声娇叱，突然疾冲而上，超越乃兄身左，三不管劈面劈出一掌，同时叱道：“不要脸！”

美少妇火速左闪，起手虚托化招，同时娇笑着道：“哟！小妹妹可打不得……咦！

厉害。”

小慈一掌走空，身形旋进，扭身一腿急攻对方左胁、变招之快，宛如同时攻出，快逾电光石火，鞋尖掠过少妇的胁肋，贴衣擦过几乎一击而中，危机间不容发。

少妇不再娇笑了，脸色开始转为凝重，一步走错全盘皆输。先机一失，完全失去了还手之力。

小慈展开了空前猛烈的抢攻，连攻十八腿。

杨家的绝学巧燕翻云十八踢，上上下下满厅飞逐，把少妇迫得花容失色，八方奔窜，左臂与右胯，共挨了两腿，幸而躲闪及时，并未被踢实。

少妇的躲闪身法，确也值得骄傲。在小慈飞腾盘舞空前猛烈的连环飞踢下，险之又险地八方游走，机警如狐溜如蛇，总算有惊无险地度过难关。

小慈恰好到了门旁，一声娇叱，“砰！”一声大震，一脚踢开了厅门，焕然转身向正欲反击的少妇叫：“站住！本姑娘不愿伤你，退回去。”

杨世杰认为不会再有人阻拦，向千手神君沉声道：“阁下的阴谋诡计，可以休矣！”

少陪。”

说完，从容向厅门举步。

小慈向外退，关切地说：“四哥，小心他的暗器弄鬼。”

千手神君赵如峰哈哈狂笑，笑完说：“如果你们能走得这儿，在下岂不白费了五天工夫？”

我劝你们还是乖乖地留下，等令祖前来解决，免得多费手脚，万一下小心伤了你们，那就不好说话了，留下啦！”

“你要亲自出手阻拦？”杨世杰扭头问。

“你看，谁来了？”千手神君向外一指说。

门外丈余，出现一个青袍老道，冷冷地哼一声。

守在破门旁的小慈，倒抽了一口凉气，花容失色。

这位老道年约半百，五短身材，三角脸，睁着一双白多黑少的死鱼眼，脸色苍中带青，难看极了。

偏在右颊拉下一条灰黑色的四五寸长大刀疤，歪嘴鼠须，露出两排焦黑色的尖利牙齿，鼻尖失了踪，现出两个黑洞洞的大鼻孔，长相吓人，阴森森带了六七分鬼气。

腰悬长剑，手执拂尘，出现得极为突然，鬼影一晃，象是平空幻化来的幽灵一般，令人悚然。

小姑娘大概从没见过如此阴森狞恶的人，确是吓了一大跳。

杨世杰仰天吸入一口长气，运气功护体。沉声道：“小妹，我先出去。”

老道阴阴一笑、用阴恻恻的语音说：“你出来试试。我冷魂羽士面前，就连阎王爷也休想过关。”

杨世杰疾冲而出，冷笑道：“我却不信。”

冷魂羽士拂尘一振，厉叫：“立见分晓。”

杨世杰扑上攻出的一掌，火速变拿为抓，无畏地抓向挥来的拂尘，双方都快，眼看要接触。

冷魂羽士大怒，拂尘上突加了九成劲，叱道：“狂妄小子该死……”

杨世杰已抓住了拂尘尾，突觉拂丝由柔软变为坚韧，一股彻骨寒流袭到，自手指传向手膀，护体的先天真气一阵波动，压力出奇的凶猛，有点支撑不住，右半身似乎有发僵的现象，不由大骇，大吼一声，借势猛扔。

冷魂羽士估错了少年人的造诣，等发觉错误已来不及了，拂尘上的压力回头反奔，然后是凶猛无比的震撼力接踵而来，身躯突然随拂飞起，“砰！”一声巨响，飞跌出丈外、跌了个昏头转向。

“走！”杨世杰低喝。

小慈刚想举步，突然觉得跟前发黑，昏眩感无由地袭到，头重脚轻，

脚一动，人突向前栽。

倒地的前一刹那，她尖声叫道：“迷魂香！四哥快……快走……”

话未说完，头向下一搭，知觉全失。

杨世杰大骇，飞掠而出，屏住呼吸，伸手急抄，想抓起乃妹脱身。

可是。手刚接触乃妹的腰带，突然失足摔倒，撞跌在乃妹身上，再向前翻，便知觉全失了。

昏厥前，他听到少妇得意的欢叫声“倒也！大罗天仙也抗拒不了我天香仙子的软骨仙香，小后生，你认命吧！”

他终于失去知觉了，好厉害的软骨仙香！

天香仙子，江湖上大名鼎鼎的荡妇，黑道中的女煞星，白道朋友恨之入骨的淫毒凶残女人。

不久，他被冷水呛醒了，有人正替他灌解药。

他想挺起上身，可是浑身像是瘫痪了，连举手也力不从心，只有神智仍是清明的。

身旁有四名大汉看守，先前灌解药的大汉狞笑道：“小子，你放明白些，不要做徒劳的挣扎，那对你毫无益处，你已服下软骨药物、没有人扶你，你连坐起来都力不从心，你明白么？”

“你们想怎样？”他恨声问。

“等会儿你就明白了。”大汉阴笑着说。

门外，突传来震耳的叫唤声：“胡兄弟，把人带出去。”

两个人架起了他，不久便重新进入大厅。他欣然叫：“爷爷不要放走了这恶贼，他不是官。”

厅中有不少人，主客位坐着他爷爷杨云波，年届花甲，但依然龙马精神，红光满面，须发仅略现苍色，一双老眼依然明亮。黑白分明。

下首，是他的伯父杨济和，与乃父济平。

主位，是千手神君，与八名高高矮矮的中年男女。

四大汉将他安置在千手神君身旁的大环椅内，环立两侧叉手而立。

杨云波冷然瞥了爱孙一眼，淡淡一笑，向主人说：“赵兄，我那位孙女儿呢？”

千手神君欣然地说：“云老不须耽心，令孙女目下受到最周到的照顾，只要条件谈妥，令孙女将交由云老带走，至于令孙世杰老弟嘛！恐怕得留在敝处一段时间了。”

杨云波修养到家，泰然地说：“赵兄，你知道老朽是经过正式江湖大礼封剑归隐的人，似乎没有谈条件的必要。”

千手神君呵呵笑，颇为得意地说：“云老按规矩封剑确是不错、但令郎和令孙仍算是武林人，行侠仗义乃是情理中事，不然岂会因打抱不平而落在赵某的手中？请云老注意，令孙可是亲自找上门来的，赵某并非请他前来生事，对不对？”

杨云波大概已知道经过，淡淡一笑道：“赵兄假藉官吏身份，落脚沧州驿八日，经过周详设计，布下圈套诱令小孙上当。

古语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老朽大概已被扣上下，有何赐教，你就说个一明二白吧！不必多费唇舌了。”

“呵呵！好说好说。那就恕赵某不客气了，请教，云老知道南北两位钦差大臣的事情么？”

杨云波一怔，老眉深锁地说：“钦差大臣，咦！你与朝廷有关？”

千手神君点头道：“有那么一点点、赵某能在驿站以官吏身份落脚，确是奉有南京方面的官府公文便宜行事，云老可是感到奇怪？”

“老朽确是有此感觉。阁下早年是江湖黑道大豪，与官府水火不相容，居然与官府搭上了线，委实令人莫测高深大惑不解。”

“云老如果了解赵某的行事，便不会感到有什么困惑了。”

“老朽正想听赵兄的解释。”

“钦差大臣的事……”

“不错，老朽曾经风闻其事，今上迷信佛老，去年派出两位钦差大臣分行天下，搜寻长生秘法与罗致成仙成道的奇人异士。”

“呵呵！原来云老的消息仍然灵通。两位钦差大臣分行南北，南路是御使姜敬姜大人，负责地区是山东、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自然包括了南京各地。

今春从山东与浙江两地，先后派出三艘船，将从两地搜集得来的三百六十卷秘笈，与及六位修长生有成的异人，由官兵护送专程先期北上。

第一艘船未开出山东，一出济南府便在双河口神秘失踪。第二艘船在苏州出事，被太湖水寇勾结天目山贼，洗劫该船呼啸而去。”

杨云波摇摇头，沉静地说：“有关钦差大臣的事，老朽是从本州邸报中得悉其事，至于其他的变放，老朽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

“云老不是一无所知，而是不想承认而已。”

“这是什么话？”杨云波微愠地问。

千手神君呵呵大笑得意地说：“赵某所说的是老实话，有什么不对么？专使的第四艘宝舟，从南京发航，大约于半个月之后，便可以到达沧州了。途中如果没什么意外，当可平安到达。”

杨云波脸色一变，冷笑道：“姓赵的，你是说专使的船，要在此地出事？你要迫老夫促成此次意外。”

千手神君哈哈狂笑，傲然地说：“云老，不要从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

“阁下言中有物……”

“赵某目下在无双剑客刘琛手下办事，刘兄目下是茅山三圣的保镖，而三圣正是钦差大臣以重礼所罗致的高人，即将进京荣任宫廷术士。因此，不希望专使的船在途中出意外。

从南京至京师，沿途皆先派人照料保护。赵某不才，负责东光县以北，天津卫以南一带的安全。”

“老朽被你说糊涂了。”杨云波惑然地说。

千手神君又是一阵狂笑，笑完说：“这件事再简单不过。这一带千里以内的英雄豪杰，云老为第一人，条山庄的声誉，足以令那些不三不四的人闻风远避，不来打扰，够明白了吧？”

“你忘了老朽已是封剑……”

“但令公子今孙。同样可以出面。”

“你是说……”

“赵某请云老传信各地，限令那些闻风赶来意欲劫船的朋友，远离上下游五百里水域。”

“什么？你……”

“这件事在云老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只要专使的船在这附近不出意外，赵某当专诚趋府谢罪，不然……”

“不然，你唯老朽是问？”杨云波怒声问。

“呵呵！云老言重了。”

“你这……”

“云老，别生气。专使的船一至天津卫，赵某即偕同令孙趋府谢罪。总管，送客。”千手神君意气飞扬地说，离座入堂而去。

四大汉押走了杨世杰，杨云波只能光瞪眼。

后堂转出总管赵芳，身后有四名中年仆妇，押送着小姑娘小慈。

杨云波仰天深深吸入一口气，沉声说：“走！回去再说。”

三十九

次日一早，北码头来了粉面带煞的小慈姑娘，身后跟着两名侍女，三个人都穿了劲装，佩了长剑，直趋码头停泊着的一艘小舟。

一名船夫钻出舱面，含笑叫：“大小姐早，要到何处？”

姑娘跳上船、哼了一声说：“到瓦河镇，快！”

“到瓦河镇？”船夫颇感意外地问。

“是的。”

“老太爷曾经吩咐下来……”

“你少废话、快开船。”

“只是……”

“你去不去？我要去找那姓辛的小畜生、他在本地立足，吃了豹子心胆敢勾通外人吃里扒外，设下圈套计算我们，难道你忍得下这口恶气？”小慈声色俱厉地问。

船夫哭丧着脸，无可奈何地说：“大小姐，老太爷曾经说这这件事可能与姓辛的无关。赵如峰那狗东西早已留意咱们条山庄的一举一动，等候机会兴风作浪，恰好利用生事的机会……”

“别说了，准有他一份，快开船。”

“好吧！小的这就开船。”船夫无可奈何地说。

瓦河镇位于上游十七八里，东岸便是瓦河水驿，镇与驿一东一西隔河相望，设有渡头保持两地的交通，但驿属沧州，镇驿叫济县管辖。

一个时辰之后、船靠镇东码头，主婢三人一跃上岸。迫不及待急趋镇北，走上至两里外李家桃园的小径。

李家桃园的园主李光前，种了数十亩桃树，是本地第一位将肃宁淋水桃与三里坡桃栽植成功的。

桃树需要专人照管，两年前，他从府城请来了一位种桃专家狄云，淋水桃的品质确是有了惊人的进步。

狄云带来了表侄子辛五，是二十出头的青年。

叔侄俩住在桃林深处的一间茅屋中，附近的人似乎不知他叔侄俩的存在。

辛五每当桃熟时，负责将桃子用船送至沧州交与西关李家水果店、因

此在沧州认识了不少人，辛五的名字，比在瓦河镇要让人熟悉得多。

李家水果店的店东，与园主李光前是同宗，因此沧州的人，皆知道辛五是李家桃园的种桃师傅兼长工。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闭门家中坐、祸亦会从天上来。

辛五沧州送桃，送出了一场是非，几乎惹下了杀身之祸。

他拒绝与杨世杰兄妹至驿站找人理论，没料到又碰上向他打听条山庄消息的人，临别对方在他身上拍了一掌，几乎激起他的愤火。

但他忍住了，怀了满腹疑团，先至园主处送交取货收据，然后回到桃林深处的茅屋。

乃叔狄云年近花甲，但丝毫未显老态、像个四十左右的壮年人，身材修长，脸色红润，举止沉静稳重。

这位狄云正是当年大小罗天的狄教头，乘官府举兵剿平之机，逃离了大小罗天。但大小罗天并未因此而消灭，狄云亦成了亡命的。

两年前辛五护送美髯公一家至甘凉、与之相遇于西陲，二人异地相逢，不胜唏嘘。

辛五告之西陲已有大小罗天的势力，两人乃相信返回中原。自此隐身于瓦河镇李家桃园，过了两年平静的生活。

两年中，二人以叔侄之名，狄云将平生所学，倾囊相授，期望辛文昭成为武林奇才，有朝一日，出人头地，过正常生活。

老人家坐在门前桃树下的长凳上，正聚精会神看书。

小伙子尚在三四十步外，老人家放下书本笑问：“孩子，怎么这样晚才回来？是不是出了事？”

小伙子脸色凝重，脚步沉凝，走近说：“大叔，有人打了侄儿一记摧心掌。”

老人家脸色一变，倏然而起，讶然问：“什么，摧心掌。怎么一回事？”

他将沧州码头冲突的经过说了，最后恨声说道：“向一个无怨无仇的人，以摧心掌暗算，未免太阴毒了，侄儿真想以牙还牙治了他。要不是侄儿心生警兆先运功护体，这时侄儿已魂归地府了。”

老人眉头紧锁，沉吟着问：“文昭，说说那人的长相。看样子，他们像是要灭口，而不是冲着我叔侄而来。”

“那人村夫打扮，年约四十出头，鹰目冷电四射，朝天鼻，耳轮上下皆尖，右腮内隐，可能右面的大牙掉了四双。喉下有一线疤痕，不像是刀疤。”他一一道来，记忆力惊人，短短片刻交谈，他已将对方的特征全记住了。

老人家吁出一口长气，似乎心中一宽，说：“是阴司恶客皇甫端。他的摧心掌火候已有九成，所以能控制中掌人的生死期限，你确是承受下来了？”

“侄儿用卸字诀、玄天神罡可以完全吸收他的掌力。化于无形。”

老人家幽幽一叹，沉重地说：“看来，江湖大劫将举，阴司恶客是黑道中最残忍最可恶的魔头，竟然与官府攀上了交情、岂只是可怕而已？真不知他们在沧州兴什么风浪？我正担心他们是否已有咱们隐居于此的消息。”

“如果侄儿所料不差，他们必定是为计算杨云波老前辈而来的。”他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团。

“有此可能。”

“大叔，咱们要不要管？”

老人家吁出一口长叹、苦笑道：“杨云波大概不需要咱们插手，咱们有

了困难。”

“大叔之意……”

“文昭，咱们得搬家。迁地为良。”

“什么？”他惊讶地问。

“阴司恶客会来看结果的，你平安无事，那会有何结果？”

“他不来便罢，来了我绝不饶他。”他恨声说。

老人家不住摇头，苦笑道：“那岂不是暴露了咱们的身份？天下间能在摧心掌九成火候的暗杀下，而怡然无事的人又有几个？再说，你希望这里变成屠场？”

“这……”

“当然，杨云波的事，咱们碰上不能不管，他毕竟是江湖上侠名四播的真正英雄豪杰。

而且，他是按武林规矩正式向江湖宣言封剑归隐的人，这些魔崽子居然不顾江湖道义计算他，在情在理，咱们也不能撒手不管。”

“那……大叔的打算……”

“咱们暗中助一臂之力。现在，善后由大叔好好处理。”

老人家捉来一只雄鸡，叔侄俩进入茅屋。

不久，园主李光前带了几名长工赶来，急得满头大汗，象是热锅上的蚂蚁。

老人家不住垂泪，不胜悲伤。辛文昭脸色青灰，躺在床上。呼吸已经停止。

床下，一滩滩青紫的血液、触目惊心。

当天，便传出辛五送桃归来，无缘无故吐血而死的消息。

当天，老人家辞去园丁的工作，一辆独轮车载了简单的行李，也载了侄儿的尸体，凄凄惶惶走上了至府城的小径。

老人家说得好，侄儿不能葬在异乡，必须运返故里安葬、让小伙子阴魂返故乡。

化装为村夫的阴司恶客，在小径旁潜伏。直等到小车远出里外、方兴冲冲地走了。

次日，小慈姑娘带了侍女前来兴师问罪，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呆了。

出了人命，未见过世面的小姑娘，怎能不惊？她不断喃喃地说：“他们太狠了，太狠了，竟杀人灭口哪！”

条山庄像是被捣了的蜂窝，乱得一塌糊涂，千手神君耍出这招绝手段，确是套住了杨云波。

依亲友们的意见，干脆与千手神君公然一决。

可是，杨世杰目下在对方的手中，投鼠忌器智者不为，这一着行不通。

可是，要禁止别人劫船，杨云波也无能为力。按规矩，他根本不能出面，但两位公子爷根本就不曾在辽湖闯荡，谁知道他们是老几？

只要劫船的人在条山庄的家门口动手，杨云波根本不配过问，除非他宣告重行出山，重入江湖。

但情势迫人，已来不及了。

宣告为期一月，且须设坛告天以血誓取信江湖同道，时不我留，远水救不了近火，专使的船要在半月内到达，哪能等他宣告重行出山大典？”

老人家急了，只好釜底抽薪，飞柬召促女婿前来善后，十万火急。

女儿过嫁鹰扬岛，岛在盐山外海八十里。

女婿鹰扬岛主徐鹏，号称东海三豪之一，不折不扣的化外之民，在武林朋友口中，这位岛主确也令人刮目相看。

手中一把屠龙剑，凶猛泼辣锐不可挡。不过这位少爷很少在江湖走动，真正见识过鹰扬岛绝学的人并不多。

一波未平，波又起。千手神君的事已经令条山庄大感棘手，另一件令人头痛的事也接踵而来。

千手神君不等条山庄有所举动、便放出空气说杨云波已传出口信，准备勒令附近数百里内的江湖朋友离境。

这一来，自然招人反感，尤其是那些有心人，更是心中恼火。

习武朋友不愿急强斗胜的人并不多见，兴风作浪的人却多如牛毛，再加上一些推波助澜的人，情势便一发不可收拾。

本来不想生事的人，也闻风往沧州赶，赶上了这场热闹，龙蛇杂混风雨欲来。

总算千手神君有所顾忌，还不敢将钦差大臣的专使船只途经沧州的事向外宣扬。因此除了有心人，知道杨云波驱逐江湖朋友内情的人少之又少，但已经够麻烦了。

第一批闻风赶来的人，是五名中年男女，悬剑挎刀住入本城颇富名气的鸿宾客栈。

第二批落店西关的人，是十余名水客打扮，暗中带了刀剑的江湖朋友。

城北三里地本城第一大寺院水月寺，住进了四名走方僧人，水月寺位于河滨，距条山庄不足一里。

陆续到达的人为数甚众，大多数的人皆掩起行迹，如不是老江湖，甚难发现他们的身份来历。

这天近午时分，北门外至条山庄的小径中，庄主的长子杨济和。带了兩名从人急步疾趋州城。

路旁的田埂旁，突然飞起一道青影，轻灵妙曼地落在路中央，迎面拦住了杨济和的去路。

杨济和眼角看到青影，便心生警兆，及时止步，不然将与青影撞个正着。

影稳下身形，点尘不惊，原来是个神定气闲、仙风道骨的道人，精光四射的大眼不带丝毫笑意，冲杨济和撇撇嘴，阴森森地说：“施主的镇定工夫，委实令人佩服。”

杨济和泰然笑道：“好说好说，在下从未与人结怨，无怨无无咳，因此知道仙长不是冲在下面来。”

“料错了。”

“仙长……”

“立可分晓，打！”道人傲然地叫，疾冲而上，反掌削出，逾电光石火。

济和脸色一变，疾退两步再向左飘，喝道：“住手！仙长……”

老道以动作为答复，第二掌已如影附形跟踪劈到，大袖飞舞中，罡风倏发，掌影如山，奇快绝伦。

杨济和一惊，对方进击手法太快，不得不接招了，身形一转，右手疾发“金丝缠腕”。

道人哈哈狂笑，反掌便勾，用擒拿术反击。

杨济和及时收招，疾退两步叫道：“住手！仙长到底有何用意？”

道人已知讨不了好，不再进攻，止步冷笑道：“贫道常真，讨公道来的，你是条山庄的人。”

“在下杨济和……”

“哦！大少庄主，难怪贫道两招急袭劳而无功，条山庄绝学毕竟不同凡响。”

“仙长的用意……”

“哼！返告令尊，叫他收回那狂妄的口信，他要是敢冒大不韪过问江湖朋友的事，必将葬送一世英名。不信可走着瞧。”

声落，人化狂风，一双大袖一挥，罡风骤发，地上尘土滚滚，像是刮起一阵龙卷风，人在尘土中一闪即逝，向州城如飞而去，宛若星跳丸掷。

杨济和被罡风震得连退三步，气血一阵翻腾，悚然地叫：“排云袖，这老道是名震天下的白道高手袖里乾坤，三僧四道的第三道。怪！他这话有何用意！”

一名仆从惊容未退，苦笑道：“他是冲庄主而来的，不容置疑，显然，本庄的麻烦又来了。”

杨济和脸色不正常，悚地说：“糟了！咱们显然已成了众矢之的，大事不好。走！

先到城里见到残丐再说。”

三人脚下一紧，健步如飞急如星火。

前面是一条三岔路。左是岔出风化店巡司的小径，路旁生长五株老槐树，钉了一块指路将军箭。

距三岔尚有二三十步，树后黑影一晃，四名黑衣中年人阴森森地骗出路中，冷然目迎，不友好的神色极为明显。

四个人两名佩剑，两名佩刀，四双鹰目阴森森地摄人心魄，一看便知是内外功火候皆相当高的武林高手。

杨济和不由心中一凛，脚下一缓，向随从低声说：“如果他们动手，你们必须乘机脱身回庆报讯，千万别误事。”

挡在路中的黑衣人鹰鼻尖嘴，留了山羊胡，先发出一阵枭啼似的怪笑，背着手说：“等了三四天，总算被咱们等到了。这几天贵庄的人足不出户，真难等啊！”

杨济和定下心神，抱拳含笑道：“诸位，请问有何指教？咱们陌生得很。”

“你听说过淮安四杰？”

“抱歉，在下很少离开沧州。”他信口答。

“咦！你不是条山庄的人么？”

“不错。”

“条山庄的人，竟然不知道咱们淮安四杰的名号？老兄，别骗人了。”

左面小径十余丈外，突然从草丛中升起一个鹑衣百结，左眼失明，右腿不便的残废老花子。

花子支着拐杖眯着独眼，拍拍头上花白色的乱糟糟蓬发，用打雷似的大嗓门怪叫：“条山庄的人，除了沧海客在十年前曾经闯荡江湖以外，其他人足迹未出沧州，怎知道淮安的四个隐身大盗？

再说，你们将四寇改为四杰，连我老要饭的也糊涂了呢！他又怎么知

道？你以为你们是些啥玩意儿？”

淮安四寇大怒，为首的人怒叫道：“该死的残丐庄平，你想破咱们的买卖？老三毙了他！”

老三人化狂风，一掠两丈，人到刀到，招发“乘风破浪”刀反削而出，快极！

残丐侧射八尺，间不容发地从刀尖前逸走，闪避得恰到好处怪叫道：“好啊！你要砍老要饭的吃饭家伙？只差半分，没够上，可惜啊！可惜！”

老三折向扑到，仍是一招“乘风破浪”。

残丐这次换了闪避方向，跃回原处叫：“淮安四寇的破浪刀法威震江湖，怎么如此稀松，浪得虚名，浪得虚名。”

另一名黑衣人老四突然射到，一声不响就是一刀。

残丐这次不再闪避，拐杖一挥硬接来招，“铮！”一声暴响，两人同时向侧飘，似乎功力均敌。

“还不快走！”残丐大叫。

杨济和闻声后撤，两仆从也两面一分。退势奇疾。

老大一怔，知道追不上，大叫道：“叫杨云波远走高飞，不然老命难保。”

残丐已远出三丈外，怪答道：“哈哈！老要饭的替你把手传到，是否令你们如意，无法保证。”

老大哼了一声，阴森森地说：“太爷们做买卖，从没蚀过老本。就借阁下之口，寄语杨云波老匹夫，咱们淮安四寇，要借他的地面做一笔买卖，叫他早些回避，以免日后脸上难看。”

残丐仰天狂笑，笑完说：“阁下这次恐怕要老本蚀定了，如意算盘打错了一着。沧海客即使不过问，你们也万难如意。”

“哼！你能阻止咱们联手？”

“哈哈！我老要饭的有自知之明，一比一谁也占不了便宜，但是，一比四我老要饭的死定了。”

“你知道就好。”

“老要饭的供给你一些消息，免费奉送。”

“哼！又想吓唬人了？”

“你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你们既然不想听，老要饭的可以省一番口舌。”

“说说看，看值不值得咱们放过你。”

“少臭美，凭你们四块料，绝难将老要饭的留下。你们在江淮不敢动手，是不是怕龙剑东方成拆你们的龟窝？”

“你该死！你……”

“别生气，当然你们并不敢否认。你知道，沧州这一段护航的人是谁？”

“哼！千手神君一群匹夫，算啥玩意？”

“可是，你们忽略了随船护送的人。”

“笑话，无双剑客只能挡咱们两个人，你以为咱们对付不了他？”

“加上魔锤凌君豪，与巨无霸徐彪，阁下淮安四寇接得下他们任何一人么？”

四寇不由脸色大变，老大色厉荏在地问：“见你的大头鬼，凭无双剑客那块料，也请得动那两个宇内凶人当保镖？”

残丐嘿嘿笑，独眼一翻，怪声怪气地说：“谁都知道那两位仁兄好色如

命，无双剑客的腻友桃花仙史郁芸娘媚眼一瞟，罗裙一掀，哪怕两个凶魔不拜倒石榴裙下，乖乖地做不二之臣。”

“你……你从何处得来的消息？”老大变色问。

“老要饭的从江南而来，哪能不知道？你以为老要饭的瞎了一只眼，连耳朵都聋了不成？”

老大哼了一声，惺惺地说：“在下再去打听，如果消息不确实，而是你胡说，太爷绝不饶你。”

说完，举手一挥，四人扬长而去。

残丐哈哈狂笑，高声大叫：“不用打听了，后到的大群凶神恶煞，会将这些消息告诉你的。”

这次无双剑客上了危船，由于白道群雄拒绝与他合作，他不得不找一群宇内凶魔做护身符。

老要饭的睁着独眼，看你们黑吃黑拼个你死他活，岂不快哉？哈哈哈哈哈……咱们后会有期。”

说完，向在远处等候的杨济和掠去。

不等杨济和开口道谢，神色凛然地抢着说：“快走，见过令尊再说。大劫临沧州，这次你这座条山庄凶多吉少。”

四十

当晚，四艘海鳅船从捷地河驶入运河，转舵下放，悄然停泊在条山西面的河滨水草丛深处。

这种船与内河的船只不同，最易分辨处是船首两侧，各有一只木制的怪眼；再就是舷高，头大尾小，像条鳅鱼。

鹰扬岛的人到了，来得正是时候。

沧州风雨满城，暗流激荡。白道人士是来看热闹的，已向条山庄表明态度。

杨云波目前投鼠忌器，对于千手神君所传出驱逐江湖朋友离开沧州的谣言，不承认亦不愿否认。

黑道朋友也表明了态度，要求杨云波置身事外，远走高飞，以免卷入漩涡。可是，他怎能远走高飞？

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千手神君这一招，确是击中了他的要害。

千手神君赵如峰已经三次派人提出警告，要求条山庄立即采取行动，驱逐闻风赶来的江湖人。

这天近午时分，驿站前来了一位穿团花长袍的中年人，身材雄伟，神目炯炯，留了三络长髯，方面大耳，即使在笑，也带有三分威严。

右后方不远处，一位清丽的中年村姑，手中挟了一只长木匣。说是中年，其实外表年轻，虽是村姑打扮，依然清丽出尘。

驿站旁的栓马桩附近，有两个年约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一高一矮，脸色黄，但五官美好，穿得槛楼，象是穷户人家的小毛头、畏畏缩缩地蹲在角落上，似乎在等驿站内的爷们施舍两文。

中年人直趋敞开着的驿站大门，抬头不经意地望望天。天宇中万里无

云，炎阳高照，没有一丝风，显得有点闷热。

一名驿卒大概被对方的气概所惊，赶快相迎行礼道：“爷台从何处来？需要小的效劳么？”

中年人淡淡一笑，背着手若无其事地说：“在下是从江南来，快进去叫赵如峰出来见我。”

驿卒脸色一变，惶然道：“赵爷不见客，爷台贵姓？这……”

“在下姓徐。你告诉他，他如果不出来，徐某便打进去了，他会出来的。”

“这……”

“快进去通报！”中年人冷叱，不怒而威。

门内的两名大汉之一举步跨出，走近冷笑着道：“阁下，你……”

“劈啪！”耳光声暴起。

“哎……”大汉狂叫，仰面便倒。

另一名大汉吃了一惊，向内发出一声短啸知会里面的人。

同时拔出衣下暗藏的匕首，狂风似的冲出门外，大喝一声，巴首光芒一闪，扎向抬头四顾神色从容的中年人心口要害。

中年人信手一抄，哼了一声，半分不差抓住大汉的腕脉，轻轻一扭，便把大汉给制住了。

大汉相当高明，随扭转身，左肘凶猛地反撞中年人的左肋，力道奇重，自救解脱术不俗，反应甚快。

中年人的左手也没闲着，伸一只手指轻轻一捺，点在大汉时肩内侧的麻筋上。

“天！”大汉惊叫，整条膀子又酸又麻，手臂失去知觉，如中电击。

中年人淡淡一笑，左手向上提，大手一收，恰好扣住大汉的后脖子，大、中两指，徐徐压扣住在双耳下的藏血穴。

大汉完全失去了挣扎之力，片刻，“当！”一声，匕首失手坠地，身驱慢慢地发软，毫无力道。

门内人影急闪，先冲出八名黑衣大汉，街上大乱，涌来不少看热闹的人。

千手神君终于出来了，四名中年男女左右护卫。

最右首是阴司恶客，左手握了一把连鞘长创。

“住手！谁要找赵某？”千手神君大喝。

中年人手一松，大汉像条死狗，挫倒在地不省人事，脸色灰败。

“是我要找你。”中年人轻描淡写地说。

接着，伸脚将昏迷的大汉，向外一拨，再踢开匕首，神态从容，似乎刚才并未发生过任何事。

千手神君不住打量对方，惑然问：“阁下找赵某有何见教？咱们见过么？”

“你就是千手神君？”中年人反问。

“正是区区，阁下亮名号。”

“在下姓徐，你知道姓就行了。”

“你是……”

“徐某要赶你离开沧州，你在此地闹事已经闹得够令人心烦了。”

“什么？你……”

“你没耳朵么？难道要徐某再说一遍？”

千手神君本来就是個狂傲人物，碰上個更狂更傲的人，怎受得了？大吼道：“取我的劍來，我要分了他的屍。”

陰司惡客舉步而出，陰笑道：“趙兄，他在用激將法激你動手。交給兄弟啦！殺雞焉用牛刀？”

一面說，一面迫進，向中年人道：“閣下，你最好將匕首撿起來防身。”

中年人傲然一笑，仍然背著手說：“你要動劍？請便。”

“大爺殺你易如反掌，你還不配太爺拔劍呢！”

“話不要說得太滿，閣下……”

話未完。陰司惡客已進步切入，右掌疾吐，拍向中年人的臨口，外表似乎並未用勁，輕飄飄地按出，一看便知是虛招。

中年人果然上當，泰然地向左略閃。

陰司惡客掌勢一變，切入原式吐出。

人叢中沉喝聲及時傳出：“摧心掌！”

中年人大驚，大喝一聲，接招的掌急忙卸力外引，用上了卸字訣。

陰司惡客發出的摧心掌力，被外力引開，突然發出風雷似的震鳴，向側方洶湧而散。

但中年人由於聞警略遲，力發不足，被偏勁所震撼，側飄丈外，幾乎栽倒，不由臉色大變。他以為是虛招，幾乎掌下斷魂。

這瞬間，千手神君舉手一揮，領先撲出。

村姑迅速打開木匣，拋出一把長劍：“接劍！”

中年人剛才上了大當，無名孽火直沖天靈蓋。長劍入手，劍光同時出現，然後方傳出有龍吟，可知中年人拔劍的手法確是快得駭人听闻。

“叮！”最先掄出的一名大漢，手中劍突然折斷。

中年人在盛怒之下，公然鬧市殺人，劍虹流轉，大漢的咽喉已被割開，鮮血湧現，屍體後倒。劍虹如電，疾射陰司惡客。

千手神君到了，左手一抬，一技袖箭與兩枚鐵蓮子破空疾飛，急襲中年人的胸腹要害。

中年人不得不放棄追襲陰司惡客的舉動，寶劍斜揮，人向側閃，“啪啪啪！”三聲暴響，暗器應劍炸裂。

村姑手中也有一把劍，狂風似的截住一擁而上的八名大漢。

“小心他手中的寶劍！”千手神君大叫，又打出六種可怕的暗器，像暴風雨般襲向中年人。

中年人知道暗器利害，千手神君的名號豈是白叫的？

除了急退急閃，別無他途，在暗器到達前，他已退了三次方位，身法迅捷絕倫。

大亂中，兩個小伙子幽靈似的穿出人叢，四手齊揚，叱聲震耳：“千手神君，你發幾枚暗器？”

千手神君作夢也沒料到身後側有人暗襲，只感到大腿一震，接着肋下一麻。

“住手！誰敢妄動。”喝聲如沉雷。

人影倏止，刀光劍氣突然消隱。兩個小伙子挾住了千手神君，兩把匕首分別抵在千手神君的肋肋。

千手神君象條病狗，似乎無法站穩，臉色泛青，雙眼失神，嘎聲叫：“閣下，休想怎樣？”

中年人缓缓接近，村姑也从侧方靠来，掩护两个小家伙押着千手神君往外移。

中年人直迫至切近千手神君、收剑沉声道：“把沧海客的孙儿交出来，你一命换他一命。”

千手神君哼了一声，狞笑道：“阁下，你替沧海客惹上了天大的麻烦。”

“住口！你威胁我么？”

“赵某用不着威胁你，事实上你已成了杀杨世杰的凶手。”

“什么？你拒绝交换？”

“交换？我千手神君这条命，根本不值半文钱、要命你拿去好了。”

“好，咱们看谁硬……”

“在下一死，杨世杰的小命也完了。告诉你，杨世杰目下根本不在赵某的手中，他已被九阴婆师徒于五天前带走了。你阁下今天出头迫我，迫死我也是枉然，反而误了杨世杰的一条小命。赵某活着一天，他也能活一天，不信你就动手吧！”

中年人大惊，骇然阿：“九阴婆？你是说。二十年前大闹泰山观，惨杀山东二十八条白道好汉的九阴婆？”

“正是她。”

“她目下在何处？”

“我怎知道。”

中年人一咬牙，沉声道：“你派人去告诉那老鬼婆，三日后午正，徐某在朗吟楼南面江滨等她。

她如果不来，杨世杰的一条命，将要你们一千条命来偿还，钦差的专使船，绝对过不了沧州。儿子，放他走！”

两个小家伙将千手神君一推，高个儿咧嘴一笑道：“千手神君，有机会咱们再拼暗器，看你这千手神君是否真浪得虚名。”

千手神君咬牙切齿地说：“赵某会找你，小辈。你从后面乘机偷袭，你只有这丁点儿能耐。”

中年人正是沧海客杨云波的女婿，鹰扬岛主徐鹏。村姑打扮的人，是他的妻子杨苑君。

两个小伙子是他们的爱子海光、爱女海华经过化装易容，其实兄妹俩，人才、容貌皆出众。

沧海客有女远嫁鹰扬岛，除了至亲好友之外，知者屈指可数。千手神君一群凶徒远从外地来，怎知鹰扬岛主的底细？

当然，他们更没想到杨云波会向远在海外的鹰扬岛搬救兵。

鹰扬岛主奇袭失败，颓丧已极、四人会合了布在四周的十余名手下，垂头丧气出城，扑奔条山庄。

城门口钻出残丐与杨济和兄弟俩，相对苦笑。

鹰扬岛主长叹一声，向残丐说：“庄前辈。如果不是你及时传警，晚辈已栽在那狗东西的摧心掌下了。论江湖诡诈，晚辈的确不如他们。”

残丐不住摇头，苦笑道：“要饭的盯住了淮安四寇，哪有闲工夫示警？我也不知那老阴贼来了。按理，千手神君不可能请到这老阴贼的，他的艺业比千手神君高明得许多呢！”

杨济和心事重重地说：“据咱们罗老爷子说，是个村夫打扮的年轻人发声警告的。

罗老爷子已派人跟踪了。”

“但愿是友非敌。唉！想不到千手神君如此狡猾，咱们这次真栽了。”老二杨济平忧心忡忡地说。

“现在咱们怎么办？”济和焦灼地问。

鹰扬岛主长叹一声道：“一切等我见了九阴婆再说。目前除了准备应变之外，千万不可妄动。走，看岳父他老人家怎说。”

“要不要先打听九阴婆的下落？”

残丐沉着地说，“当然要，而且要快，小哥儿一天未救出来，咱们便一天受制于千手神君那些人。

要找九阴婆这个老怪物，需在城郊附近孤鬼横行的地方去找，时限紧迫，咱们必须分头行事。”

不久，条山庄的人，分别出动向城郊搜索。

鹰扬岛主人大闹驿站的消息，向四面八方轰传，不啻揭发了千手神君要胁条山庄的阴谋诡计，立刻引起公愤。千手神君弄巧反拙，结果出乎意料之外，成为众矢之的，处境险恶万分。

一个时辰之后，千手神君一群恶贼迁出驿站，隐起行踪下落不明。

谣言满天飞，揭开了血雨腥风的序幕。由于有人从中推波助澜，获取渔利，局势不可收拾。

城厢已是众所周知的是非场，因此城厢附近反而看不到武林朋友的踪迹。

有人说，钦差的专使船，载有价值连城的珍宝。有人说，船上载有钦差大臣搜刮而来的百万金珠。

总之，那都是些不义之财，谁看了都眼红，谁不想分一杯羹？

当然，独吞更妙。

四十一

沿运河南行，第一站是捷地河口，有一座小小的河口镇。

再南行折入一座河湾，小村落名叫白沙沱，只有三五十户人家、散处在十六里方圆的沼泽内。

池沼纵横，草木繁茂，进入其中，可听到鸡鸣犬吠，走近方可发现房屋，地势低洼隐蔽，确是最佳的潜身处，而且四面濒临运河，进退皆方便如意。

二更末三更初，东端一座仅可聊蔽风雨的茅屋附近，来了五个穿着夜行衣装的不速之客。

五人身法轻快速极为惊人，宛若鬼影幻形，悄然接近茅屋。

茅屋内灯火全无，寂静如死。五个夜行人全身黑，黑巾蒙住了口鼻，两个把住了后门，一个登上屋顶，两个在门口现身。

柴门突然自启，里面黑沉沉，突然传出苍老而中气充足的嗓音：“进来吧！老夫已久侯多时。”

两个夜行人颇感意外，相对一怔。两人一打手式，一人把守，一人小

心地迈步走近门旁，沉声道：“掌灯，大名鼎鼎的无双剑客，果然名不虚传，瞒住了咱们北五省群雄，咱们栽了，何不当面一谈。”

火光一闪，屋内掌起灯火，声音随即传出：“把阁下的四位朋友一起邀进来吧！不必在外面喝露水啦！”

四周最少有二十位比诸位高明百倍的朋友埋伏，你云里飞的轻功虽然傲视武林，但老夫不叫你走，你绝难离开雷池半步，不信你可以试试。”

云里肥倒吸了一口凉气，但心中不无疑问，突然，侧跃两丈，扑向屋右的树林。

前面绿芒飞舞，人影一晃，娇滴滴的嗓音入耳：“鬼娘子奉命留客，闯吧！本姑娘欢迎送死的人。”

绿芒是无数磷火，腥臭的异味入中欲呕。

云里飞大骇，屏住呼吸飞退，重新到门旁。

一进一迟之间，快逾电光石火，轻功之佳与反应之快，委实令人刮目相看，云里飞的绰号名不虚传。他心中一凉，知道走不了啦！

鬼娘子姓汪，江湖上称她为鬼娘子而不名，身世如谜，谁也不知道这位奇毒奇淫婆娘的底细。横行江湖十余年，白道朋友恨之彻骨、却也无奈她何。

她成名在沧海客杨云波行将归隐之前，连杨云波也知道江湖上有这么一个凶淫恶毒的女人。

绿芒徐散，树林内毫无动静。

云里飞心中叫苦，无双剑客的话，不是虚声恐吓，四面确有可怕的高手埋伏，要脱身比登天还难。

“朋友，咱们登门拜望。”他无奈只好出声招呼同伴。

五人在门口现身，拉掉蒙面巾，硬着头皮入屋。

厅中空荡荡没有任何家俱，地面铺了一层干草，九个人席地而坐；幽暗的灯光下，一个个宝像庄严，九双阴森森的怪眼，冷厉地迎客。

中间那人盘膝而坐，梳道髻，须发已现银灰色，三角眼吊额眉，勾鼻高颧，是属于令人一见难忘的人物。

怪老道冷冷一笑，大刺刺地说：“找地方坐，没有茶水招待恕罪恕罪。”

云里飞领先坐下，困惑地说道：“听说阁下随船保镖，目下行程，船最快也在扬州附近，居然在沧州出现，委实令人大感意外。”

无双剑客桀桀笑，接着脸色一沉说：“钦使沿途共发船三艘，只有一艘船平安到达了京师。

这一次老夫担天大风险，岂能大意？不错，船确是到了扬州附近，按预定行程。今晚该在仙女庙泊舟。”

云里飞恍然道：“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无双剑客阴森森道：“你很聪明，也可说是金蝉脱壳。”

云里飞摇头道：“这一招够绝，阁下不仅是剑术无双，机智计谋也超人一等，咱们这些人，全被愚弄得团团转，活该倒霉。”

“老夫一生中，办事从没栽过。”无双剑客极为自豪地说。

“盛名之下无虚士，佩服佩服。”云里飞不得不奉承，扫了对方左右一眼，问道：“那么，船大概快到了吧？”

“天机不可泄漏，你去猜好了。老夫昨晚刚到，今天便被尊驾发现藏身处，老夫不得不承认尊驾高明，泰山三雄不可轻侮。”

“在下以为这里是千手神君的另一处秘窟，并不知道阁下在此。”

“千手神君太大意误事，估错了杨云波的实力。如果老夫迟来一步，便误了老夫的大事了。哦！你们老大来了么？”

“咱们三兄弟都来了。”

“山东的船，是不是贵寨的兄弟所劫？”

“不是，咱们也在查这件事，毫无线索。”

“还想劫老夫手下的船？”

“这……”

“回去告诉你们老大叫他死了这条心。”无双剑客不容气地说。

云里飞不得不低头，慨然道：“好，冲阁下的金面，咱们回山东。”

无双剑客阴阴笑道：“目下你们不能走。”

云里飞脸色一变，问：“尊驾要留下区区？”

无双剑客怪声反问：“如果是你，你怎办？”

云里飞无可奈何地说：“我得听老大的意思。”

无双剑客沉下脸，冷然地说：“如果你们一走，老夫的计谋岂不尽成画饼？谁还肯在沧州苦等？”

云里飞迟疑地问：“你要咱们等船到了天津卫之后再走？”

“尊驾当然不糊涂。但你们不能撒手，老夫以银子五千两，请贵当家老大办些小事。”无双剑客进一步利诱。

“阁下的意思……”

“立即驱赶那些想浑水摸鱼的笨虫，闹得愈大愈好。要不然，老夫飞柬请求钦差大臣，勒令山东布政使，出动十万大军，踏平贵山忠义堂。放明白些，老夫必可办到。”

“好吧！依你。”

云里飞屈服了，不屈服便走不了啦！

“银子事后奉上。记住，走漏丝毫消息，唯你是问，记住，老夫已经警告过你了。”无双剑客声色俱厉地说。

云里飞依然告退，出门时发觉浑身衣衫皆被冷汗湿透了。

三更正，第二批人到达，来的是淮安四寇与二十余名悍贼，条件没谈拢，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斗。

从此，淮安四寇失去踪迹。

次日一早，城东的乱葬冈上白杨萧萧，薄雾缥缈，三个佩剑的中年人从至风化店的小径，小心翼翼地进入冈南端。

为首的中年人向同伴道：“在沧海客未公开表明态度之前，咱们不开。”

右前方不远处，一座残碣后踱出一个黑衣蒙面人，手按剑靶沉声道：“止步，退回去！”

“咦！这里是禁区么？”中年人不悦地问。

黑衣人冷笑道：“不但此地是禁地，沧州附近两百里内都是禁地，给我乖乖地离境，还来得及。”

中年人剑眉一轩，沉声问：“是杨云铎的意思。”

黑衣人哼了一声说：“不要问是谁的意思，你们广平三杰还不配问。说，你们何时滚回广平？”

广平三杰，是白道英雄中颇有名气的高手。

老大向永辉，目中无人眼高于顶，火暴的脾气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嫉恶如仇，对那些江湖下三滥的人物，从不假以词色。

这可好，碰上一个掩去本来面目，而且口气更狂更傲的人，要赶他们离开，而且要远离两百里，他怎受得了？

勃然变色怒叫：“你过来，太爷告诉你。”

黑衣人阴沉沉地走近，冷笑道：“向小辈，你说说看。”

“拉掉你的蒙面巾，向太爷先要掂掂你的斤两，看看你是啥玩意儿。”向永辉冷冷地说。

“锵！”剑鸣刺耳，黑衣人首先撤剑狂笑道：“瞧，太爷并未将你当人看，所以掩去本来面目，免得将你吓跑了……”

向永辉怒火焚心，不等对方说完，突然疾扑而上，无视冷电四射的长剑，伸手便扑，真够狂的。

黑衣人大怒，剑光一闪，削向扑来的大手。

上当了，向永辉的手是虚招，就在对方将剑挥出的刹那间，收手、拔剑、反击、一气呵成，快逾电光石火。

剑出鞘的清鸣传出，剑光已破空而至。“铮！”一声大响，双剑相交火星飞溅。黑衣人的剑被震出偏门，仓促间无法收回。

剑虹似流光，一锲而入，奇准地贯入黑衣人的右肩井，人影倏分。

“嗯……”黑衣人惊叫，连退五六步，左手掩住创口，摇摇欲坠。

向永辉用靴底擦掉剑上的血渍，冷笑道：“赶快拉掉你的面罩，向某要看看你是谁，看是否值得让你裹伤。”

黑衣人发出一声怒啸，扭头便走。

“站住！阁下，通名再走。”向永辉沉叱，举步跟进。

左右两方的草丛中，升起八名黑衣人的身影。

“锵……”刀剑出鞘声展耳，光芒夺目。

向永辉火速止步，急叫：“列阵，避免分散。”

三人布下了三才剑阵，相距丈余各占一方，侧面向敌举剑齐眉，神色肃穆凝神待敌。

八名黑衣人八方台围，开始绕阵游走。

“亮名号！”向永辉沉声叫。

黑衣人不加理睬，作势进攻。

“杀！”有人大叫。

这瞬间，三个人的剑尖向下疾沉，同一刹那，八个黑衣人同向后撤。

三杰一怔，极感意外。就在他们错愕的瞬间，八个黑衣人利用后撤的瞬间，八种暗器同时出手，向三杰集中攒射。

原来是用暗器袭击，合围不能发射暗器，那会误伤对面的同伴。

但后退发射，对面的人本来就相距三丈左右，各退丈余。便远至五丈以上，脱出暗器的威力范围了。

变生仓促，三杰做梦也没想到这一招，发觉不对，已经来不及了。

三人成为八方攒射的标靶，想到要糟，死中求活的唯一法门，赶忙向下一伏、反应相当快。

在伏下躲避的瞬间，向永辉尚能一剑击落两枚透风镖，方伏倒在地。

可是，着地的刹那间，他感到腰后一麻，伸手一摸，摸到一枝扔手箭的箭杆，原来是被后面的人射中的。

暗器从上空呼啸而过，破空锐啸令人头皮发炸。

“我完了。”他心中绝望地叫。

“分了他们的尸！”不远处先前挨了一剑的黑衣人厉叫，叫声充满怨毒。

八名黑衣人回头抢进，来势如潮。三杰有两杰爬不起来了，只有老三周光未中暗器，一声怒啸，挥剑相迎。

生死关头，不远处突然传来震耳的怒叫声：“泰山贼，你们该死，竟敢在此地杀人作案……”

黑衣人被叫破身份，吃了一惊。

五个青衣人正飞掠而来，身法奇快。

一声呼哨，八个黑衣人火速舍了周光，扶了受伤的同伴，向荆棘丛生的乱葬冈飞奔而退。

向永辉吃力地挺身坐起，向弃来援手的人凄厉地叫：“汪兄杨云波竟……竟叫泰山贼赶……赶我们走。兄……兄弟……”

话未完，突然昏厥。

广平三杰成了折翅雁，老二永远起不来了，腹部中了一把飞刀，刀尖几乎透背而过，伤及背部的命门要害。

向永辉的后腰也伤及内腑，百日内起不了床。

汪兄扶起向永辉，怒叫道：“向兄，你放心，咱们到条山庄讨公道。”

四十二

午后不久，城东南五里至旧沧州的小道上。

沧州的置废同经变易，迁移无常。本朝初州治清池，建国徙州治于长芦，即今城。

旧沧州故城距今城约五十里，俗称卧牛城或狮子城。

这条路可至监山县，行旅稀少，沿途村落也不多。五位劲装男女迤俪而行，他们是二少庄主杨济平、长子世豪、侄女小慈、外甥徐海光、外甥女徐海华。

杨济平由于次子被千手神君擒作人质，心中充满了愤火。所率领的四个晚辈，都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人，都像快要爆发的火山。

他们是负责向东南搜寻九阴婆的藏匿处，恨不得把这一带的地皮全给翻转过来。

世豪一面跟在乃父身后急走，一面愤愤地嘀咕：“广平三杰好没道理，他们凭什么找爷爷理论？”

这些日子以来，谁不知道咱们条山庄从未向任何人表示意向？

就凭着几个蒙面泰山贼的话，就血口喷人硬指咱们条山庄是指使人，无凭无据便登门闹事，看爷爷低声下气向人解释陪不是，真会把人气死。”

徐海光二十岁，正是鲁莽冲动危险的年龄。上次与乃妹偷袭千手神君，以鱼鳞刀给了千手神君两记狠击，一击得手，把横行江湖的暗器名家几乎气疯。

兄妹俩使用的暗器鱼鳞刀，其实不是刀，而是姆指大的钢片，形如鱼鳞，经过精工打磨、厚薄不等，奇形怪状，可任意折向飘舞，比金钱镖更灵

活、更霸道，也比棋子锋利得许多。

小家伙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危险人物，大声接口道：“想当年外公游侠天下，仗剑怒闯武当三元宫讨公道，何等英雄？何等豪壮？武林中谁不尊崇？”

好了，一经封剑归隐，乌龟王八也敢登门欺人。二舅，干脆咱们杨、徐两家，仗剑闯中原，闹他个落花流水。”

女孩子比较缺乏英风豪气，心细些。十五岁的海华姑娘白了乃兄一眼，说：“哥哥，你就会胡说八道。我问你，四表哥的性命，你关不关心？”

“我……我我……”海光期期艾艾地说。

杨济平烦恼地说：“好了好了，你们都不要说了。我发誓，杰儿如有三长两短，我如不仗剑入江湖大开杀戒，天罚我。咱们向左岔入百了冈，小心了。”

路左出现一连串起伏的土冈，蔓草萋萋，杂林遍野，最近的村落也在四五里外，荒凉死寂，大白天也阴森可怖。

这里从前大概是镇市，已经荒废了数百年。

据说是古盟亭废墟，古代燕、齐两国交界处，两国曾经在此订盟，不过确实与否有待考证。目前、这里确是废墟，当地的人称为百了冈，一了百了。

百十年前一次大水灾，数百具尸体在附近搁浅，当地人将这些尸体就地掩埋，因此叫百了冈，天一入黑，附近没有人敢逗留，鬼打死人，妖鬼为祟。

五人分为两拨，前头二人后面三人，由杨济平带小慈一马当先，小心戒备进入草木丛生的废墟。进入里余。一无所见。狐鼠奔窜，看不见有人践踏过的痕迹。刚绕过一座平丘的右侧，前面树林深处，突传出一阵刺耳的怪笑。

杨济平心中一紧，赶快止步，低声说：“果然有人在此地潜藏。小心了，我与他们打交道。”

红影一闪，六七丈外树影中，踱出一位披了袈裟的中年和尚，夹着禅杖，脚下轻飘飘迎面而来。

杨济平一怔，抱拳道：“哦！大师不是东光县普寺天台下院的住持宏光大师么？幸会幸会，想不到大师竟然是武林人呢！”

左首不远处一阵狂笑，闪出一位发如飞蓬、黑脸虬髯、奇高奇壮的中年人，左手握了一把连鞘阎王令。大汉说：“二少庄主，你还不知道宏光方丈，是早年横行天下，威震五湖四海的摘星天君董元宏啊？”

宏光方丈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笑道：“杨施主不是江湖人，当然不认识贫僧的本来面目，当然也不认识这位施主阎王郭光的名号。”

阎王郭光傲然地一笑，拍拍壮阔的胸膛。说：“现在 he 知道了，认识了，哈哈！你们来得好，五个男女，加上令郎一个小子凑成三双、有三双人质在咱们手中。哪怕老匹夫杨云波不替咱们背黑锅挡灾？哈哈……”

宏光方丈善意地微笑，接口说道：“杨施主，只要有答应在三天之内的，将沧州上下游百里之内的江湖人逐走。贫僧便不留驾。”

杨济平仰天吸入一口气，断然地拒绝说：“抱歉，办不到，条山庄没有这份能力，办不到的事答应也是枉然。”

“以令尊的武林声望，可说易如反掌。”

“正相反，条山庄已非当年，家父封剑之后，江湖朋友已忘了家父这号

人物。今早广平三杰一群白道英雄，就几乎拆了家父的条山庄。”

“只要令尊出面登高一呼，把话传出，情势便完全改观，必定有人出面支持，主持江湖道义。”

“是你们出面么？”

“又有何不可？”宏光方丈笑问。

“可惜家父不是这种人。”

“难道为了令郎……”

杨济平脸色一沉，一字一吐地说：“家父不会为了一个孙儿，而自毁一生心血换来的声誉。”

公道自在人心，你们用这种卑鄙无耻的手段，不啻藐视武林规矩，公然向江湖道义挑战，必定引起武林公愤，自会有人向你们讨公道。

当然，条山庄也会不惜一切牺牲，向你们索回千百倍代价。把小犬放回，条山庄不过问你们的事，不然，杨某只好放手一拼了。”

阎王郭光狂笑道：“阁下，你凭什么说一拼？”

杨济平沉声道：“凭父子亲情，在所不惜。”

小家伙世豪忍无可忍，怒叫道：“爹，咱们为何不弄几个人质以牙还牙？”

海光更是狂怒如狮，大吼道：“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阎王郭光狂笑道：“小子，你牙还没长牢，乳臭还未干呢！大人说话哪有你小孩子插嘴的余地？滚远些。”

海光大踏步而出，手按剑靶说：“你吼什么？小爷我要擒你，你信是不信？”

阎王郭光火冒三千丈，虎扑而上，右抓一伸，来一记“云龙现爪”，毫无顾忌地探中宫擒人。

海光向侧一闪，扭身一腿斜扫回敬。

“噗！”扫在对方的右小腿旁，如中韧甲，被反震得斜飞八尺。

阎王郭光太过大意，一照面便被踢中，虽则无关痛痒，但脸上挂不住，如果是印证较技，岂不是输了？

阎王郭光只气得七窍生烟，一声怒叫，拔出了阎王令，怒叫道：“太爷要将你大卸八块，拿命来……”

杨济平不愿外甥冒险，身形似电急闪而出。剑芒急射，剑啸声慑人心魄，“铮！”一声暴响，火星飞溅。

阎王令是重兵器，与轻灵的剑触，按理稳站上风。可是，剑令相交，两个同向侧方飘退。杨济平退了两步，阎王郭光却飘飞丈余，几乎摔倒。

杨济平收剑入鞘，沉声地说：“在下再次表明。不过问其他的事，幸勿相迫。”

阎王郭光脸色大变，狂傲的神色一扫而空，向宏光方丈打出一个手式，两人突然向后飞退。

“追！”杨济平急叫，领先追出。

四位年轻人也未料到对方竟然不战而退。

连杨济平全算上，五个人皆缺乏与江湖人交手的经验，对方突然退走，今他们有点措手不及。

起步追出，对方已远出十丈外了，去势快速绝伦。林密草深，想追赶确不是易事。

虽是光天化日之下，起步太晚而且对方的身法太快，只追寸半里地，逃的两个人左右一分、片刻便失去踪迹。

五个人站在一株白杨树下发怔，不知该向何方追赶才好。

正疑问间，右面阎王郭光逃走的方向。突传来一声泉啼似的怪笑。

听声源，似乎相距在四五十步之间。但由于附近林深草茂，三十步外已不易看情景物了。

“咱们小心追寻，不必操之过急，四方戒备，谨防敌人暗器偷袭。”杨济平断然下令说。

五人循笑声传来的方向搜进。不久。眼前一亮，林已尽。前面是片三五十亩大的草坪，散布着一片及腰荆棘，和一丛丛灌木。

上空没有树林遮掩，西斜的红日挂在身后的树梢。上面虽视野广阔，但下面仍然目力有限。

前面三四十步外的一座草丘顶端，坐着三个人，一僧、一道、一俗，年岁约在四五十之间。

和尚哈哈大笑，举手相招叫。“杨施主，来来来，要见令郎么？”

既已发现有人，不用搜进了。杨济平向草丘快步掠进，直上丘顶。

草丘大约有五丈方圆，高仅两丈，上面容不下许多人，四位年轻小伙子不跟上，三面一分，凝神戒备。

杨济平迫近至一丈内，抱拳为礼说：“大师认识在下，请示身份。”

“呵呵，前日贫僧在水月寺挂单，怪的是贵庄并未派人前往查问，让强敌在卧榻旁鼾睡，委实令人不解。”和尚笑着说。

“本庄不过问任何人的事，大师应该明白。”

“哈哈！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令尊居然未看出险恶形势，难怪有此结局。”

“大师是千手神君的人？”

“哈哈！千手神君是什么东西？”

“咦！那……犬子……”

“不必和你打哑迷了，明白对你说了吧！千手神君的恶毒手段，对令尊确已构成严重的威胁。”

“条山庄不能为了小犬的生死，而今家父在暴力下低头。”杨济平沉声说。

“哈哈！这我知道，所以千手神君没有知人之明，所以失败一半。因此，贫僧代表这次前来劫船的黑道高手，借你们五位施主为人质，请令尊在三天内离开沧州，到京师去散散心，以免碍手碍脚。”

“哈哈！令尊不在意一位孙儿的死活，但岂能不为你们五个人打算？”和尚得意扬扬地说。

“你……”

“贫僧释明净。那两位是毒道人广元道友，与晴天霹雳东方幸施主。”

“这们说来，你们不是千手神君……”

“咱们是要赶走千手神君的人。”

杨济平吁一口长气，一字一吐地说：“家父并未理会千手神君的胁迫，也不打算将黑白两道朋友逐离沧州。”

因此，在下与诸位没有什么可以说的，诸位也请不要妄图留下我们作人质。打扰了，告辞。”

明净和尚狂笑，举手一挥说：“施主，请四面看看，看贫僧是否能留下

你们？”

四面八方的灌木丛和荆林中，共站起三十五名黑衣男女、其中赫然有摘星天君宏光和尚与阎王郭光，

“不要迫我！”杨济平沉声叫。

明净和尚虎跳而起，手中多了一柄方便铲，笑道：“杨施主贫僧并无恶意，因此不想伤你。

贫僧希望你合作，丢下剑，随贫僧前往秘窟处安顿。事了之后，贫僧恭送诸位返庄，绝不食言，信誉保证。”

杨济平摇摇头，沉声道：“条山庄的男女，如非生死关头，绝不与人拼命。现在，在下已别无选择。如依你们的条件，小犬便会葬送在千手神君的手中……”

“死一个总比死五十强。”毒道人狞恶地说。

“锵！”杨济平撤出长剑，吁出一口长气沉静地说：“条山庄让步已让至无路可让的地步，你们已迫得在下无路可走。

在下要走了，谁如果妄想拦阻在下五人，将有人肝脑涂地。”他扭头向下高叫：“孩子们，闯！”

他一掠而下，四个小家伙同时撤剑。合围的人并未移动，候命截击。

明净和尚一声狂笑，像一头猛虎飞扑而下，方便铲风吼雷鸣，势如崩山，拍向杨济平的顶门，同时大叫：“你先接贫僧三招两式。”

杨济平侧闪、旋身，轻灵地避过劲道千钧的当头一铲，还以颜色，剑发“灵蛇吐信”反击和尚的右肋。

“铮！”和尚旋身挥铲便接，铲上加了三成劲。

他竟未能及时撤招，和尚的铲速度骇人听闻，沉重的方便铲在手中舞弄轻如鸿毛，收发由心，人铲似乎浑如一体，他碰上了最可怕的高手。

他感到虎口一麻，整条右臂发僵，剑上传来的凶猛反击力道重有千钧，硬将他震飘丈外。

明净和尚双足陷入地中近寸，脸色一变，说：“能接下我神力佛一铲的人，殊不多见，好！再接我一铲。”

喝声中，火喇喇地抢进，铲动处风雷隐隐，暗劲潜流以排山倒海的声威，向杨济平飞扫过去。

这一招“横扫千军”威力已控制了丈二以上，加上所发的无俦内劲，罡风直迫两丈外，地下的野草纷纷偃倒。

杨济平不敢硬接，喝道：“撤！走东北。”

声出人动，疾射丈外。

“谁也走不了！”和尚豪气凌人地叫，跟踪扑上。

“铮铮！”海光与世豪两支剑被和尚的方便铲击中，两人脸色苍白，被震飞丈外，虎口有血沁出。

走不了只好拼命，杨济平回身抢救，大吼一声，身剑合一急攻和尚的右肋背。

杨济平及时撤招，身形似电挫身斜掠，反手一剑再攻和尚的右胯。

神力佛一招落空，退了一步，身形半转、铲头一沉一挑。

“铮！”溜起一星火花，杨济平踉跄飞退丈余。

和尚如影附形跟进，狂笑道：“你给我躺下！”

铲如泰山下压，到了杨济平的顶门。

杨济平除了用剑斜推或用手托架之外、毫无机会自保，身形尚未稳下，想躲闪已经力不从心。四个小家伙惊骇尖叫，飞扑而上。

毒道人与晴天霹雳已从中插入，拦住了。

毒道人的剑隐现蓝灰色的光芒。晴天霹雳的开山大斧重有三十斤，霸道绝伦。

“铮铮铮……”金铁交鸣声展耳，人影倏分。

四个小家伙向后飞退丈外，一切都完了。

可是，惊叫声大起。神力佛身侧，平空多出一个穿青直裰的人。

青帕包头，青巾蒙面，赤手空拳，左手抓住了方便铲头近柄处，脚下不丁不八地泰然而立。

四周三十余名高手几乎同时惊呼，被这突然出现的人吓了一跳。

东北角的人，只看到青影电射而入，人影止步方看出是一个人。

神力佛那铲如同崩山，势将震断杨济平的剑并压肩受制，岂知却被青衣蒙面人在千钧一发间，及时到达，一把抓住了力道千钧的巨铲。

“放手，和尚。”蒙面人沉静地说。

杨济平脸色苍白，吃力地退出八尺外，似乎已浑身脱力，脚下不稳。

神力佛一声怒吼，奋力夺铲。

“我要借用你的铲。”蒙面人夺过铲沉静地说。

和尚身躯下沉，双拳蹦得死紧。接着手发抖了，脸色变了，脚软了。

突然身形一震，手无力地急松，踉跄后退，退了四步蓦地坐倒，冷汗直流，一双巨眼睁得大大的，似要突出眦外，如鬼魅般死瞪着蒙面人。

蒙面人用手掂掂铲的份量，颇表满意地说：“很好，镔铁水磨全重八十二斤，倒还趁手。”

“擦！”一声响，他一铲扎入地中。

铲连头带尾全长六尺四寸，铲柄粗逾大茶杯，铲头阔一尺，长一尺二，底厚有一寸六分。

就凭这些数字，足以令人心惊胆跳。

铲入地三尺，老天爷！没有万斤神力，岂能办到？

神力佛以神力威震江湖，以能拔山举鼎自豪，今天可碰上扎手货了。

他顺势一跳，一铲泥土飞上半空，向十丈外急落，下如一阵暴雨。下面的六名高手，狼狈地纷纷逃避。神力佛打一冷战，恐惧地爬起向后退。

毒道人毒剑一拂，沉声问：“阁下是条山庄的人？拉掉蒙面巾，贫道要看看你的本来面目，通名！”

蒙面人扫了对方一眼，爱理不理地说：“不要问我是谁？看了在下的本来面目对你毫无益处，你们走吧！在下要送二少庄主离开。”

毒道人怒容满面一步步迫进，厉声道：“贫道要慈悲你……”

“好，在下也不想放过你，因为你的剑有意，留下你为祸江湖多造杀孽，不如埋葬了你……”

晴天霹雳不知利害，突然侧方冲上。三十斤的开山斧来一记“吴刚

伐木”，恍若巨灵重现人世。

方便铲一挥，“当！”一声大震，开山斧以骇人听闻的奇速，翻腾着远飞五丈外始落下来。

“哗啦啦！”扫平了一丛矮灌木，声势之雄，惊心动魄。

“你如果不走，吃我一铲。”蒙面人平静地说。

晴天霹雳双掌全是血，连退五六辈几乎挫倒，脸色死灰，全身发抖，突然惊怖地转身飞遁。

真要吃上一铲，那还了得？恐怕要变成扁鸭哩！再不走，岂不太傻？

第二个溜走的是神力佛，贼和尚胆都快吓破了。

毒道人倒抽了一口凉气，发觉自身处境太危险了，四周三十五名高手，像一群老鼠般走了个无影无踪，只剩下孤家寡人一个啦！

“逃！”这是老道的第一念头。

蒙面人已看出老道的心意，说：“你逃吧！先让你逃出十步，在十步内我必定要你的命，你该动脚了。”

毒道人反而不逃了，心惊胆跳地说：“阁下，贫道与你有过节么？”

“没有。”蒙面人平静地说。

“那你……”

“我就是看你那把淬毒的剑不顺眼。”

毒道人将剑丢出，战栗着说：“剑给你，够了吧？”

蒙面人将铲一搭，地上的剑突向上飞。

他一把接住了剑。“铮！”一声拍在铲头上，剑断了半尺剑身，连拍五六次，剑只剩剑靶。

他信手一丢说：“好吧！你可以走了。”

毒道人心痛已极，咬牙道：“阁下，留下大名，毁剑之耻，誓在必报。”

蒙面人支铲怪笑着道：“你要知道在下的名号，便得留下双耳。要见在下的本来面目，就得留下一双眼球。说吧！你想留下什么？”

毒道人打一冷战，扭头便走，咬牙切齿道：“阁下，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

“你好走。下次见面，但愿你已练成半仙之体，不然必定兵解归天。”

毒道人身形急转、如飞而逃。

杨济平赶忙上前行礼，心有余悸地说：“兄台神勇天勇，小可没齿难忘……”

蒙面人回礼，笑道：“小可管了这档子闲事，二少庄主请勿介意。其实，如果令尊肯仗剑出面、何至于有今日？”

杨济平长叹一声，万般无奈地说：“家父大仁大义，年事已高，不因小一辈的人失检，而置江湖道义于不顾，失信于武林同道……”

“二少庄主，在下不是江湖人，尚未入世闯道，因此不知江湖道义，也不知所谓江湖道义是何人所定，也不妄论谁是谁非。

但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恕小可直言。

择善固执无可厚非，但置亲子之情于不顾，忍令宵小横行误人误己，实不足法。令尊恐将为小仁小义所误而万劫不复。”

杨济平仍在发怔。

蒙面人退了两步说：“令尊不需用剑，而需要他出面，大义凛然表明态度，义正词严划清敌我，妖魔小鬼必将在公义下低头。一误不可再误，还来

得及。

今晚二更正，小可在此等候令尊一同去救令公子。如果他老人家不来，小可只好脱身事外。再见。”

声落，人化轻烟，向东疾射，宛若破空而飞。两个起落便消失在茂草荆棘中。

杨济平目送对方的身影消失，然后，一字一吐地说：“不错，一误不可再误，还来得及。孩子们，咱们回家。有此人相助，大事定矣！”

小慈却柳眉深锁地说道：“咦！这位恩公的口音好熟，他是谁？”

“是个功臻化境的年轻人，他是怎练的？”海花姑娘困惑地接口。

“你怎知他是个年轻人？天地间具有此种功力的人、最少得花一甲子岁月苦练。”世豪自以为是地说。

小慈白了乃兄一眼。撇撇嘴说：“你不行，所以希望他是个老头子，好来掩饰自己的无能，对不对？”

你听他的嗓音，看他那双明亮的神目与肤色眼睑，可有皱纹？

他那双手可像一个老年人？他那坚强自信的话，可像一个处事圆滑面面俱到老江湖的口吻？”

杨世豪居然不以为逆：“大妹只留意人家是否年轻，不像我们这些惊弓之鸟俗不可耐……”

“三哥你……”小慈红着脸叫。

杨济平挥手叫：“快走，别吵！小心恶贼们去而复返。”

二更正，杨云波偕两子一婿准时到达。

老人爱穿一袭青袍，未带兵刃。两子一婿皆佩剑挂囊，一身劲装。

丘顶，蒙面人已站起相迎，仍是白天的打扮，蒙面、挟住方便铲，支铲行礼道：“老前辈果然来了，可喜可贺。”

杨云波长揖到地，诚恳地说：“老朽杨云波，不仅是来诚谢兄台昼间解围之德，也为老朽愚昧昏庸而致歉意。兄台大恩大德，老朽不敢或忘，容图后报。老朽斗胆，请兄台见示高名上姓。”

蒙面人拔铲说道：“小可不是江湖人，即将与江湖上大群高手会面，如果以真面目相见，日后诸多不便，务请老前辈包涵。恕难奉告，老前辈称小可为蒙面人便可。”

“这个……”

“老前辈带了多少人来？”

“老朽全家都来了，另有四位有过命交情的朋友……”杨云波据实以告。

蒙面人点头说道：“很好，多几个人可以壮壮声势。老前辈可知道今晚咱们要对付的是些什么人？”

“老朽只知道几个人，九阴婆、千手神君、阴司恶客。主脑人物随船北来，目下在扬州附近，此地由九阴婆主持大局。”

“他们先后来了四批人，九阴婆是第二批。”

“老朽自信对付得了九阴婆，难在不知她在何处藏匿。”

“他们在沧州附近共建了四座秘窟，千手神君的秘窟在驿站，目下已经放弃，并入九阴婆的秘窟。

今晚，秘窟群魔乱舞，四批人中的主要人物皆前来参与，实力空前雄厚，但九阴婆已换了巢穴，并未予会。”

“哦！到底是由何人主持掠劫老朽的孙儿？”

“确是九阴婆。但目下已由无双剑客主持大局。”

“什么？无双剑客来了？不可能吧！”杨云波不胜惊讶地叫道。

“小可已经见过他了。”

杨云波不安地说：“这么说来，他们的首脑竟然全部都赶来了。”

蒙面人接口道：“专使的船，约明后天便可悄然通过沧州。杨州附近那艘专使船是钓饵，上面有一位假无双剑客，由江淮第一条好汉龙剑东方成护航。”

“原来如此，无双剑客这匹夫好恶毒的阴谋。”

“今晚咱们要对付的人，除了无双剑客之外。还有四五十名高手，老前辈必须有所准备。”

“老朽豁出去了，一切听由兄台吩咐。”

蒙面人欣然道：“老前辈的度量，非常人可及。既然老前辈信任小可，那么，恕小可放肆，请听小可安排……”

他低声将安排的事扼要地说了。杨云波完全信任他，只是心中疑云大起，对他因何熟悉条山庄所有的人、大惑不解。

不久，二十八位老少向西南角的一座小树林聚集。

蒙面人立即分派人手，说：“无双剑客这两天中，已在沧州上下游五十里内，布置八处秘窑，秘密掩护伪装货船的专使宝舟通过。”

主秘窑设在捷地镇南面六里地的一座小村中，这地方杨老前辈极为熟悉。

今晚，各地主脑人物约定在主秘窑会集，商讨如何跳动纷争，以分散意在劫船的江湖群豪的注意，让专使的秘舟乘机秘密驶向天津卫。

他们三更正人手到齐，天明前离开。因此，诸位需分为三拨，包围秘窑水面与南北两方，许入不许出。如果没有擒人而不发声息的把握，就不必冒险拦截出来的人，让他们走好了，无双剑客是不会轻易离开的，因为专使的秘舟快到了。

小可带几个人，前往旧沧州小道的李家洼救世杰老弟，预计五更天左右可以得手赶回。

不管小可是否得手，杨老前辈必须于破晓时分。出面入村与、无双剑客谈判，尽量拖延，等候小可前来，如非万不得已，千万忍耐不可与他们动手。

他们之中，有几个功力奇高的人物，魔锤凌君豪、巨无霸金彪、天香仙子、冷魂羽士、桃花仙史、阴司恶客等等，无一不是心狠手辣极端难缠的人物。所以必须尽量拖延，斗智不斗力，杨老前辈务必把握其中契机。”

他报出群魔的名号，连沧海客也感到脊梁发冷。

残丐心中一凉、变色问：“蒙面兄台，这些人都来了？消息可靠么？”

蒙面人沉静地说：“不瞒你说，他们第二批人到达时，便在小可的监视下，他们的一举一动，皆在小可的掌握中，消息绝对可靠。”

“老天！咱们前往，岂不硬往鬼门关闯么？”

“诸位如果想退出，这时还来得及。”蒙面人冷冷地说。

残丐拍拍胸膛，大声说：“兄台请放心，上刀山下油锅，今晚跟来的人，没有任何人怕死畏缩。”

“这就好，只要你们能等到小可赶来，那几个老魔男女，由小可对付。再就是诸位如能弄到一些人质，情势将大大的有利。”

“老朽将尽力而为。”杨云波冷静地说。

“老前辈，不是尽力而为，而是破釜沉舟在所不惜而为，偷袭暗算无所不用其极，死守江湖规矩那种小仁小义的作为，必须丢开。

他们既然不遵守江湖规矩，杨老前辈又何必顾忌呢？诸位如无意见，小可立即就分派人手。”

“悉听兄台安排。”杨云波毫不迟疑地说。

“首先，小可要两位助手，这两位兄台，必须是与江湖朋友毫无过往的人，前往李家洼救人。”

“兄弟率犬子海光追随效命。”鹰扬岛主攘臂叫。

蒙面人摇摇头，冷静地说：“岛主需用四艘海鳅船，封锁河湾截擒离开的人，责任很重大。”

杨云波问道：“随往的人，需何种人才？”

蒙面人笑道：“需要机警沉着，会装神弄鬼的人，一方面可帮忙带俘虏，一方面得带走小庄主，并不需他们与人拼命，当然得具有防身武艺。”

“外公，我去。”海华姑娘举手说。

蒙面人笑道：“你好胜心切，会误事。”

海华也笑道：“我一切听你的，可好？”

蒙面人道：“能带得动两个人么？”

小慈姑娘接口道：“带两个人，我负责，”

蒙面人点头道：“你可以带令兄，但绝对禁止近身相搏，那种男孩子拳打脚踢的活，麻烦得很，你能答应么？”

小慈击掌三下说：“一言为定，违者受罚。”

所有人员分为二拨。鹰扬岛主负责河上截人。沧海客杨云被带人把守住南面。残丐与好友伏魔剑客罗兴，率杨济和及六名男女把守北面。

五更以前，禁止接近至两里内，以免打草惊蛇。再商量片刻，立即上道，悄然分批出发。李家洼，是条小河旁沼泽地带的一座三家村，远离沧州二十余里，西至运河也有二十里左右。

无双剑客计算颇精，将人质囚禁在二十里外不起眼的荒凉小村中，而秘窟皆建立在运河旁，谁会想得到人质不在秘窟内？

自以为机智超人，万无一失，却不如一举一动皆被人所监视，到头来一切计谋成空，实非始料所及。

无双剑客老谋深算，先期派人在沧州附近潜伏。赶来沧州有所图谋的人，皆在他的眼线监视下，包括主人杨云波一家大小，二举一动皆在他的控制中。

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谁也没料到意外出在一个默默无闻的村夫身上。

蒙面人在百了冈吓退黑道群雄的事传出。无双剑客竟误认为是杨云波蒙面出来威胁黑道群雄，虽颇有顾忌。却又兴奋万分，以为诡计得逞。

他多派了几人监视条山庄，但并未作应变的准备。

杨云波亲自出马，带了全庄精锐乘夜奔赴百了冈，意味着暴风雨将临，沧州附近情势将变。

无双剑客得报后，更是宽心，黑道群雄匿伏百了冈，显然沧海客正如所料前往驱逐黑道群豪了。

四更天，秘窟大会未散，百了冈传来消息，沧海客一群人失了踪，百

了冈黑道群雄的埋伏处平安无事。

无双剑客十分机警，立即开始应变的准备，秘窟高手四伏，但主脑人物的大会并未因此而停顿。

同时，派人火驰援助李家洼，防止杨云波潜赴李家洼救人。

小慈与海花表姐妹俩紧跟在蒙面人身后，不走小径越野而行，速度逐渐加快。

小慈一面走，一面讶然问：“前辈，这不是到旧沧州的路嘛？走错了么？”

“保证你错不了。呵呵！你嫌麻烦想走小径？”

“是啊！天太黑，走路不比越野强？”

“要是走路，今晚保证白跑了，沿途皆有眼线潜伏，不论昼夜皆有人监视，他们用灯号向前面传出，你能比灯光跑得快？”

“哦！前辈好像对这一带很熟悉？”

“不错，相当熟悉。”

“那我就放心了。”

“生死大事，令祖也对我放心，你又有何疑问？”

“前辈怎么乱说？”

“呵呵！你没想到在下正带你们前往自投罗网？”

小慈却噗嗤一笑道说：“爷爷的看法不错。”

蒙面人转首问：“令祖有何看法？”

海华姑娘接口道：“外公说，如果前辈是千手神君的人，昼间可以轻而易举地活擒我们五个人。有六个人质在手，条山庄只有接受胁迫一条路可走，其他的事已不用多说了，对不对？”

蒙面人笑道：“你们都误解老庄主，他不会接受胁迫的，他早晚会走上与对方生死一决的路。

你以为经过这场风波，无双剑客会让条山庄存在么？正如那千手神君所说，令尊大闹驿站，不啻替条山庄带来天大的麻烦。”

“此话有何用意？”海花姑娘惊问。

“千手神君贪生怕死，招出人质已被九阴婆带走，当那么多人面前招供，无双剑客日后想赖也赖不掉。

如果千手神君那天不当众招认，日后事了，只要将千手神君藏起或杀掉灭口，试问条山庄有何据向无双剑客讨公道？”

“老天！你说得多可怕。”海华惶然叫。

“不要叫天，这些黑道群鬼一旦得到官府的支持，江湖规矩不值半文钱，任何不可能发生的事皆可能发生。

要不是老庄主及时醒悟，在下才懒得管闲事，自助人助，老天爷不会帮助向命运低头的人。”

他颇为感慨地说出这番话。

“前辈那天也在驿站？”小慈突然问。

“适逢其会。”

“是前辈喝破阴司恶客的身份？”

“即使不喝破，令姑丈也禁受得起摧心掌一击，不过多少要吃些苦头。”

“谢谢你，前辈。”海花激动地说。

“请不要放在心上。快到了。咱们先找地方养养神，我先把警哨弄到手。”

两条小溪，加上五六座池塘，将三家村围在中间，任何方向皆可接近。

远远地传来了零星的犬吠，蒙面人带了两位姑娘绕到村南、伏在两座池塘中间的小径旁，低声说：“村中有狗，很讨厌，但也可派上用场。现在，你们歇息养神，等会儿准备装鬼擒人。”

他取出一根特制的芦管，吹出一阵奇怪的声音，呜呜咽咽连绵不绝，音浪不大但不绝如缕。

两位没来由地听得心中凉凉地，头皮发紧汗毛直竖。

村中约有五六条家犬，吠声突变为长号，变得像是病狗夜哭，长号声凄厉刺耳，令人闻之毛骨悚然。

这种长号声，也令人油然从心底升起不吉的预兆。

“我先把警哨放倒、你们在此等我。”蒙面人说它

话未说完，人影已冉冉而去。

“他像个幽灵。”海华心惊胆跳地说。

两个警哨站在距村口约百十步的大树下，靠在树干上监视着四周。

四十四

右首那人被凄厉的大号所扰，摇头道：“众犬夜号，这鬼村将有祸事了。”

另一名警哨哼了一声说：“这鬼村本来就有祸事，等咱们事了一定，男女老少谁也别想活。老阴婆前辈如果凶性大发，鸡犬不留平常得。杀人灭口，这是咱们江湖人的金科玉律，不要说老阴婆，换了我夜游神，同样会杀光全村，只有二十四口男女，砍光了刀锋也不会缺口。嗯……”

这位仁兄大概还想再发表高论，可是，却直楞楞地向下滑，“噗！”一声倚坐在树根下，手脚一松。

同伴一怔，说：“咦！你怎么啦？”

身后突传来另一人的声音：“他睡着了。”

“噗！”这位同伴的后脑，重重地靠上了树干，喉间扣上了一双大手，耳后的藏血穴也被手指压实了。

想挣扎力不从心，片刻便失去了知觉。

制警哨的是蒙面人，发出一声低叫，从容将两名警哨拖至池塘边的草丛中，点了两人的子午睡穴，塞入草中。

两位姑娘也到了，他一面剥警哨的衣裤，一面说：“剥了这两伢仁兄的衣裤，你两人去砍树枝做两个高大的假人派用场。”

片刻间，便利用警哨的衣裤做了两个假人，由两位姑娘挟带。

蒙面人挟了神力佛的八十二斤重的方便铲，说：“咱们先入村闹一闹，切记不可与人交手，走！”

村口也有两名警哨，突听到右首不远的屋角旁，“吱！”一声怪叫传出，尖利刺耳不带人味，不由大吃一惊。

村中的狗变吠为号，全都往住宅的狗洞钻，令人感到更加不安。

据说狗可以看见鬼魂，长号便表示看到了鬼魂出现。这时一听鬼啸起

自身旁，那还了得？

穷凶极恶之徒口说不怕鬼，真见了鬼哪能不怕？一名警哨干咳一声壮胆，沉喝道：“什么人？出来给我看看！”

左面是牛棚，棚角突传出同样刺耳可怖的鬼啸。

两人大骇，循声转头回顾。

要命，棚角冉冉升起一个黑影，衣袖飘飘越升越高，仅眨眼间，已升至檐上了。

“吱溜溜……”右面最先传出鬼啸处，鬼啸再起，同时鬼影乍现，摇摇晃晃徐徐上升伸展。

前面不远处，小径出现一个球形物，徐徐向他们滚来，并传来细小、清晰、阴厉，像是从地狱深处传来的声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还不报，时辰未到。还我命来……”

两警哨似乎并不真怕鬼，也不相信真有鬼，两人不约而同，脱手向球形物射出两枚钢镖，并火速撤剑。

天色太黑，还看不清楚，看得真切时，相距已在两丈左右，正是暗器威力最强大的距离。

可是，两枚钢镖如同泥牛入海一般，音讯全无，而巨大的球形物体，仍以同样的速度滚来。

呼号声更为清晰，更为可怖：“还我命来，还我命来……”

两警哨心胆俱寒，大叫着狂奔入村：“有鬼，有鬼，冤魂索命来了……”

第一栋茅屋柴门倏开，抢出一个黑衣人，“啪！”一声给了奔近的警哨一耳光，喝道：“见你的大头鬼！大呼小叫，鬼在何处？说！”

警哨被打醒了，神魂入窍，用手向后一指叫：“看！看！来丁来了……咦！怎么不见了！”

四周空荡荡，哪有什么鬼？

黑衣人哼了一声说：“你活见鬼了，指给我看看，鬼岂是看得见的？”

“老天爷！我发誓，刚才我亲眼……”

话未完。黑衣人大吼一声、向屋角扑去。

身形刚消失在屋角，便传出凄厉刺耳的叫声：“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报仇……”

接着，另一间屋角鬼影再现。

两个警哨再次魂飞魄散，厉叫一声，连滚带爬跌入屋内。全村大乱，中间那栋茅屋门开处，狂风似的窜出一个丑恶的老太婆，先后共奔出来六名男女。

“怎么啦？警哨何在？”老太婆恶声问。

一名黑衣中年人伸手一拉倚在门侧的守门警哨，尚未开口，警哨已应手而倒，赶忙扶住，吃惊道：“哎呀！怎么倒了？”

“吱溜溜……”鬼啸传自村口。

高大的鬼影一晃而没，另一个鬼影又乍现。

老阴婆一声厉吼，倒拖着寿星杖追出。叫道：“少在我九阴婆面前装神弄鬼，给我站住！”

鬼影一闪即没，左后方的屋角，鬼啸又起。

九阴婆疾退而回，大叫道：“活报应，回去看住人质，有人弄鬼。”

活报应火速转身入屋，飞奔入后堂。

后堂有灯火，有两个人仗剑戒备。

“进去看牢人质，快！”

五名看守俯身推动壁根，壁根四尺见方的土砖向内侧，出现一星火光，原来是一处地道门，是村民躲贼的避难室。

地道宽四尺见方，只能斜着身子爬上爬下。

看守刚将两条腿探入，便听到身后传出重物倒地声，心中一惊，扭头回望。

糟！看到一个蒙面身影，尚未转念，首先发结被人抓住往上拖，接着咽喉被扣实，身躯仍向上升。

有人笑道：“已经用不着你了，谢谢你打开地穴门。真不易找呢！多谢多谢。”

其实已经用不着谢了，看守已失去知觉。

九阴婆招来了十二名手下，紧守屋四周，并发声招回外围的警哨愤怒地下令：“不许外出搜寻，等天亮后再说。”

不是鬼，是几个轻功高明的人，来意不明、咱们以静制动，等他们前来送死。准备火把，严守四周保护人质。”

她口中高声说以静制动，等来人送死，其实心中恨极，故意要求手下严守四周，自己暗中却随时准备扑出杀人。

两位姑娘果然上当，海华为了诱敌，只好接近，一声鬼啸，出现在右面茅舍的屋角，高举的假人一晃。

九阴婆像头猎食的豹，以闪电似的奇速飞扑而出。

同一瞬间，一名中年人剑虹飞射，身剑如一也如飞而至，速度骇人听闻。

同一瞬间，有人惊叫：“哎呀！退！”

叫晚了，“啪！”一声暴响，寿星杖击中假人，假人中断飞坠，恰好被中年人一剑贯穿。

寿星杖疾沉，势如崩山。

海华作梦也没料到对方来得这么快。

其实，茅屋相邻而建。相距仅三丈左右，轻功火候精纯的人一纵三丈并非难事，她想丢掉假人逃生已嫌晚了一步。

她百忙中全力向侧急窜，只感到无可抗拒的阴冷罡风压体，震撼力重如山岳，左肩一麻，凶猛的潜劲将她震倒在地。

气血一阵翻腾，冷气彻骨，左半身麻木了，想挣扎已无能为力。

杖影再次光临，砸向她的双腿，双腿瘫定了。

“我完了。”她绝望地想。

一声大叫，一阵怒吼。

接着“当！”一声大震，火星直冒。

九阴婆惊叫一声，连人带杖斜飞丈外，落地后再退两步，屈一膝挫倒。

海华惊魂入窍，心情一懈，便无法起身了。她的右肩被寿星杖擦过肩尖，这时方感到痛苦像浪潮般袭来。

这瞬间，误刺假人的中年人，剑发“射星逸虹”，奋勇抢救九阴婆。

“铮！”方便铲声中刺来的长剑，剑断成百十段。

中年人大骇，如见鬼魅转身飞遁。

蒙面人并未追到九阴婆，向抢来的小慈姑娘叫：“背起她，这里一切交

给我，走！

我断后。”

小慈赶忙将海华背上，向外急撤。

蒙面人背上有一人，是被虏为人质的杨世杰，一无声息。他的左手，也挟着一个人。

凭右手运铲，他震退了九阴婆，救了海华，震碎了中年人的剑，威风八面。

屋四周的人来势如潮，穷追不舍。

刚出村。九阴婆追到，挥杖扑上。大叫：“再接我一杖！”

“有何不可？”他豪迈地叫，单身运铲硬接。

“当！”暴声震耳欲聋。

九阴婆的寿星杖，狂野地飞舞而逝，啸风声惊心动魄，带出五六丈砸倒一座茅屋旁的瓜棚。

铲头压住了九阴婆的右肩、九阴婆爬伏在地拼全力抗拒其势：如山的重压。

后面追来的人心胆俱寒，悚然止步。

蒙面人屹立如山，沉声问，“老阴婆，是你下的毒手？”

九阴婆心胆俱裂，狂叫道：“我……我只负责看管人质，其他一概不知。”

“谁具有分经断脉绝学？”

“我……我不知道。”

“你不说，在下拍碎你的臭皮囊。”

“不！我……我说。冷魂羽士具有此种绝学。”

“是他下的毒手？”

“我不知道。”

“好，你不说是不是……”说着举起右手，作势欲拍。

“我的确是不知道，但将人质送来的是他和天香仙子。”

他收回铲，厉声道：“本来在下要带你走，但且饶你一命、你给我滚！记住，小村的人如有一人受到伤害，在下要碎裂了你，即使你能逃到天边地角，在下也会将你搜出来化骨扬灰。”

声落。他身形疾闪，三两闪蓦地失踪。

远出两三里，他赶上小慈叫道：“等一等，徐姑娘的伤怎样了？”

小慈将海华放下，惨然哀叫，“表妹，表妹，你说话呀！”

蒙面人放下左手的人，支起铲，一摸海华的粉颊，呼出一口长气，心情沉重地说：“被九阴真气震伤。已开始发冷了。快找地方藏身，我必须替她以真气疗伤，再拖片刻会变成残废。”

钻入路旁的树林，蒙面人说：“小慈姑娘、在三丈外替我护法，除非有人接近至丈内，否则不可现身相逐。”这一意外耽搁，几乎断送了杨云波一门老小。

天色不早了，真气疗伤岂是短期间便可奏功的？

护法的小慈心乱如麻，盯着东方徐徐上升的太白金星发急，心中不住狂叫：“停下吧！你这颗该死的启明星，为何升得这么快？求求你，停止上升！停止上升……”

时光飞逝，终于，东方出现了曙光。

身后有了声息，她焦灼地转身，看到汗湿衣衫的蒙面人、正温柔地扶起海华。

海华突然爬下，颤声叫道，“前辈天恩，我……我……”蒙面人双手扶起海华，柔声说：“姑娘，是我的错，你本来是个毫无心机的小姑娘、我不该让你与这些宇内凶魔周旋的，幸而姑娘并未被击实、不然在下将负咎终生。”

小慈奔到，兴奋地叫：“表妹，吓死我了，现在怎样？”

海华拥抱小慈，含泪笑道：“蒙面恩公以先天真气打通了我的奇经百脉，可以说是因祸得福，我不知该怎样谢他才好。”

蒙面人弄醒挟来的人，沉声道：“千手神君，我饶了你这一次、天涯海角，你自逃生去吧！”

无双剑客将你和人质一同囚禁，可知已对你招供的事极端不满，你如果再投奔他，保证你生死两难。滚！”

千手神君抱拳一礼，一言不发转身走了。

小慈急问：“前辈，我四哥呢？”

蒙面人苦笑道：“你四哥被分经断脉歹毒手法所制，如果在明晚子夜前找不到这人解禁，他……”

“天哪！这……”

“咱们得尽人事，希望未绝。”

“前辈不能化解。”

“我不能冒险。制的是会阴、任督、冲三脉的起点、然后以恶毒的指法，用点、拂、拨三法分制其他经脉、最少也下了一百零八指以上，想想看，那多难？只要有千分之一的错误，主经脉便会崩裂而死。因此，除了找到这个恶毒的人，别无他途。由此可知，无双剑客根本不打算让令兄活着返家。”

“哎呀……”

“希望能找到冷魂羽士，更希望是这恶道下的毒手，从这什事，我发现了一件重要的大事。”

“前辈发现了什么大事？”

“这件事与你们无关，但却是灾祸之源，我把令兄背上，咱们走，天快亮了，真糟！”

但愿咱们赶得及。”

还有十七八里路要赶，而东方已经发白。

按预定的计划，杨云波该已发动了。

